

一

假若世界上要有荒涼而遼闊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要不是那頂頂荒涼，頂頂遼闊的地方，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

這是多麼空闊，多麼遼遠，多麼幽奧渺遠呵！多麼做快得怕人，多麼平鋪直敘，多麼寬闊無邊呵！比一牀白素的被單還要樸素得令人難過的大片草原呵！夜的鬼魅從這草原上飛過也要感到孤單難忍的。

多麼寂寥呵！比沙漠還要幽靜，比沙漠還要簡單。一支晨風，如它高興，準可從這一端吹到地平線的盡頭，不會在中途碰見一星兒的挫折的。倘若真的，在半途中，竟爾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碰見了一塊翹然的突出物，擋住了它的去路。那準是一塊被犂頭掀起的淪

着黑色的血液的混凝的泥土。

是的，在這塊大地上，如拋去泥土不提，這地上還有什麼可說的奇蹟呢，還有什麼可以令人篤信的證物呢，而且這土地到底還成了什麼土地了呢，這荒涼的草原，還怎能再向人誇耀它無比的荒涼呢？……想一想，這大地上，如沒有了泥土，這不盡的遼闊，又怎能會如現在這樣無壓足的鋪張出去這麼遠呢……

如土色是可愛的顏色，那麼，這地方的一切的物質都是塗滿了青愛的顏色的……泥土自然是土色囉，就是叢生在壕埃上的刺楸，那除非是土色，也不足說盡它那枝幹的荒涼的。

多麼奇異的植物啊！認為開花是多餘的事，展葉子也是奢侈的裝飾。所以，樂與把花兒，朵兒，葉兒，一古腦兒的都化作了尖銳而激憤的針刺，拗曲折的枝梢張出——以至使牛兒，羊兒的紅潤的小嘴巴，都遠遠的從它身上逃開。怔忡的，躊躇的，對着靈幻奇的原野，

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鳴……

這個地方，因為被這荒涼的景色塗抹得太單純了，所以在居民的感情上也就感染到一種不可補救的偏枯。就拿那左近一帶的小屯子的名兒來說吧，在趣味上也真叫人感到過人的貧瘠：

刺榆溝，旱溝，白沙包，跑風坡，一慢坡，偏臉汀，一棵樹，土台子，芒牛哨，黑嘴子，紅土子，石虎子，大窪，大魚泡，蓮花泡，一百一棵樹，光頂山，老韃子溝，李大鞋林子，滿井，泉頭，二十八宿，半截尾巴，光甸，小壕……這一串風乾魚片似的鏗鏘的命名。真是將這邊外的風光，揭發得一絲不苟透露澈底。也和此地特產的北風相似，吹到人的耳朵裏，祇管「鏗鏘鏗鏘」作響。

在春天，這地方是沒有梅花的，實在是在是沒有的。如有，那一片嬌嫩的梅花，也要從這光

禿禿的字面上給滑掉的。

總之，那舉凡一切溫柔的事物，都是與這個地方不大相宜的。而自會有一切眼亮的北風，清爽的小雪，在點綴這塞北的春光。

站在地頭上，極目的向四外一望，縱然是極無感性的傢伙，也會呼出下面這樣的句子的：

「多麼遙遠的春呵！伸出手來也不會觸着的春哪……」

遠遠的堆雪作出冷淡的樣子。烏鴉從天際的一個角上款款的飛，一切都是悲哀的，沉寂的，毫無聲息的。

而在這無春的三月裏，這裸露的三月裏，去鑑賞這草原地帶的誘人肢體，真是一幅出色的圖畫！

土台子是兩片猩紅的嘴唇，向天空大膽的送吻。白沙包是一雙漫漫的乳峯。跑風坡是那溫柔的滑膩一道。一慢坡可算得綢質的肚皮。蓮花泡是中心的磨臍……一百一棵

樹，隱滅的不是那聳入雲表的鐵背高山嗎？

這莊嚴的草原上，人工的筆觸，還不能塗抹去原始的洪荒。在這上面游行着的風，是比海上有着更多的自由的。白草沙沙的響着，單調的，破碎的，不安的隨着北風盡情的搖蕩……

北風逞着荒寒的挺勁，在青年的紅羅菠皮色的鼓掙掙的小腮膀上，寫出自信，要強和侮慢來。在老人的額角的縐紋上則醜滿了古銅色的金粉，狠狠畫出兩條不可調和的固執和粗魯的摺痕。

這是無須疑惑的。黑龍江的古諺說：有靠山的就有破材的，蒼遼海的就有拿魚的。有風就有浪，有樹就有涼的。關東的田地是荒涼的，所以在人的感情上，也就不由自主的會荒涼起來。

農夫有着和肩膀一樣寬的靈魂。有時會寂寞的不着邊際的哀傷着自己，有時又在

毫無意義的作了愉快的大笑。對着生人，也懷着磅薄的熱烈粗魯，父親對兒子樣密切的願望。對着自己的親人則反而像仇敵那樣疎遠着，因為他們不會在作態上表示感情，他們以為真實的感情是無須表現的，倘一表現便顯得瑣碎，卑下。年老的祖父，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叨叨咕咕的談上一個夜晚。而白髮的外婆，在夢中，又會寂寞的「吹土」，第二天早起來對孫子嘮叨：

「唉，真是土埋半截了呢！」

這一切感情的活動和思維，也都和這草原一樣的荒涼而空闊。唉，真是令人受不了的空闊呵！倘若是一個外鄉人走到這裏，一定當真的要氣悶起來了吧。

然而這裏的感情是沒有裝飾的，如一個人在傷心，那麼，在他的胸膛裏，一定可以聽見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聲。如在哭泣，那滴落的水珠，也會透出一種顫動的金屬聲的。而且必然的全個靈魂都會激起一種沉鬱的回響。

他們的生活也是單純的，無比的單純。

單就房子一項來說吧，真是何等的一件原始的藝術！

有泥的地方，就用泥脫成。有砂的地方，就用砂打成。有石的地方，就用石砌成。有河淤土的地方，就用河淤土拍成……多麼可愛的直樸呵！

屋頂上，牢牢的鋪了一層梳楷。梳楷上鋪滿一層厚泥。厚泥上再灑一層厚鹽。鹽泥上再灑一層河淤土，河淤土上再抹一層「秧攪泥」——倘若這房子不會被風吹倒，便也要被房蓋給壓倒了吧？但是，這就叫作房蓋的呀，所謂房蓋就是這個樣的呵，不會比這個再多了一點，也不會比這個再少了一點什麼的。

至於屋裏，惟一可誇耀的擺設，就是那塊攘奪了半壁天下的「大炕」了。這炕也許是大穿腔，也許是對面炕，也許是一連廂……然而，是「大炕」是一律的。在這上，鋪上了一束穀草，攤開了一領梳楷蓆子，這就成全了一家人家。

條桌上吃飯，竈坑裏燒火，這不一切都解決了嗎？一身衣服，冬天填上棉花，夏天拆去

棉花，一年四季就這樣的過去了，冬暖夏涼，還需要什麼呢？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在這草原之上，投擲着他們的童年，青春，老死和沉重的工作……他們就在這種單純的屋子裏交代過農民的一生。

北風起了，雪塊在雪爬犁底下發出苦悶的碎響，柳樹的枝條上都掛着「樹掛」，灰色的天在頭頂上扯過。人們便悄悄的躲在這泥土的屋子裏，拱起手來，在火盆前，燒着土豆，溫習着這北國特有的哀傷。

假如——

在春天來了的時候呢……

二

我們姑且說，現在就是春天來了吧。

春天，這荒涼的北國，也並不比冬天會暖的。實在是，春天並不會比冬天多了些什麼。天空依然是乾燥的，晴朗的，靜止的，而且是那麼高遠，冷冷落落的帶着孤潔的蔚藍。大地上仍然保持着冬眠的狀態。白雪結成堅固的冰塊，將飽含着糞料的土壤凍實，格格生生的，一點兒溫柔的氣息都浮動不出。

沒有一絲燻，沒有一條綫，也沒有一片風箏，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好容易盼望到七九河開，於是又大大的捲起了沙風。

這個地方的風，也是奇異的，它是多麼自信，多麼橫暴呵！

它煽惑起地上盲目的黃砂，來打瞎了行人的眼睛。吹凍了人們的腮膀，耳朵，鼻尖。吹得「切斷了尾巴」的狗兒不安的前院後院的跑着。以至可憐的偷兒們，都找不到適宜的地方去躲藏。

風，像撒歡似的，使起野馬的性子，挾着黃土和灰塵跳躍，一聲呼嘯，平原變色了……遠遠的田舍變成模糊，田野間淆混成迷離恍惚的一片。粗大的樹，連根兒拔出土皮來，掙

扎的搖擺兩下，又栽倒了。葺房的茅草捲逃了，主人悲哀的苦笑。用一條繩子將石塊縛在兩端，掛在掀起的房脊上壓着。

在風起來的時候，人們不敢燒炕了，喉賴眼（竈坑與火炕毗連之處）擋了兩次還抽的太厲害。

鄰家的老翁，伸出紅腫的鼻頭，在風裏吃力的嗅着，然後用拐棍打着地，粗啞的叫着：「喂，你家的煙囪煤了……」

風，這樣大的風，春乾秋爆，把柳樹上僅有的一點兒溼潤都給吹敗了。春就算白來一回，匆匆的過去。

什麼都沒有餘留。人們祇等着第一次的雨水到來，好散播種子，扶植起這一年裏應有的希望。

.....

朦朧裏，郝老爺從坑上爬起來，把手從窗戶伸到外面去試一試，東南風帶來香味的

溼氣，拂拂的吹來

「該下雨了嘞，再不下雨，天更不像個天了！」

他一面自己喃喃的抱怨着，一面悲哀的坐下來烤火。

遠遠依稀的傳過來大車飛奔的驚輪聲，隱隱的如同雷鳴……

他覺得非常的不適，下意識的想，莫非要死了吧？我好像聽見了什麼龐大的棕色的翅子，在半天空撲撲的作響，這是表示些什麼呢，難道我還不夠衰老嗎？

夜裏的夢，幻覺和真實都還在眼前出現。像一個黑色的浪花向他湧來，又忽的退走。然後，窺探着，戲笑着，又在他的四周激起了惡諛的浪花。

想起了一生孤苦的荒涼，他不由自主的恐懼起來，難道就這樣無端的死去了嗎？：在人類的幻想上，他都沒有過一分的擴張過自己的貪欲。除去應得的一點外，他從來未多取一粒土。而命運就不能分給他一分兒平靜，睡夢裏，也要使他担负着逃脫不掉的精神煩擾！

想着艾老爹比他在年紀上大了十來歲，在工作上也比他繁重十倍，但還是公牛一樣的苗壯，青年一樣的工作着，不由的使他自怨自艾，陷入嚴重的煩躁裏去。

他注視着一雙烤火的手掌，手背表皮已和燒焦了一樣的貼在乾枯的骨骼上，如同曬乾的魚片。他下意識的迷信的將手舉起來，對着火照着，便看見那五隻手指裏，祇是黃澄澄的，毫無血色……他悲哀的失望的嘆了一口沉重的氣息。頸子的青筋不由的一條一條的突立起來。

這老頭子的一生也和這大地一樣的哀涼的。

小時候，就死去了爹娘，懷着一顆孤苦的心，在村莊的盡頭無聲無響的漂蕩着。

太陽從鐵背山的東邊升起來，又從西邊落去，他一個人在蓮花泡旁邊沉默的徘徊着。

老年的牧豬人從甸子上走過來，和鄉會很恭敬的說話：

「把這孩子交給我吧，讓他和我一齊看豬去吧，我會好好的看顧他的，把他和我自

己的兒子一樣待的。」

於是豬的命運便和他的命運發生聯接。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在甸子上有趣的玩着，吃着青草。天氣太暖了時，大肚子的豬，把土地拱出個窩兒，在那兒曬太陽。他會輕輕的給牠們搔癢。

日子流水樣的打付開去。有一天，終於老牧豬奴說了下面這樣的話：

「想不到我就該在這時候走了……唉！我祇指望把你拉扯成人，可是不成了。你就住在這湖邊的小房吧，它會替你遮風擋雨的。還有三口豬是我的，你賣兩口，留下一口，賣得錢，作一套衣服你穿……那房椽頭還有五塊老鷹洋，也就夠『發辦』我的了……給人家放豬，不要賺豬的口糧，不要欺負啞吧牲口……好好的幹吧，他們不會錯待你的……」

慈愛的聲音，還在他的耳畔迴繞，可是老人已經不在了。

老人死去，他就茫然的踏上了孤獨的道路。每天伴着黑色大耳朵的夥伴們，在大甸

子上折着狗尾草，編造各色各樣的小玩意兒來娛樂自己伶仃的淒苦的靈魂。

有時被清風吹得寂寞了，他也曾喚起了身世的哀感，脫口在榆樹底下幽幽的唱着：

小白菜兒，

地裏黃啊，

兩三歲時，死了娘啊——

跟着爹爹好好的過呵，

只怕爹爹娶後娘呵！

娶了後娘三年半哪，

生個弟弟比我強呵。

弟弟穿着綾羅緞呵，

我家穿的粗布裳呵！

弟弟吃飯我喝湯呵，

端起盤來淚汪汪啊！

想親娘呵，想親娘呵！

河裏開花河裏落淚啊，

我想親誰個知道呵！

想親娘呵，想親娘呵！

親娘想我一陣風，

我想親娘在夢中呵……

別的野孩子，也常常不喜歡他這種荒涼的憂鬱，便在他唱得起勁的時候，投擲過與這境意完全相反的一支惡毒的歌子，來作盡情的侮辱：

小豬官，

哭咧咧，

南邊打水是你爹。

你爹戴着紅綢帽，

你媽穿着鈎鈎鞋，

鈎鈎來，鈎鈎去，

你媽放個鈎鈎屁，

打得你爹生了氣，

誰聽你歌多喪氣，

誰想你媽好體惜！

.....

於是他就

不唱了。慢慢的他就長大了。同村的人都說張羅給他作點酒生意吧，也比放豬來頭大一點。

於是就有一罇酒在這小屋子一提漏一提漏的往外賣了。豬爪尖，豬風扇，豬腦門，燈籠口，條……也正好一一的給貪饞的客人下酒。這樣他就改了行道，在蓮花泡旁邊的小屋裏一個人賣酒。

逢到年成好的時候，村裏的閒散戶，也會狠了一下心把腰包解開。對着豬耳朵，膀蹄肉默默的選擇一下，用酒把口涎來沖淡了。坐下來大吃大喝起來，忘却辛勞，憂鬱和無底的煩愁。

張大鞋林子前天那場大雨時，劈死了兩丈長的蜈蚣的消息，也在半僵的舌頭底下翻弄出來了。七黑的媳婦要和他跳槽（女的向男的離婚）吳大邪火大敞口的要娶活人妻這種糾紛，又不復是一個單純的豬蹄子所可以解決的了，於是爭論就無間斷的繼續下去。村中點燈熬油向來是被認為浪費的，然而在這小酒店裏却有時也會混到半夜子時才想起熄燈的。

有一次也有人勸喻他說……年歲不小了，討個打裏的吧，給你縫縫聯聯的，有個病的也好侍候侍候你……可是他祇是不響的推開酒杯，跑到湖邊坐了一個晚上……娶個媳婦嗎？這是不可能的，得供她吃，供她喝，晚上還得陪她說話兒。不然，她就會哭哭啼啼，使你也陪着她傷心……不如再買一口小母猪，到春天生了一窩崽兒……到秋天又

是一泡錢了呢。趕到城裏，或是倒給幾顆子，都是好的……於是他就決定買一口小母豬了……他拍拍屁股上的塵土，輕鬆的站起來，心裏體味着從來沒有過的快活……

從此他就一個人靜悄悄的在這裏住着。這個小房子自會替他遮風擋雨的。白天聽他的私語，夜晚溫柔的擁抱着他，使他得到安眠。窗外是蓮花泡雨後的景色。門前是匠心插植的一棵垂柳。裝飾得可算楚楚可人，所以祇要能和這小屋來廝守着，他的情緒也就怡然自得了，對於世界上任何事物不再奢想！

對這小屋的關心他是可以誇耀的，把橡頭腐亂的都輕輕的抽掉，換上了筆直挺勁的小火松。房頂用葺房草細心的楫起。四邊用河淤土和着砂泥修抹得照眼明光。清風從前窗吹進來，後窗吹出去，他就是這屋子的主人。

可是這些時候，也並不長久的。年頭兒一年一年的變壞，偏等他年歲老起來了，作苦工也不能了，養大羣豬也養不起了（而且實在說，這年頭兒，趕「邊豬」的也真太少了，一則半路怕胡子劫，二則豬瘟也來得太凶，往往的一圈豬，不到三個整天，就都吐白沫死

了……) 這時候貧窮才逼迫起來。實在村裏太窮時，吃飯還都勉勉強強，怎好還忍下心腸去吃酒呢？所以郝老爺的生意就隨着日子逐漸的清淡起來。

而這一年來，自從「長春」改為「新京」之後，買賣就更不行了。從前一罇子酒祇消半月就舀完，現在則非四十天開外銷不動。逼得這乾縮的老頭兒，竟大大的生起氣來，甚至把簷前掛着的，上邊寫的「太白原是酒中仙，天子呼來不上船」……「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的八條小木招兒也都索興摘下來，不再掛了。

想來那還是三十年前的一個春天，城裏廣原堂的西席馬秀才到鄉下來收租子，看了這湖邊的風景，閒歇在小酒鋪裏喝茶。一時詩興大發，就吩咐他趕快到黃木匠家裏去取幾條木板來。當時他還橫呀掙的，不高興去，那成想自從那幾副招兒掛了出來，喝酒的人就更多起來，都說這是馬三爺帶來的風水。所以後來他曾親自着實的將那木招兒油漆了一通，掛了起來，倍覺光彩。

可是現在那可憐的木條兒已經判定它最後的命運，躺在牆角裏，並不比木柴的身

分高些。

而現在到這裏來咯噓（談天）的老伙伴，又並不因年成的衰微而減少，因為他們的抑鬱比從前加多了的緣故。

所以賣酒，反而成了他不可擺脫的累贅。

不過自從這二三年來，老人和這村子裏似乎就暗中締結了密約：他供他們吃酒，不取他們的現錢。真是天曉得，他們幾乎忘記了所謂洋錢者，是什麼樣兒了。因為很少機會看到它。

到秋後，則有一些從小的弟兄們，像艾老爹，李萬老爺子之類，總會想起給他送點吃糧來。

好在老人也知道太陽照在他頭上的時間不會長了，所以也就以此自足。不過常常想起送米的老弟兄們的苦境來，悲哀就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下去，甚至想到早死一些時候也是好的。

如今，他唯一可誇耀的財產，就是一匹精瘦的小豬。總像故意的猜出他的心事來似的，在窗外一刻不止的哼着，想在這零落的清靜裏，加添上一些兒不甘寂寞的音響。

今天，天還沒亮，那匹失眠的喀哪（半大的未加食的豬）就將下巴搭在柵欄上，發出急躁的鳴叫聲。的確，敢向天發誓，三天以來，它很難說有一頓飽餐好吃了。所以不願主人祇顧沉溺於好夢之中而將它的苦楚忽略——

半夜裏，郝老爺覺得有人呼喚他……

「上馬吧，前屯子都搶起來了。」

「不要去呀，不要去呀！」一個女人嗚嗚的哀哭着。

他也跳出門來，騎在一匹瘦馬上，向前衝去，到前邊一看，才知道義勇軍遍地皆是，南軍已經打出關來了……

「我也來了！」他大聲的說……

於是大隊的人馬花花的向前淌去……

「回來呀、孩子都餓死了……不要去呀……」是一個女人的哀哀的哭聲……是母親叫我嗎？自己掠馬回來，忽然騎馬打了一個「前失」，把他飄飄忽忽的跌下地來……他恐怖的一睜眼睛，醒轉來了，原來自己委拖拖的睡在炕上。

外面的小豬悲哀的叫着，窗子已經泛白……他心裏覺着不祥……突的披衣坐起來，大道上隱隱的有火車的轟隆聲，從湖邊上一日向大地的盡頭滾去。

……難道是死亡在大地上響着嗎？

他自己愈感到老境的淒涼。覺着有什麼鄰人能到他這裏來陪他說幾句閒話也好。

三

火畢畢碌碌的燒着，暖氣從老人的心窩擴散到四肢上，他想再倒下重新睡一會兒吧，趁着這火驅走了方才無益夢魅和身體上的不適。

忽然柴門上透進沉重的碰撞聲，似乎有人進來，莫非又是作夢嗎？老人遲鈍的疑惑

起來了，現在天還剛朦朧亮，有誰會來呢？可是……一陣冷風，可不是闖進一個黑忽忽的
大人來……照在牆上一大灘猩猩怪樣沉郁的深墨影子。

這人並不說話，也不抬頭看一眼，一聲不響的就着火脫去了膝下一雙笨重的
露西亞長靴，把兩隻溼漉漉的大脚伸在火上，就毫不客氣的烤起來。一股混合着氣味的
水蒸氣，漸漸的在上面騰結起來。

「什麼鬼迷住了你呀？沒頭沒腦的……你也起來這麼早，你去起壓拍子（打黃鼠
狼狐狸的機關）去了嗎？你是進城去了……」

老人一看走來的是來頭，一下子就活潑起來了。他甚至把方才的一切夢，悲哀，錯覺，
失望都統統的忘却，祇好奇的在考問這雞叫二遍的晨光，青年突然的降臨，是什麼原因。
小夥子並不開口。撲過酒罈子來，斟滿了一酒閉子，一仰頸，便灌下肚裏去。

「有肉嗎？」

老頭兒生氣的把一隻冷狗腿和一捧鹹鹽拿出來，沒好歹的向桌上一擯……

「怎麼啦？丟魂失魄的，說話呀……別寡顧吃呀，走黑道遇見擋（死人的棺材板作祟）了，說話呀……到底……看你喝噲了不是，喝酒有那樣喝的嗎……是你爹又打你啦嗎……唉，你爹那個火星亂爆的傢伙，一句話不投機就咒人雙拆腿……他怎樣，你爺倆（父子兩個）又嘔氣了嗎……可是你也得體量體呀，他過年兒來七廿的人了，諸事又不順心……怎麼，他打你了嗎，打你那塊啦？哎，這大小夥子，碰着碰着點算個啥？就挨你爹兩下子，也是應該得分，人家當兒子的還送上去，打呢不用說別人，就我也是打得你的呀。還用你這樣氣粗，來，不要再喝酒了，好好的，喝了這盞茶，回去給我睡覺，過兩天，頭風雨來了，好下地……有這樣犷的嗎，不聽老人話，終久必得差……來，過來，心裏的疙瘩是結不得的，你孩子向來就開通，來，喝了這杯茶，藥是好的，消食化痰，舒鬱解悶……這幾年，任着不穿褲子，我也得吃茶的，來，喝一杯，這是加花的，你看，上好的……花……」

小夥子並不回答，還繼續的喝着酒。

「媽的，你平日價也不會喝酒呵！」老頭子又開始咕嘟着。「碰見了『樹魁』了嗎？」

壯膽子？……別撐喇叭喝呀……

老頭兒生氣的挑撥着火焰，火光就熊熊的大起來。

小夥子打了個鼻嚏，噙出一口鮮血來。

火光照着他的臉發赤，一半是陰影，一半是亮光……頭髮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睫毛很長很長，黑得發綠，沉重的下垂着，掩蓋着那惑人的眼光。那的確是惑人的眼光，那樣的猙獰的剛強的，又那樣的憂傷的，無限眷愛的……臉色蒼白得發青，又流動着疲憊的矯健……

他喝完了酒，很不自然的縮了一下寬厚的肩膀，大約是打了一個很濃厚的寒戰，便伸出手來機械的烤火。

郝老頭兒看着他對面的來客，稍稍轉為冷靜了，便試探着問出他底細來。可是對面的小夥子還是抵禦什麼不測似的或是輕侮對方似的依然僵住了舌頭，不去開口，依然是默默的坐着，烤着，不斷的喝着……

老頭兒喝了一口酒之後，再由舌頭板兒底下用津液反送上來，有滋有味的嚥下去了。然後再把乾燥的大嘴滿足的張開來，呼出一口暖馥馥的酒氣，才繼續去飲第二口。

「飲酒，這才叫飲酒哪，你得飲哪，不是喝……」

青年癡着眼望着火。

兩手絞着。

用棒在灰上畫着。

老人爲了排除這種沉悶的襲擊，頓然的有點不自在起來，兀自不起勁的站起身子，推開窗戶，向外望去……

一陣寒氣粗魯的衝了進來，外邊便是大地的海，到處是黑越越的一片，什麼都分不清。一片廣原的海，在眼前展開去，無極的展開去。

大地的海，在晨風裏顫抖着，一壠一壠的折成縐紋。波濤冉冉的湧着。

遠處零星的積雪，在暗中閃白，湧湧出奇異的浪花。一直聯接在天壤，地平線混在鉛

色的雲潮裏。波濤不知受什麼指使一個躡着一個，一個接着一個滾到傾斜的砂磧上，在一叢野生的刺榆底下攢聚成種種的起伏的潮頭——成功那一些古遠的久已被人忘記了的墳堆。

老人又想起了自己從前的故事，和許許多多農夫的故事，便哀涼的將沉重的眼皮闔上了……

他們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兒子。在母親們意識到他們已經接受了生的指引，要走到人間來拋擲土塊的時候，便含羞的伏着身子，告訴老娘婆，未來的兒子就要來了，請把炕蓆揭開來，好讓兒子第一次親着的人間的事物是土。含着恐懼怕沾污了那單薄的坑蓆，但她們是不怕醇厚的土的。星星月亮懂得忌諱，但她們對土是不怕的。她們知道土是喜悅這樣的。因為祇有土才是兒子的真正的母親……大地的兒子們來到這裏，爲了土耕種了，工作了，生活了，然後再回到土裏去……他們便是大地的兒子！

母親把初生的嬰兒的肚臍帶埋藏了，報告大地的兒子已經來到人間，這便是人與

地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人們把自身和母親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世的第一天割斷，埋在地上，這就可作人與地立約的記號。

大地的兒子，那些赤脚的農夫把食糧灑在地上，再從地上取出食糧來。把血液灌漑到食糧裏去，再從食糧裏咀嚼出血液來。把生命種植到食糧裏去，再從食糧裏耕種出生命來。他們赤着脚在大地上走，大地的熱氣從地心傳到腳心上來，使得他們健康。每年春天，要把手伸到土裏去，把土碾成碎面，他們看了喜悅。從雞叫頭遍爬起，一直帶着月亮才能吃到晚飯，他們無息止的勞作着。倘若能夠躺在一塊樹蔭底下的涼地上，睡上了一忽小覺兒，他們就大大的滿足，感到無邊的幸福了。

大地育養了他們，作他們的搖籃，保姆，奶子。看他們睡眠，長大，粗苗，粗魯的大笑——然後當他們血液飽滿的時候，則把他們奪回去。安安靜靜的奪回去，沉默的，毫無寬貸的，這樣作着，用苦工，用勞作……

老人回頭偷偷的看了小夥子一眼，對着他那結實的骨架呆呆的望着，想着這樣鐵

鑄的筋肉，有一天也會被大地生吞了，便覺有一種恐懼的哀感爬上他的彎曲的脊梁。

……

「大爺，我要死了……」青年一動不動，口裏吃吃的說。

「胡說！老人全身一震。」天大的胡說……老人不期他飛出這麼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便興奮的激語着，然後又口裏喃喃的嚼着自己也聽不清的話語，說明他的焦躁的阻止。

青年把一隻粗大的手遮在眼睛上。火勢漸漸的微弱下去，外面不知什麼時候起了狂風，嗚嗚的吼着。老人關上窗子，塗了蘇子油的窗紙，便如同收鼓皮似的，被風吹進來。等了會兒，又鼓出去，發出單調而悲憤的撲撲的響動。

風更大了，狂怒的，一條張牙舞爪的怒龍，滾過平原，滾過大野，滾過草場。平原露出無限可憐的荒涼樣，無抵抗的在那兒抽噎的嘆息着。

大地太遠了。小小的屋子，像一點微塵。小小的樹，那不屑一顧的草芥呵……大地廣

曠的寂寞的，看着自己無邊的擴延。蓮花泡像哀哭時遺落的一滴清淚，掛在伊的胸前。遼廓籠罩了一切，一百一棵樹，顯出陰森的冷氣，將鐵背嶺牢牢的鎖住。企圖將這塊磔屈的礁石，用松樹的波濤，淹沒下去，完成荒涼凶惡的一統。

「我作了一個夢……」於是停頓了一下，沒有連貫的，老人又加着說。「青年人，要好好作活，必得是勞苦的……幹這一生……聽見了嗎？『沒陽運』了似的算啥樣子呢？有啥事侃侃快快的，不要裝在肚子裏……青年人，小夥子，總得像海樣的，深深的，要寬……宰相肚子能行船哪，才能作大事，有出息……」

沒有回答，外面風吹得更大了。

「則不然就是他死！一年青年人完全沒理會，自語着。」

風從屋脊上扯過去，似乎不滿意他們講話的沉悶，大大的捲起了海上暴風。幾棵白草——如斷折的桅杆，沉重的打在窗上，發出苦痛呼救的動響。

老人向窗外看了一眼，又把眼睛停落在青年的臉上打量着，然後慢吞遲緩的檢起

幾根半朽的木柴，加在火堆上，好使火焰容易燃燒上來。

於是又起來，用燒火棍「助」在地上，支持着全身的重力，生氣的說：

「死，死，胡說，這怎能順嘴胡說呢！……我死過多少次了！……你沒死過，你怎能知道生的好啊，哎，去，快去，睡覺去！別發小孩子皮氣啦，唉，一年大二年小的啦！

老人又復陷在寂寂的沉思裏去，又像背誦似的在教訓着。

這孩子什麼事壓住了心頭，在扯碎了似的憂鬱着呢？

四

但來頭的憂鬱並不是全沒理由的。在春天，有一支秀麗的影子在嚙咬他的心，不，他整個多角形的靈魂呢！

但氣節也却並不因為他的陰沉而變得暗淡，相反的，倒更加盡情的吹起搖蕩的風了，使有感情活動的人祇感覺到春的撩撥。

四月的天氣是好的，到處吹着土香。

立春陽氣轉，雨水沿河邊，清明烏鴉叫，小滿雀來金……什麼都得應節氣。四月十八了，要在太平年景，娘娘廟上，應該把戲台搭了吧……帶着五彩的尾巴的長尾巴繡兒到處飛着，牛犢犢的叫，狗兒咬着，跳着，吠着。

郝老爺那兒喝酒的，今天並不多，他們都坐在桌子邊，興奮的談着，把鞦韆脫下來，放在灰堆上烘乾。

有一個講着他的驢子不爭氣，時時會弄翻了犁頭，下半年着實的得給他帶上一個朦眼，免得牠凡心不退，東張西望的，又要把風，又要吃草。另一個便說他的樹栽子栽的太晚，地裏還照樣的跑風，昨天上的一點黃土糞都送給風神作打鬼砂了。

張大個子立在地當心，高高的，大着嗓門嚷着：

「我家的『兔紅』真爭氣，去年下的駒，今年又揣駒了！」

紅辣子從旁邊走過來攤開了六指的手指，向他的頸子使勁一又，張開嘴嘻嘻的笑

着。

「那樣又該養護一個大個子了！」

張大個子和氣的結着韃鞬，又轉過頭去和旁人說話，並不去理他。

王發——偏臉汀的最大的佃戶——大概沿着大路的佃農都是廣源堂一家的地戶，而以王發租地最多，因為他家人口多的原故。——坐在桌的一端，沉靜的吸着烟一聲的不響。

郝老爺遇見他，兩個人便交換了烟口袋裏的烟，靜靜的吸着。

荳梗兒和來頭在一旁坐在地上拴草繩，各想各的心事。

李發剛一拐進小酒店來，便沒頭沒腦的興奮的報告：

「城裏聽說湯鍋（專門宰殺驃馬驢肉的地方）又開鍋了，這年頭兒不但活人倒霉，就連啞吧畜生也跟着倒霉了！（以前會很嚴厲的禁止過。）」

「你們那個小黑驢，就該下湯鍋！」紅辣子張手舞腳的又發出了議論，把鬚子從這

邊伸過去回答他的問題，他照理是應該管領四面八方的。

李發大大的生氣，對於這是不吉利的咒語，噴着唾沫大聲的罵着：

「你這小子才得下湯鍋呢，見天游手好閒的。人家種田，你家淘氣，人家種地，你家放屁。」

但覺得和他爭辯，也是可恥的，反而將自己看輕，於是轉過身來和張財談着下種的情形去了。

他們吸着烟袋，熱烈的爭辯着，想給自己的大地上添上資料，添上果實。想在今年的勞動裏，扶植起較好的命運來。

但是漸漸的談話的方面轉了，接觸的物事多了，不免又鉤着了心事出來，於是談鋒就暗淡下去。向四外敞亮的望了一望，覺着一切都和去年一樣，而且必然的會更壞下去的，爭執的聲音也就消沉了。

磕了烟灰，緊緊腰帶，迷惘的向小屋看顧一下，回想回想幾年前熙熙攘攘的情形，雖

然那時，大租，畝捐，血金鬧的大家也是一天到晚的愁眉苦臉，可是總算還有一口氣好喘。如今這年頭兒才叫生紮賴呢，活着就是一份罪惡……抬頭看看平原漫漫，一望無際……於是又祇得馴順的低下頭來翻土……

現在「歌响」歌過，又弓起腰來作工，在春風裏埋藏他們樸實的勞働。

荳梗兒把旱烟袋磕掉了，忙着穿剛烤乾的鞞鞞，費手費脚的祇是絮不好裏邊的草纒。

紅辣子放下了酒閉子走過來，用手在他背脊上拚命的一敲。

「你這條笨牛！」

荳梗笑着承認了。仰起頭來看了看他吃酒吃紅的臉龐並不同嘴說他是一隻紅辣子。

遠遠的有一道壕埃，透出清脆的搗衣聲音。

紅辣子趁着酒勁沒醒，歪歪咧咧的向壕埃那邊蓮花泡走去。他想在那歌聲裏，給自

已卑下的生命裏得到一點新奇的補綴。

荳梗兒匆匆的綁上了靽鞵，便下地去了。

大地裏又佈滿了嘈雜的人聲，牲口打響鼻聲，擗子翻土聲，各人守好了各人應有的崗位。

.....

哀裂嶺，哀裂嶺，我苦笑着……

哀裂嶺！他現在，要過嶺去……

離開了我的情的情人……

走了約十里路，他足痛吧……

.....

還是飄來幽揚的歌聲。

聽了歌聲，紅辣子對着荳梗兒擠了擠眼，咧起了嘴巴啞着頸子唱着：「小奴家年長

一十八歲……哎喲，趕情是後花園子的菓木樹哪，我說妹子……」

六指的手隨便的在荳梗兒的背上捏了一把，又得意的接了下去：

「逛燈是假的，試試你的心噢……」

「你這條該死的紅辣子！」——荳梗兒終於忍不住罵出了口。然後向手上啐了一口唾沫，挫了挫把柄，舉起了沉重的大鎬，毫不思索的向地下鉆去，大地也就本能的翻上土來。

在壕埃這邊，也就是湖的這邊，艾老爺也正出勁的扶着犁頭工作，並不比這些年青人輕鬆。

兩匹健壯的馬，帶着口兜，矇眼，套包，豎起了英勇的頸頸，拚命的拉着。銀的犁頭破壞了柔軟的土皮，飛迸出新的土壤來，像棕色的高粱粉樣的向兩邊虎虎噴射。艾老爺的眼裏，閃着奇異的喜悅。巴不得能對着那土粉多看上去一個時候，才覺着喜悅，覺着過癮。因為這副新犍子（犁頭）是他親自到城裏去買了回來的，所以也特別愛惜。他曾爲這個

走遍了城裏的鐵舖，選娘娘似的選出這一把好貨來。價錢講了又講，故意裝着不高興買，走了三次，價錢實在無可再減了，才買定了，是最便宜的碼子。艾老爹贊美的看着自己得意的傑作，心頭真是擠滿了迸炸的喜悅……這精幹的槍手，在大地上航行整整七十年了，當心的，慎重的把犁深一點，淺一點，左一點，右一點的在熟練的扶着，掘出的壟都是溜勻筆直，也和主人一樣顯出一份不馴的倨傲來！

「我我余余……得囉浩……」艾老爹一面氣喘嘶嘶的跟着馬跑着，一面生機暢旺的叫着，充滿了生命的愉快和勞作的幸福。祇是有一個淡淡的暗影，時常在他腦中閃動，耽心土裏的磚瓦石塊把他心愛的樺子擋了，除此之外，全面的心情，都是光明皎潔，完整的春天。

他高興的看看對面的他的二兒子來頭，用的還是去年的舊樺子，沒有他耕的快，已經被他給「拉」下七八根壟了。

每年春天他們爺倆都要在這兒耕起壟台，他自己耕東邊的半破，來頭則用回趟犁，

完成四邊的那半破。他爺倆作得一般仔細，一般愉快，一般刷溜。使那一根一根的墻台，遠遠的看去，每根都像新割的牛排骨一樣，新鮮，嬌嫩，勻襯，微微的帶點慢灣。每個鄰人走過來，都要不由自主的稱贊出口——你看人家這一老一小，真是……。

可是，今天老頭兒再繼續向兒子多看視了一會兒，便覺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這分明不是犁頭的遲鈍，而是主人的疲懶……來頭居然提不起精神來作活了！

現在已有七條半破墻躺在那兒，沒有合龍，倘要老頭子再開幾條墻過去，等分的工，就要失去了依規，以後開出來的墻台，就很難保持應有的平衡了。

老頭子不解的向着孩子望了一眼……身子不好了嗎？讓他歇歇去好了。他準備着等兒子趨過來的時候，仔仔細細的去。看一看他的氣色。本來他倆是一個由東徂西，一個由西徂東，祇有在中間才會碰在一起的。可是這回他立在墻頭上不走了，專等着那可憐的來頭的到來。

終於來頭走過來了，好像預先就覺察出要有一番極嚴刻的詢問似的，臉兒現出出

奇的沉陰。

老人友愛的蹙着眼，用着笨拙的雙手遮住初春的強烈的陽光，小心的愛撫的看望着兒子稚氣的臉——兒子的臉，是蒼白的，比平常美麗，一雙特有的沉重的下垂的眼臉，嫉忌的掩蓋着感人的眼光，涵滿着奇異的憂傷的。

「來頭，你應該歇歇了，你氣色看着不好呢，春天萬物發炮燥，人多災病……你到家蓋上大被，把頭窩上，出一身痛汗，就會好了的……你一定是碰見了撞尅（魔鬼之一種）」

「沒有，爹，今天我比那天都好的！」

來頭把犁杖從土裏拔出來用腳熟習的一踢，安排在第二個壟溝裏。不再多說一句話，搥子又在土壤的海裏，以魚雷的速率往前衝去，帶着一條黑色的浪花向對岸飛馳。

「你去歇歇吧，你一定是碰見了撞尅！」

兒子並無回答，老頭兒揩了一下汗，還遠遠的呆望着，不能了解兒子今天古怪的心

情。馬兒不耐煩的打着響鼻，催促主人去繼續工作。艾老爹這才嫩嫩的推動犁頭，隨着馬兒向地頭上耕下去，一面還向着那匹心愛的白唇馬憂鬱的盤問：

「這小子今天什麼鬼迷住了他呢……一陣邪風似的，少魂失魄的……白唇兒，不要學他，故意把壟弄歪……」

老頭兒，解下包頭布來，擦了擦臉上的汗，就覺着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疲倦，在血液裏爬行。他想坐下來吸袋烟也好，可是又不願意顯出好像是故意和兒子們嘔氣似的，便並不停下來，仍然機械的追着馬跑。

心裏想着：可就說的是呢，這年頭兒人活着有啥意思？身子股膀還是如昨天一樣的粗壯，大地也依然一樣的肥，可是沒有指望……沒有指望……一張一張都是絕望的臉，看不見前邊，看不見太陽，有米換不出錢來，十室九空……難怪來頭這小子難受……像他這樣年青力壯，又正幹，又不藏奸，會不讓大地生出金子來……可是現在怎麼樣，把食糧侍弄成一粒一粒的都有盈口大，又能怎樣呢……一樣的是死路絕方……

湖的那邊又隨着溼潤的東風，傳出女人的歌聲……柳樹上的一隻黃雀忌嫉的飛走了，在白雲的雲片裏悄悄的沉浮。

突的，老頭子可捉摸着兒子的煩惱的原因了。兒子的煩惱就和這春天的女人有關！老頭子全身仰制不住的顫抖起來，想着用怎樣的方法來提出適當的措置。

歌聲同時混和着剛健和袅娜，並不介意老年人的反感，愉快而又哀涼的隨着大氣的游移，散擴在香氣馥郁的有着粟子味的原野裏。

遠處有小羊知趣的咩……咩的應和着……在有色的筆觸的生動和個儻之中，再加添以音響的效果。

一種晴和的趣味到處的飄逸着，歌聲以青春的女性特有的魅力響激着。

在半途中仔細注視了一下兒子的臉，還是依然和無事一樣甯靜，艾老爹就沒有理由來暴發自己蠻魯的脾氣了。便乖戾的打着馬臀，弄得白唇生氣的把兩隻前蹄都高高的豎起巴掌來，反抗着主人的鞭笞與命令。

無恥的……老人對着歌聲傳來的那方，擲了一塊石頭，鬍鬚不自然的抖動。他的原始的獸性的奮怒，現在已不問情由的針對着這怕人的歌聲，不可抑制的傾洩出來了，如同突然衝破了閘口的浩蕩的流水。

無恥的……犁杖也秉着主人的意志，倔強的暴亂起來，吃土吃得頂深，直使拉着牠的白唇兒，毫無必要的出了一身通汗，工作上並無絲毫收穫。

歌聲似乎並不能體恤老人感情的浪費，還是像搖曳的柳條似的，輕輕的拂着艾老爹的耳頰，開心的看着他笨拙的發怒。它撩撥他一下，跳着跑了，然後又毫無廉恥的嘻皮笑臉的轉了回來，用滑膩膩的手來撫摩艾老爹特有的正義。

來頭一切都不因這而改變分毫，和往常一樣的在耕着泥土。

老人被驅逐不出的歌聲惱着了，像一隻給紅布激怒了的老牛，搖搖身子，想把汗珠搖落了一點，然後從地上提起一把土來，大踏步的，向壕埃那邊走去。他的忍耐已經乾枯到最後的一滴了。

白唇不解似的給站在那兒呆着，好奇的想看出什麼悲慘的奇蹟將要發生……

不一會兒，老人蹣跚着走了回來，發狂的兩手舞動着。牙床捻出鉅烈的切齒聲音，大概是他的正義不但沒有制服那個魔女，反而招來一股洗不清的羞辱了吧……

壕埃那邊傳出一片女人清脆的笑聲帶着嘲諷帶着愉樂。

「杏子，這老傢伙非吃你的制伏不可。」——紅辣子不知什麼時候趕到，趁勢走上前去吃吃的對着杏子說出他的擁護與同情的慨嘆。

「是的嗎？」奇異是對方的回話，並沒體諒出他的苦心，依然和往常一樣冰冰冷冷的。

「杏姑娘，你知道你知道，這老傢伙背地裏說你些什麼？」紅辣子因為過度的興奮，嘴唇不自然的發着抖。

「那麼，他說些個什麼呢？」

「那那，正好說出口，反正不外是……」

「那又有啥說不出口呢？」

「那，那憑空饞了舌頭！」

「是的麼？那麼請到水裏洗洗舌頭去吧！」

一個響亮的嘴巴，紅辣子一個踉踉跌跌到水裏去了。

杏子提起籃子安安靜靜的走了。

別的搗衣女人都互相的擠弄眼睛，看她走得遠了，才集聚起來互相議論：

「當着人面裝起人來了！」

「要不然，她唱歌來勾引誰呢……」

「你沒看見呢……有人親眼看見呢……」

「真的嗎……」

「人們都那麼說嗎！」

「真的人們都那麼說嗎？」

「真的人們都『一口音兒』的說呢！」

「哎，那就難怪囉！」

「小不要臉的！蓮花泡的風水都讓她一個人給敗壞了！」

是的，蓮花泡的風水都讓她給敗壞了。艾老爹的心愛的擗子，在這時迸然一聲，撞斷了。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紅辣子從對岸狼狽的爬出來，悄悄的走到林子裏去咀嚼他的戀愛的果實去了。

五

有人會到北國的曠野裏，看見過一棵獨生的禿了皮的大松樹嗎？要是給他起一個適當的名字，那就是艾老爹。

這樹是很可怕的。春天，他是綠的。夏天，是綠的。秋天，依然是綠的。冬天，它還是綠的。風

吹來，你想迷惑它搖曳一樹枝條。雪來了，並不能加到它身上以任何的影響。它的哲學就是重的就比較的好，粗的就比細的好，大的就比小的好，方的就比圓的好，長的就比短的好。小鳥是不會落在它身上的，因為它不懂得溫柔。在它整個的生命裏，似乎祇有望着一下這草原，就夠了。除了空闊它再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東西。人們簡直不知道它是怎樣活過來的，而且爲什麼到現在還在活着呵……而且居然是魔鬼一樣的矯健呵……

艾老爹就生在這蓮花泡地方。據說他生時，家裏很窮，母親第二天就下地去了。把他掛在樹杈枝上，有熊跑來給他喂乳。所以在村子裏的多嘴的老婆婆們，想證明關東城有三大怪，窗戶紙，糊在外，養護孩子，吊起來……的這第二種特色，便常常引他來作證。

十三歲那年，他就歇手不當「半拉子」了，和年造們（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勞力的出賣者）作一樣的工賺一樣的錢了，而且工作的還更出活。

一直到三十九歲那年他還沒有結婚。

有一天，一個人非常煩悶，他便丟下活計不作。到鐵背山根底下的墳圈子裏去閒蕩

着了，他本來不過祇想遇見幾個打雀子的好勝會略兒（談天），消消心頭的氣悶。可是什麼都沒有碰見，祇是潤澤的草香，不可阻止的飛過來，薰陶得使他覺得一切都虛幻起來。

大地的風，在土頂上吹着。新長的草，和未刈的簕草，並雜着隨風擺動。扇動出絲織物的悉索聲……好像訴說着一些關於愁苦和悲哀古老的事蹟。

在這些死人的骨灰上，花朵很暢旺的開着。蜜蜂，馬蜂和斷腰蜂，在蓬潑的花心裏，編織了小小的生命的甜蜜……

那時艾老爹，發現了有一座新墳前邊堆滿着剛燒的紙灰，溼潤的泥土，還印滿這般殷勤的弔祭者的秀麗的脚印……他的心怦怦的跳着，倘若他死去時，他是沒有這樣的福分的。不會有人會想到他在陰間的酷寒，不會有人送給他打路的銀錢……如一棵野草一樣，自生自滅，一點痕蹟不留，一聲送終的哭聲也沒有，想超生都無人引路……他坐在那兒想了又想，他便決定聚一個妻了。

他在回家的道上，看見一個壯大的女人，挑着兩隻木桶，在井沿跟前打水。褲腿子捲到膝蓋底下，露出兩根渾圓的白白的腿肚，浸在冰涼的水裏。他在那兒呆呆的望了半天，想着自己怎樣和另外一個女人的命運聯合起來。便大聲的罵了一句粗話，氣憤憤的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有大幫的逃荒的山東棒子，沿門氣焰萬丈的乞討着。村人都嚇得把門關上，不敢出去。

但是挨到晚上，他的門前便也輪着份兒了。有一個老頭子，牽一個瞎婆子，走來告幫。

……

艾老爹……那年正是三十九歲……看他們走來，並不去關門，反而慷慨的搬出一大批「黃面荳包」來，分給他們吃着……可是這時一件不幸的事情便發生了。原來跟在老者後面的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自然是瘦得可憐，而且還會慣像小兔子似的，四下裏羞澀的望着。

他一看見這小小的生命戰慄的射現了他的面前，不知受的什麼暴力的支配，他便不分青黃皂白，把兩個老人都推出門檻外邊，和拒納強盜一樣的趕快把門關了。

這一夜他整夜的清醒着，痛苦的輾轉着，一頃沒有闔眼。

第二天早起，他的腦袋和炸裂一樣的痛着。爬起來，胡亂的吃點東西，便向蓮花泡走去，想到郝猪官的酒店去吃個亂醉，以將昨夜的痛苦的失眠，好好的抵補過來。

他剛走到水邊，便看見有一大羣人圍在那裏，喧鬧着，爭論着，嘻笑着，罵詈着，他不能斷定已經出了什麼事情，便加緊脚步走着。

他也擠上去一看……原來……

「四方君子們，諸位善人們，俺也不是少名無姓的……大荒年……唔得飯吃囉！……」

「哈哈……唔得飯吃囉，我縮（說）大鍋（哥）……」圍着的人學着老人的山東調，笑着。

「唔得辦法囉，唔有法子啦……」還是一個老人顫巍巍的聲音透出侮辱的損害的重圍來。

「唔有法子，一把骨頭，也管人家要二十站人的（銀圓）嗎，打的好主意……」

「四方君子們，諸位善人們……慈悲慈悲吧……」

「你別看，長像還不錯呢，至少也比得過豬八戒他二姨不是……」

「四方君子們，諸位善人們俺夜個（昨天）晚上，攔亂尸崗子宿的呀……肚餓呀……Cat個（今天）水口咁得吃呀……善人們——」依然是那老人的可憐的呼聲。

「你別看，沒上食（喂肥豬時，加着米糲，謂之上食）呢，『上膘』就好看了……」

艾老爹那時年青力壯，一股盛氣，聽見這些惡毒的話，所投擲的對象，正是昨天晚上，被他沒好沒歹的給推出去的那個可憐的老者……

這時那個老者灰白色的鬚鬚，已為極度的失望和羞辱，抽搐得一根一根的顫抖着，嘴裏還反復的呻吟着那同樣的請求。

「是一件功德不啦，她在道上，也要餓死的呀……可憐一條小命吧……十五塊錢領她去吧……過一年，她就會給你添個白白的小胖小不啦……」

「賠賬貨，到家就得賠口棺材的……」四周的人們又是一陣開心的大笑……

「我要她……」一聲怒吼，從艾老爹的喉嚨裏衝出來，一個奮怒和羞辱的靈魂也由他的血紅的眼睛裏衝動的飛出——「我情願給你們二十塊錢……我要她……」

這樣，他便有個妻子了。第二天把許多的大餅子（高粱米麵作的）塞在老人的懷裏，便把老人凶惡的趕出村子以外。

站在樑崗子上看見兩個衰敗的老人，蹣跚的追逐着死亡，向江北走去……他心裏覺着非常的難過……他在那裏孤獨的站了半天，便跑回家來，那個小女人在給他作飯，看他走進屋子裏，便恐懼的把頭低下去，渾身顯得像個垂死的小貓，到處引起人的憎惡和可憐的模樣……

坐在那兒一個人生着悶氣，覺得一切的羞辱都是從這個不祥的小女人身上帶來

的。何況她又瘦瘦的，看看也就夠人生氣的了。他很想狠狠的打她一頓，以便發洩心頭的積鬱，可惜又沒有題目……到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她吃得很多，他冷冷的看了她一眼，她就停住不吃了……

「你爲什麼不吃呀……吃飽了再放下……」

於是她又默默的吃着，一直到吃完了一三盆子的水飯爲止。

對這個小女人並沒有多少好的感情，他祇是覺着羞辱和無謂，整天的不敢出去，怕相識的人開他的玩笑……

女的一天比一天的豐潤起來了，臉上有兩團揉搓不下去的紅潮在上面開了鮮豔的花朵……他看了生氣的把剛在城裏買來的兩塊老布，丟在她的面前……她羞怯的把布展開了，撫弄着半天才捨得剪裁……不幾天便有一身新衣服穿在她身上……從此他有個姣小的妻子了。

果然第二年女的便很馴順的給他養了一個肥肥的男孩子，虎頭虎腦怪討人愛的，

當爸爸便給他起個小名，索性就叫——虎頭。

虎頭也和爸爸一樣的有着他的強健的命運，十歲便搖晃着兩條杉木棒子的小路，臂，幫着爸爸拔草，鋤地，灑糧……

正是第二個小弟弟終於來了……

艾老爹那時真是充滿了興頭，他大大的可以向人誇耀了，妻的第二產又是男孩……於是，他吩咐妻也學着城裏人家呆一個月的月子。（呆月子即女人產後在坑上休息一月或二十幾天，）但女的搖搖頭，表示拒絕，又把頭包一包跟丈夫下地去了。

他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好起來，在作工時，男的默默的看着女人的佝僂的樣子，一下，女的就工作得更快，好像對男的說……我給你作工，我是高興的，我會給你養出第三個和你一樣壯的男孩子的……可是男的大聲的咋叱她了。

「滾你媽的蛋吧，鬼把你捉了去，你心裏祇惦着孩子，把土都揚在我的腳上，滾回去吧……喂你的奶去吧……」

他看見她悲哀的退回家去了。他非常的高興，他的第二個小兒子又有一頓飽奶好吃了。

但是據說魔鬼總是追趕着幸福的，當來頭三歲的時候，有一次，艾老爹進城去，被雨隔住了，到了半夜才趕回家來……

雨夜聽什麼東西都是特別真切的。剛一看見自己的家，便感到非常幸福了，小小的妻，在預備怯美的溫柔，等着他雨夜回來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妻還在等着他呢，他看見紙窗上燈火熒然……心裏充滿着淒涼的滿足……他還聽見妻的悄聲的咳嗽聲……

可是當他剛想伸手去拍門的當兒，他便完全失望了。連忙把伸出的手縮回來了。他躊躇了。屋裏分明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談話聲，伴着妻的低低的胆怯的私語，於是他的血衝上來了。什麼都聽不見了，眼前的雨絲都化作了罪惡的川流，向他臉上猛瀉……他不願讓這不幸再繼續有一分鐘之久，於是拾起了柴堆上的劈柴的勃力斧子……看了看昨天剛磨的霜鋒，覺得非常勝任愉快……踢開門板，便闖進屋去！

一陣極大的旋風過去之後……永恆的不幸便留給有生的這一邊了，在他的沉重的靈魂裏，永遠畫上一道黑色的十字架……

「媽媽，讓我給他叩頭……讓我叫他娘舅……說是剛剛從北荒找上來的。」

這一個清楚的聲音，將他喚醒……這樣便結束了他的一生的一切愉快，歡笑與夢想……葬送了一切的一切……他失去了妻，也失去了妻舅，留給他的祇有感情的荒涼與性情的粗暴了。

艾老爹，這多稜的大地的巨人……禿了皮的獨挺松，孤獨的風，吹在他身邊經過時，也會這樣的招呼他的……如今竟是七十歲了……

真是，天曉得他是怎樣不倦的揮着那沉重的鋤頭活着過來的呀！

六

天氣出奇的燥，有水蒸氣如看不見的雲頭似的在大地上海動。

如今艾老爹祇有一個犁了。所以他一邊推着犁杖，一邊思索着。明天清早起，一定得趕進城裏，還要買個樺子才行，要不然這樣的天氣，土頭頃刻就爽乾了。

「明天一定要買一個樺子不可了……」一個人對着自己自語着。

來頭並不理會爸爸的心情，兀自在地裏點種，種葫蘆縛在一根棍上，另外用一根棒有節奏的敲着，紅玉的高糧，便流瀉出來，流在壟台的小溝裏。來頭隨着用脚培了，做得非常仔細……出奇的是今天不但不疲懶，反而來了滿身的力量，連每個脚窩都踏得那麼結實。

大地靜悄悄的一聲不響，祇有幾隻老呱悄悄的飛來，偷吃遺在地上的種糧。

這壟非常的長，一條都要有一里多路長，正挨近大道邊上。

這條大路，從城裏到此地——蓮花泡——是三十里——由此到亮藥河——南滿車站——也正好是三十里——所以對於運往市場的輸出，可以說是再便當也沒有。

這條大車道，也像一條知趣的蛇似的，蜿蜒着，傍依着壟溝，平行的向前行進。

來頭來回的在道邊上馳騁着，和昨天完全是兩個人，無限的懊喪，已隨着種糧拋走。土裏傳出涼絲絲的溫暖，他的毛孔和泥土接在一起，感到非常的舒適。他使每次流出的種子，都是那麼樣的均勻，那麼樣的妥貼。如同一個被嬌寵的小孩子，在同情與贊美之中，仔細趕快的完結了手上的工作，好馬上就跑到慈母的懷裏，接受那分應得的愛撫一般。他在每次掩土到壟臺上去的時候，都是那麼小心，那麼敏捷，不使土掩得太厚，免得小苗拱不出土來；在土底下腐亂了，又不使掩蓋得太少，讓種子在風頭裏爆乾了。

來頭沉着的，快活的執行着一切，心裏也不思想，眼睛也不向遠看，好像天生就是爲工作而生下來似的。

艾老爹遠遠的看着他，臉上的縐紋都輕輕的展開了。也不息的忙着去點種，他點到地頭那兒，立了一個墳塚上，將手遮住眼，向大地望去，頓然的覺得身上輕快了許多。他停了工作，向着那心愛的小兒子，注視了好一會子，禁不住的大聲喊道：

「不要壓的太實成了呀，過不了幾天就要下雨的，小苗該拱不出土頭來了……來

「頭，聽見了嗎？來頭……」

來頭遠遠的把手攏在嘴上大聲的毫無義意的連思索也沒思索的答應着：

「呵……」

「他分明是沒聽見我說的什麼話，就胡亂答應着……」老人老臉上掛着一副溫暖的微笑，傻在那兒呆呆的望着，又喊：

「來頭，不要把土壓得太實成了呀，頭風雨就要來，當心小苗拱不出土來呀！」

「呵……」兒子還是那麼元氣盛旺的不經心的答着。

遠遠的別人家也都在種地，老人心裏想，可沒我們這隻虎行，今年因為發狠……總是恨家不起喲……所以從廣源堂的大佃戶王發那裏多租了五天地，如果上秋收成好，把大兒子虎頭的勞金支出來，給來頭行個媳婦，再豁出兩石糧，請上兩桌子客人，夠多光彩……親眼看見他們大大小小都成家立業了，也不枉拉扯了他們一回……而且，也算對得起他們那可憐的早死的母親……大兒子呢，先後一會子吧，誰讓他命硬……把一

個新「上頭」的妻妨走了呢……老人盤算着，又想起自己的「老伴」（即妻）死的悽慘，不禁的將頭低下去了……來頭最像他母親，眼睛也是那樣毛虛虛的，帶着一種先天的憂鬱……

來頭飛也似的，儂着腰從爹爹身畔跑過，自己對於身外的一切，一點什麼也不覺得。「這小子，看你『毛』啦……忙什麼……明天也下不了雨呵……」老人愛惜的，又責備的在一頭啣喝着，臉上被一種沉厚的感情所折磨着，發出微微的牽動來……

來頭回過頭來稚氣的笑了，一笑，露出一口的白牙。

紅糧一顆一顆的落下去，好像落在他活潑的心中，使他血液跑得非常的快，也同大地的脈搏一樣。隨着春的流動，而更加飽滿生動，風吹在土壤上，把浮面的細土吹乾了。來頭的手臂也給東風吹得酥癢，乾燥，爽期，有一種出奇的味道。黑色的頭髮，在他的頭頂上和地頭防風樹的茸枝同時的，在隨風搖擺，汗水在額角上溜下來，滴在土上，大地也在出汗了。他原是地的兒子。

這時，蓮花泡是一塊無思的明鏡，沒有人來打擾她，水波又矜持的又莊靜的紋絲兒不動一動。

三簇白草，如三個安分的漁人般，披着蓑衣，坐在湖邊一心一意的釣魚。

一棵合抱的人字柳，把枝條盡力的披拂下來，以致遠遠的都看不清楚他的主幹來，祇以為是一叢毛茸茸的叢生的灌木呢。

春雀在湖邊上掘取水蜘蛛來吃，並不恐懼捕網。因為這些日子以來村子裏一切大的勞力者，都已走到土地裏去，將活動消費在大地的身上了。在這村子裏，凡是有勞力的人或物，都不許可他稍微虛擲了一滴汗水，一點兒筋力。一切的工作，都必須以大地為對象，都必須是對大地有生產的才被許可。甚至專門以在清明前後偷着跑出來羅雀為唯一樂趣的小孩子，現在也都跟暈絆倒的在地裏和土接觸，和土工作了。所以在這一個農忙時節，春雀們的生命是安全的，牠們儘可隨着自己的意思去選擇着食品來吃着，花的小蟲吃膩了，找藍的小蟲吃，藍的小蟲吃膩了，儘可找綠的……不過牠們因為就要趁

着東風往南飛了，所以却又不能離別似的對着這種大氣作出不盡的嗚啞……

一隻鷺鷥幽閒的飛來，把長長的大嘴向左望望，又向右撇撇，紅盈盈的兩隻腳剛落在水波上，又改變了主意，匆匆飛起了。

寂寞的漣漪，從它落腳的地方，遲疑的展開，第二個暈環推動着第一個暈環，嬉戲的，撲跌的玩耍着平靜的喜劇。

湖畔多半都是水澄，預備給到這裏來洗衣的婦女踏着的，而尤以在大柳樹底下的那一個為最大……

四月裏的天氣，白天不算短了，晚籟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從紅頂山裏漫延過來。炊烟絲絲裊裊的從遠地升起，艾老爹很精密的可以從炊烟的升騰裏指畫李發家已經燒飯，張財家也正在燒……

來頭好像並不知道天色已經變晚，還和他早晨投下第一顆種子時一樣的愉快有力，一直在工作着。

「已經晚了，還不歇手！」老頭子大聲吶喊着，把手遮在嘴上。

遠遠的也傳過來幾聲這草原地帶特有的呼人聲來……

「回來咆……波……呼嚶——」

可是來頭並不理會這些，一則他知道家裏沒有另外的人來叫他，二則他根本也不想起來休息，所以還是馬不停蹄的趕着點種。

老頭子一邊收拾農具，一邊氣惱的在想：這小子，一過年就改樣了。昨天疲癯今天勤快，一切都反常，今年他是「太陽星」，「照命」呢……老頭子忽然的覺悟了，兒子已經是成年了，在他眼裏，不復是小孩子了……老人第一次有點失望，覺得兒子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將要不聽自家的約束了……不覺忿忿的嚼着老鬍子。感到有幾分寂寞。可是繼而又復生氣勃勃了，宛如一件從來希望而未得到手的大事，現在居然親手作成功了似的，洋洋得意的在注視着遠遠走來的兒子了。

來頭搖着寬闊的大肩膀隔山跨海的走來，把棒兒棍兒的望地下不經意的一扔，便

拾起破棉襖來披在身上。

「爹，我上郝老爹那兒吃飯去，他捉了五隻鸚鵡！」

兒子平靜的粗魯的說着，心裏懷着一副竭力鎮壓下去的甜蜜的思慮和秘密。

「什麼，五隻是你說的嗎？五隻，也有串兒雞嗎？」

「唔，就是串兒雞呢！」——來頭在匆促的穿靴子。

「呵……」老頭子聽見這個可愛的名字真是眉飛色舞了。

「我明天早上到荳梗那兒，把白唇接回來，咱們也省得像今天這麼費勁了……」

「換工還沒換完哪……」老頭子反對，因為不能和兒子一道去吃串兒雞因而非常憤懣。

「誰管他，就差一天，爹，我去了！」

「晚上你回來——」老人一手摩着下巴，兩眼迷縫着向着兒子不解的望着。

「我不回來了！」

來頭陰鬱的答着踏着大步向着大地那端走了。

老頭子恨恨的看着他在晚色裏蹣跚的走着，便使勁的掐着拳頭，大大的向着他咒了一聲：

「這小子！」

愛撫的看見他的寬大的背影在暮色裏消逝，老頭子對他純樸而真率的兒子，並沒有喚起一絲一毫的疑心。他小心遲緩的收拾起農具，便回到沒有一個親愛的氣息，沒有一句親愛的言語，在等候着他回來的，孤獨的家了。

七

那夜來頭並沒有扯謊，離開了爸爸，他的確是到郝老爺那兒去了的，他在那兒喝酒。嚙下了最後的一口串雞肉，來頭又拚命的喝酒。他渾身似乎發抖，臉色蒼白得發青，如同是在用酒的魔力，來減低自己的熱情，來助長自己的勇氣。

「我明個要打水鴨子，把你吃……好好的挈着爹爹幹活兒，好小夥子，誰看着不好一定的……小夥子幹……不用多了，有二十天地，有十天，十天就行了……」郝老爹呷了一口，看他又出奇的在喝酒。——「不要竟喝，酒大傷身，後悔難哪……你從前不是不喝酒嗎……還是不喝好，我的骨頭都硬了……」老人把聲音機密的放低。「你知道酒——」他把酒閉子舉起，「這就是我的血。」老人狡猾的笑了一笑。「我種高糧造酒呵，可是現在不成了……酒造我了。你知道，真的，真是酒造我了，從昨……晚上我就知道了，是的，昨天晚上我凍醒來，起來烤火，也不成；不成，我就喝酒，我盪的滾熱，祇才這一點點——」老人把姆指和食指逗在一起，——血就活了，當真的活了，酒……咳……」老人搖了搖頭，把口湊近了酒閉子，又大大的喝起來。

郝老爹又給他端上了一盤肥嫩的串雞，每一隻都精美到咬一口便休想在嘴叉子上措乾了透明的黃油。

郝老爹看他吃得起勁，便連聲的說：

「明個兒我還給你打去，明個兒我還給你打去媽的，有牠飛的沒我們吃的！」
一會兒，老人又態度嚴肅，端詳起他的臉兒來了。

「轉過臉兒來，我看看！」——老人在研究他的臉。

「媽的，你小子這氣色怎的這麼壞。你……呵，下種也不忙呵，這天看看落不了雨。土頭還正好，睡覺去，上炕睡覺去，去不要發呆發傻了！」

來頭站起來，冒冒失失的，擲過來一句——

「你打着水鴨子，來叫我！」

把門一帶，就跑得無影無蹤了。

真是活見鬼，老人大大的楞住，他推開門向外看着，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村盡處，狗發出被絞架絞着的女鬼一樣慘號，使夜景平空添上了幾筆魘魅的描畫。

老人失望的看着酒閉子上醬色的糊子，在暗裏發着油鬱的閃光。他預感着有什麼

不幸的來臨。

來頭走過高崗，便看見李發家的燈火亮着。有小孩啼哭聲，大人的斥叱聲，哀哀的馬嘶聲……來頭想，這傢伙又該打老婆了，活該他老婆倒霉，那麼精伶的人兒嫁給這麼一個混蛋！

誰家燒的一團紙錢灰，飄在他的臉上，乘着流傳的迷信，暗罵一聲，用手摔去，他便用粗大的脚步快快的向下坡溜去。

又爬到一層壕埃，便有一帶松林障在前面，一種神秘之感由那黑殺神一樣的林子里傳出來，打在他的兩肩，打在他的身上，使他不由的往後一退，他用口溼了溼手，又向前再接再勵的爬去。

一座用五塊土坯疊成的土地廟，在暗裏偷偷的絆了他一交。用長靴氣憤的向廟頂上很快的一踢，那小廟便慘然的倒下去了。

他知道道林子叫一百一棵樹，每棵樹上都有一個傳說。尤其是那棵大的，有九個杈

兒的，據說在每個杈上都吊死過一個女人……

偶爾有一點風絲吹過，松針也會發出悲慘的哨響。加增了夜的神秘。來頭下意識的向松林頂上望了一望，什麼都不見。祇是一種重壓的氣悶，一步一步的向下逼沉。

拐出了林子，就走緩了。停下來，將兩臂舒緩的揮動着，想調勻自己不定的氣息。於是又開始用足趾着地，向前一步一步無聲的走着。

如今，他已經能看出他就要走進去的，倚在山下的那間小茅屋了。他的眼睛發亮，心也跳得厲害，好像已經從他的胸腔裏，跳在他的喉嚨一樣，而且還要跳出。

這小屋子對他懷抱着何等的喜悅與冤仇呵，在多少年來就困惑着他。自從他知道上山打柴的那一天，他的全心靈，就被封鎖在這小屋子裏，從來沒有解放過。而被拘留着，囚鎖着，愁悶着，嚙蝕着，那感情的無息止的磨難……

一半由於驕傲，一半由於不會傳達感情，被這兩種情緒不安的困惑着，纏繞着，致使每次見到她，除非是——倘若感謝天能有可掩蔽的地方——躲起來偷偷的瞧她，用無

言的目光偷偷的擁抱着她的全身，那幸福的微妙的感受！不然就匆匆的像個受傷的小兔子似的從伊的視線裏狼狽的逃開。

今天，顯然這小屋子對他已經表現了不同的情感了。當着早晨求她作一件衣服時，他看清了她那並無驕傲的愛悅的嬌媚，他便確定了，晚上必定要向這裏來。在今天的晚上他要結束他長久的夢想，想在現實裏綻開幸福的花……。

他發狂了，他預料這裏將會給予他一切他所要的。勝利的大手，早在熱烈的攤開，祇等他輕輕的走過去。

這是來頭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幸福的意義，在他荒涼的生活裏，他第一次覺出幸福原是爲人生所需要的。在這以前，對這些他一星兒沒想到，一點兒也未曾理解。

但多麼完整的幸福裏也常常就是那不幸的畸形的胚胎呵！

那忽然是什麼一件白色的東西，啾的一聲在他眼前驚叫起來呀！他的脊樑上突然的滲出一點黏汗，他已完全失去了力量。由於他對那白馬的熟習，他知道那幸福是屬於

誰的了。

憤怒，苦惱，羞辱，躲在房山那兒，把耳朵貼在牆上，心頭充滿了憎恨和復仇的火苗。忌嫉的感情，使他的圓稜的眼睛發燒的變紅。分明這無情的女人，是在鬧着這可憐的求愛者小小的玩笑。

這個無恥的女人，怎樣的在捉弄一顆純情的心呵，如她現在看見他這樣的狼狽懦弱，她將會仰天狂笑吧！

這時，他已猜定留在這卑賤的女人的屋子裏就是虎頭了。由於他的感覺他就可以證出，何況那眼前明明的還擺着那匹他常騎的坐馬，他的心扉強烈的在擊打，使他靈魂完全瀕於滅亡。他不能走進窗子去一寸。他不能更接近那奪去他生命的一切恥辱……

突然的，一種肉撞肉的清脆的聲音，由屋內響出，接着就是一種難堪的沉默。有人罵着。

「好的，小東西，你不依我，我也一樣娶你，我找洋鬼子把你斷給我！」

回答的是一陣嘲諷的冷笑。

「你背地放騷，見着我又裝着玩，好東西，我這次到長春給新少奶奶辦完嫁裝，回來就是你的坎兒（壞運氣）讓你也認識認識我，艾虎頭的勢力，頂多一個月，你等着！」

「虎頭，我告訴你，你死心塌地吧，——」

「你別叫我虎頭！」

「好，就叫你廣源堂大管事，我告訴你，大管事，從前我勸許喜歡過你，不過自從你發了蹟之後，我就討厭你了。去吧，走到你洋大人那兒去下跪吧！」

「小活狐狸，你不用跟我放歪，看你能逃出我的掌心！」

說完，男的一扭身就走出來了，躍上馬背，便飛鞭跑下山去。

等馬聲跑下崖子去了，來頭便從牆側走出來，在紙窗上舐了一個小洞，用一隻眼睛，向裏含着辛酸的感慰，在偷偷窺視。

杏子一個人在地上痴痴的立着。

一會兒，她隨手拾起一條山羊褥子來，走到裏間馬架子去。那一定是給她那個又瞎又聾的老母親蓋一蓋腳去了。回來她便把紅泥火盆移在地上，開始解圍裙，她把圍裙抖一抖，找出一個新的窟窿來，用手指挑着。嘆了口氣，便放下被褥。於是把豆油燈移近了用手解紐，解開領上的紐絆，便不解了，在坑沿上兀自坐着。

外邊來頭輕輕的咳了一聲。

「誰呀？」她吃驚的一問，連忙用手又把領上的紐絆結牢。

「杏子，我進來了。」想起門並未關，他便跑進去了。

女的看了他一下，怔了一怔，便漠然的說，「好，來得正好，給我升升火，炕不溫呢。」

來頭看了看她一眼，並不作聲。

女的把牆角的半焦的炭材取過來，放在火盆裏，捧出一捧碎絨用火繩吹火。

她把嘴拱起，一朵小小的喇叭，把氣力調勻，一口疊着一口吹着，祇有一縷青烟和着些焦胡味擴散出來，並不起火。

「哼，女人什麼也不成！」來頭一把把火繩奪過來，一口氣就吹着了。

女的一塊一塊往火盆上放着炭材，兩眼也看住了炭材，也不說話。

「煨着馬——穀糠？」來頭拿起燒火棍在坑洞子那兒扒了一回，一股烟氣冒出來，有類似炒米的氣味，也隨着滲出。

「呶，不要動了，搶奪了……你餓嗎……是了……」女的連忙用火鏟撥開火灰，將裏面埋的土裏取出「好吃嘍！」

來頭不言語，將燒火棍在後牆上透過來的白霜上歪歪趑趑的寫着。「提起此馬來頭大，兵部堂……」

「還不是一條牛。」杏子看見他自己作的自薦書，覺得稚氣的可笑，便也無邪氣的回報一個天真的俏皮。

「牛怎樣……」

「牛總還不祇是個笨牛。」

「總不會是就是了！」來頭拍着地上一條草包，一屁股坐上。

「也不會是千里駒呢……」

「要是千里駒呢？」來頭覺得這句話說得恰合身分，心裏便平靜許多了。「告訴你吧，杏子，我聽聽的，你是好杏子——」

「不是爛杏子嗎？」

「……我還是好來頭？」

女的寂寞的笑了，安靜的吃土豆，土豆的澱粉質映着火光泛着可愛的銀白。

「我什麼都能，祇要我腳踩住了大地，手握住了土，我什麼活兒都會作得很好的。」

……

「也能替我縫衣服嗎？」

「胡說！」來頭感到侮辱了，抬動着肩膀，罵出口來！

「你『火』什麼呢？我是指望着縫衣服活着哪……」杏子的眼光開始暗淡下去。

「難道你那麼有本事，連這點小事也不能幫助我嗎？」

「唔？那樣？」

「難道我還是城裏的小姐嗎？吃現成的，穿現成的？」

「……」來頭不言語了，用手指撥弄着火灰。

「吃土豆吧。」杏子剝了一個送到他手裏。

「你怎樣對付虎頭呢？」

「我怕他什麼！」杏子的大眼睛睜圓了，發出興奮的光。「我用不着對付，他不會把

我怎樣的。」

「他不放鬆你呢！」

「洋奴，能吃了我？」

「他會找小鬼來吓唬你！」

「他又不是小鬼的兒子！」

「可是他小鬼兒子的兒子！」

「他是你……」杏子想說什麼，看了來頭一眼又不說了。

「他要逼着你呢！」

「噢，算了吧，他作不了什麼事的！」

「他有手鎗。」

「手鎗不也是手放的嗎？」

來頭臉紅了。

「他是你哥哥呢……」

「什麼，哥哥，哥哥怎麼樣……我都知道的……你又不是他老婆……——杏子臉

上一紅——他早就混蛋了，和一個什麼賣嗎啡的高麗棒子絆在一起，欺負鄉下人，就不知道吃幾盤高糧米了，哼哥哥！一個好哥哥！」

「城裏這樣人就多……」

「都是城裏人，鄉下人到城裏也變壞。」

「城裏富人多，所以壞的法子也就多了！」

「等我將來將這些殺人不見血的傢伙們，一個一個的都活着砍，像砍蠅蟲似的。」

「來頭，你別到處亂說，風聲不好呢！」

「怕什麼？」

「他們有手鎗呢！」

「手鎗不也是手放的嗎？」——來頭反問着。

杏子笑了。可是立刻的就轉爲原有的暗淡。

來頭不再講了，他們兩個很久的沉默着。

「你去罷，我要睡了。」杏子立起身子。

來頭索興躺在草苞上不走了。

杏子拿着掃帚去掃炕，把火灰培在火上，放下窗子上的幔帳。

「真的，去罷。」杏子催促着。

「我要不去呢？」來頭的臉全遮在黑暗裏。

「不去有什麼好呢！」杏子不經意的說着，把頭髮的結子打開，披在肩上。用兩隻手背把黑綠的髮掀起，好像在憎嫌頭髮輕鬆的累贅。

「好處多啦！」——來頭狡猾的而帶着幾分大膽的笑着。

她的頭髮，在來頭的眼裏看來，是美的，柔軟而長，襯出她的臉，好像比平常要小些，長些，更顯得含蓄一種憂鬱的美質。

血液奇異的在來頭身上交流，他覺着舌底發熱，兩耳鳴着，心中懷着一種恐懼的願望，粗蠻的兩臂總想抱着一些細嫩的什麼。

杏子坐在坑沿上，沉在虛無的沉思裏。

來頭看了她一眼，忽然把自己無端的跌在一陣冷悸的海裏，覺着有一種無邊的憤怒，熱塞在腔中。

死的，是要死的！他恍恍惚惚的站起來了，失望到極點的悲慘擒攫住了他的咽喉，他覺渾身發緊。

突的他用全力撲過來，把杏子凶狂的抱在懷裏，似乎有一些細碎的骨骼被擠碎的聲音，從杏子苗條的腰部垂折了似的傳出。

杏子痛苦的叫了一聲，把眼閉上了。

然後他把杏子，向後無禮的一推，這可憐的求愛者便瘋狂的跑出去了。

鐵背嶺無言的看着這一切的進行。在黑暗裏，顯得它的體格更加宏大，岸傲，偉峻，似乎它就成了全村人的命運的主宰。

拐出了松林，他又踏在那方才曾經被他踢倒的卑陋的小土地廟上。他莫名其妙的竟而覺得還被他的孔武的長靴所蹂躪的小山神非常可憐起來。於是，他悲哀的懺悔的低過頭去，便檢着一條小道向壕埃那邊走了。

在壕埃上他碰見了紅辣子，醉臥那裏，來頭沒有理他便懷着一顆淒涼的心狠狠的

向黑暗跑去。

八

天剛朦朧亮，老頭子被雞叫醒了，一滾碌就爬起來，在地上摸索出靛鞣來穿在腳上，找了兩個乾硬的大餅子揣在腰裏，喇了喇嗓子，用兩手揉了揉眼睛，就預備向城裏去出發了。

他跑到剛剛把他喚醒了的大紅公雞的雞架前邊，便把它愛撫的抱在懷裏，這是他家裏除他之外唯一的生物。

「還不錯，還沒忘昨天晚上的囑咐，一早起就把我招呼醒了，好的，怕我『趴窩子』」於是他取過「雞罩」把它牢牢實實的扣在裏面，防止它到處亂跑。

大公雞想不到它應得的報酬，是這素所反對的拘禁，於是便提出抗議的大聲咯嗒咯嗒的亂叫起來。

「不要叫，不要叫，呵——」老人提出了一把高粱安慰的灑在雞罩裏，輕輕的向它開導，「我回來就把你放出籠來，你好好的看家。有啥事回來告訴我！」

想起還應該給它放一盤水才對，於是又把一盤清水，放在罩裏，便預備走了。

大公雞却像個嬌縱慣了的小姐似的，不但不去喝水，反而生起氣來，把水盃用「後蹬」報復性的蹬灑了。

「這小東西，連點規矩也不懂了。」

於是，老人又重新盛了，一盤擺在那兒，才告別的說：

「我走啦，」就走出風門子去。

仔細的用鎬將門頂上，然後從窗子跳出去，看看天色，太陽還沒冒嘴呢。

覺着還有足夠的時間，趕到城裏，便走到朱萬老頭子的房山那兒，輕輕的敲着後窗。想起朱大哥也許乏了，還是不如不招呼他，讓他多睡一會吧，於是又不敲了。家裏有啥可值錢的，介比鄰右誰還不認識誰。

可是他站了一會兒，終覺還不十分放心，便又大聲的說着：

「朱大哥，我到城裏去趕個集，你給我看着點門！」

「呵，是你呀，你到城裏幹啥去呀，有事嗎？」朱萬老頭子抿着懷，在窗裏答應着，一面問着他說閒話。

「我買個樺子去，連到廣源堂，看着我大兒子……」

「買樺子，春天你不新買一個嗎？挺好的……」

「搭了呢……地裏有石頭，這從小耕的地，也不爭氣，還有石頭……我那樺子多繃棒，（結實）又大又快！我走了一趟街，選娘娘似的，才選出那一隻來，那成想搭了……你有啥捐的嗎？我給你捐來！」

「唉，有啥捐的，得勿弄就勿弄了，（得過且過的意思）置備不起呀。前個小年兒打了飯盃，他媽說要買一個新的，他爹就大罵她一氣。說她過日子，太「汰海」。」（不緊縮）也沒看看啥年頭兒，還顧得起窮款式。就把那貓飯盃，拿過來給她使了……也一樣吃

飯。唉，真是說不得了，什麼都是馬尾串豆腐……什麼也不用提了，一起扔在耳前頸子後頭就結了……他們都嫌惡我叨叨，叨叨，沒頭兒……我就說，過一二聲，想聽我的叨咕，也聽不見了……唉，可是來頭呢……來頭上那兒去啦！」老人「碰見老人話就特別多，因為他們在歲數上已經自然的成功為一個聯繫了。

「唉，這小子也不『着約行』，這幾年也學會撒野了，昨個說郝老爺留他吃酒，就『跑』了一天『風』……」

「你可別說！」朱萬老頭子也是喜歡來頭呢。「我看那孩子倒是好孩子呢，就咱們老年人，現在還都散心（悲觀）呢，還怨得他們……來頭還是好樣兒的……」

「我走了……你給看着點門，呵！」

「在廣源堂大伙房住下吧！」

「不，當天回來，到城裏看啥都悶人，不寬敞。」

「哎，就是那麼的，住下吧……來回五十多里地哪！」

「回來，一定回來……」

艾老爹陰鬱的答了一句，使向大道走去。

朱萬老頭子看他一直隱在一條毛毛道裏不見了。才下來窗子，和衣睡了。

……

在城裏，天氣要更清朗些，雲彩也比較少，天色也比較藍翠。原因是城裏是灰色的磚牆，灰色的屋頂，灰色的衣衫，灰色的走路，灰色的氣息，所以天空也就更顯出來它可憐的高潔了，其實在本質上並無田靜那般明靜的。

不過城裏的人，是很少去看天的，他們的眼都注視在別人的臉上手上。因為祇有在別人的臉上手上才有着他們的掠奪物存在着。天的蔚藍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然而城裏的天空，也並不因此而顯得空閒。自會有一些沒有事作的小孩子們用風箏來作青空的時裝表演。

風箏的弓兒在半天空裏幽閒的響着。「送飯」的「小胡蝶兒」飛上去了，碰到了

消息（即機關）迸散出一陣有趣的黃烟。要是碰巧這主人是個更精緻的主兒，他還會讓胡蝶兒帶上一串小洋鞭，當着和風箏作嘴的時候，拍拍……的燃放起來。

要知道這是城裏。城裏自從改換了統治者之後，就又生出一批新的官僚，流氓和遊蕩層來……他們自有方法來掠奪金錢，也知道怎樣將金錢花去，也好像有了今天就沒有明天似的，他們任情的恣樂着，是極濃烈的充滿着世紀末的傾向的。而在嘴角上努力創造出來的笑容，又那樣充滿了狂肆和不自然的扭曲。竟爾和一個心虛的偷兒，浪擲着金錢，去買一時的迷醉的情形。一樣他們的充實的歡笑裏包藏着一片空虛。所以在這個改變的草原上，要是在農村裏僞促得令人難過，在城裏則又是放恣的令人難過了。

大朝陽的牆根底下，都有一堆一堆的人圍着，城裏的浮浪青年，還都保持着正月節時的喜悅，邀着夥兒「扔坑」（一種賭博的名字，都在街上舉行）有時爲了「打頭」「跟二」的分爭，不惜扯起頸領子來。有時又因爲都離開坑兒一般兒遠，又互相搶着叫罵起來，使旁邊的勸架的人，不得不取了斷然的處置叫着。

「挑了挑了！」（不算的意思。）

「不成，兒子才挑呢！」當事人却不放棄那該有的固執。

可是終於因為無法判斷，大胆的便用腳一踢，把地上的錢兒合了局，於是便聽有人

喊道：

「你是誰的兒子，輸得起嗎？怎麼揍的！」

「輸贏不在這一次，有尿的（即有胆氣者），『單摘摟』出來幹幹！」

「呸！小心別把『頭錢』給你爹留下來！」

「不帶那個，褲腰緊緊，也就夠你小子跑三天的了！」

「呸，小子，有褲腰沒有！」

於是另外有人喊了。

「好漢動手不動口，寡門口算你爹養的！」

「尿包，統統都是尿包，有那個本事，跟『人家』……試試去！」

於是大家都冲着忌諱不還口

「單調……一個」「吊」上了，喂，打接不要錢，」「半舖坑，」「接上了，喂，好，「後屋請酒，」全來」……」「都『聯』上了」……」「『扎』……估家包了」……」「我『老搭』」……種種的術語又在緊張的動作裏隨着喊起。

在廣源燒鍋的對面，則有老于的糖攤，招致許多浮浪人在那兒打糖，一夥是打荳梗糖的那夥則是打大片糖。

大片糖打出最好看，像片車輪似的沿路飛轉，打得遠的，便驕然的博得一片彩聲。勝利者含着微笑，起來拾糖，滿足的用嘴夾着一隻朝日香烟，從嘴丫角左邊一直鼓送到右邊。

打荳梗糖的多半是十七八歲的小孩子，把棒形的糖打得飛起來，落地不斷的爲最佳，斷了則以大半截的來計算。

牆上森永糖菓的大木牌廣告旁邊，畫着一個和服少女，正斟着一杯獅子啤酒，如同

是在向着那個滿頭是汗的得勝的十七歲的少年傾致慰勞的愛忱。

「三先生，你好得意！」——一個無賴漢，向着青年笑着打招呼，匆匆的拐進一個朝鮮人住的小角門裏去不見了。

少年祇在嘴上笑了一笑，並不在意，盡安詳的打糖。

一個穿着醒靛衣服的小子，手裏拿着一隻晶亮的銅簫嗚嗚的吹，大概他也因為方才有人叫了三先生，而分嗜了得意。正在搖頭擺尾，吹得十分起勁。

少年拾糖回來，劈頭給他一個耳光。

「賤骨頭，不叫你吹，偏吹，傳染！」

賤骨頭紅着臉，把手吞在袖裏。把簫挾在膈肢窩底下，混在一羣野孩裏面，去搶地上的碎糖去了。

「賤骨頭……不玩了，我要回家吃午飯去了。」三先生用手帕擦着汗，擦完了還把手帕擎在手裏，好讓大家都知道那是繡繡的蘇紗作的。

「不行，我們還沒撈回老本來呢！」——別的孩子一蜂擁都搶上來了，想不答應。
「下午再撈也不遲呵！」——三先生狡猾的笑了一笑，然後走到老子那兒，指着一堆打碎的糖塊吩咐着：

「結起來給我結起來……有烟火嗎……不要這個哞！」

老子趕忙又另拿出一包寫着南滿鐵道案內——的綠皮黃桿紅頭的取燈包來，替他陪小心的燃上了一棵軟木頭的紙烟。

三少爺回過頭來，向着拿簫的小子一點頭，那小子知趣的在後面跟着，兩人便揚長的走了。

剩下後邊的孩子們，看他走得遠了，都罵着：

「虧得你土耳其帽子的爸爸，揍出你這個出色的兒子來，還會打他媽的糖，贏了就走，有種嗎？」

「有錢的王八大三輩，他爸有的是錢哪……而且他爸升了平民習藝所所長了……」

：「老子加着說，勸誡他們不要眼氣。」

「那有啥希奇，尅扣點囚犯的口糧能來，反正天有眼。……」

「別說了，下半年就該你們贏了……反正不管你們誰贏，我老子總得賣糖不是……」

：「老子從頭頂到腳心沒有一星兒不是商人。」

「我贏，我爸爸也不帶土耳其帽子！」

孩子們都無精打彩的散開去了。

祇剩廣源燒鍋的廣播哇哇啦啦的在單調的響着：

「行進……非常期……緊張……國難……不滿……陣容……強硬……積極……」

：「打開之對策……重大性……檢舉……肅清……進行順暢……暗影……空氣……」

萬全……調整……決定……」

……

艾老爹對於這一切所見，都懷着敵意和厭憎……都壞在這些個吃糧不管事的

王八旦的身上了……他媽的，老民人都啥樣子了窮的叮噹響了，他們還放風箏，打糖，有天會碰見好報應的……雜種羔子們，有你們樂的！

老人渾身都抖着，從前上城他是不大走這一趟街的，因為他知道這條街是最繁華的街，糧棧，絲房，花店，帶子房都有……這些都距離他的需要很遠，而且件件使他痛恨，覺得糊滿了墮落的不可拯救的陰影。

他買完了擗子，匆匆的走過這條街，便到廣源堂公館去找大兒子。偏偏伙房人都說：「老爺子，昨天晚上他就騎着走馬，到蓮花泡去了。」

這個新的謎語，使老頭子十分的迷惑了，老頭子爲了消除這份不小的懷疑：一定是騙我的，虎頭回到蓮花泡，那有不到家的道理呢？我還是到櫃上——廣源燒鍋——問問去吧。——所以便又不得不重新踏上這條繁華的韞韞把街了。

走完了一段路程，已經使老頭子有點汗流氣喘，因為那無比的煩躁和疑慮早已把他弄得非常的倦疲了。

實在是，一切流氓結隊的穿行，洋貨的淺薄，大紅大綠的耀花人家眼睛，造作的喧囂，歪曲的假笑，把大街裝飾成一條不安的火龍。而一些冷僻小巷，則如同剛出了一樁暗殺案似的，冷靜得竟會陰森可怖起來。這尖銳的對照之下，使他一刻也不能忍耐了，他願意馬上就偷偷的從這裏逃跑，甚至想不找虎頭就回鄉下去了。

眼前就是廣源燒鍋了，他不得不闖上去了。老頭子便怯生生的又莽撞撞的向那高高的門臉走去。

廣播機向他噴出恐嚇的語句，電波以不可見的詭秘向空氣震動，每個分子都互相對他擠眉弄眼。

小夥計什麼也沒有看見似的，把手吞在袖裏，爬在欄櫃上向外望着。其中的一個，正在縳着眉頭，背誦「九九飛歸」的口訣。

舖面後邊有兩個穿堂門通行着。一個門額上邊寫着：「陶朱事業」，另一個寫着：「子貢生涯」。

寫着「陶朱事業」的門通着後邊的棧房，道上遺着很多焦黃的小米，這惹起艾老爹凶狂的憤怒。寫着「子貢生涯」的那張門，是大堂櫃的客室，鑲着大絨雲子捲的藍色大布簾上，有銅環發出猙獰的閃光。一個專管掀門簾的小夥計，大概是站得無聊了，便把脚遠遠的伸過來，踐踏着道上遺下的光滑細緻的米粒。

門簾忽然掀起了。

「子翁，留步，留步。」

裏面的子翁果然留步了，所以外面沒有看見他的什麼面相。

出來的人，帶着土耳其式的帽子，穿着藍色閃花大緞夾袍，繫着石灰綠春丈二長腰帶，外套元寶缺襟寶藍哈拉坎肩。褲子是小團花石藍甯綢作的，用黑色絲縲結牢，脚着一雙千張厚底禮服呢鞋，看見艾老爹，他用灰鼠的小眼睛向他疑問的掃了一下，便慢條斯理的跳上一部自備的東洋車子，用手一指，車夫會意，往西跑了。

小買賣生怕銅環磕出聲來，輕輕放下門簾，小心的走進內室收理茶具。

艾老爹悄悄的移進櫃台，粗魯的問着。

「我的大兒子，虎頭，在這兒嗎？」

「我們誰會看見你的虎頭（有笨人的意思）尖頭（聰明人）來着，牛頭（有鬼的涵義）我們也沒見過……小三，你看見過他的老頭（父親的粗俗稱謂）來着嗎？」

這個聰明的拐彎罵人法，頗引起一般寂寞的小買賣的開心，於是便都不約而同的撇住氣，伏在櫃台上胡蘆大笑起來。有一個年歲小的，以至笑出眼淚來。

老頭子眼睛立刻噴出紅火，一隻手伸出像提一隻雨打的小瘦雞似的，將那個聰明的小夥計從櫃台裏邊提出來，向地上狠命的一摔，便不屑一顧的大踏步的向城外走去。

從此他決定一輩子不再到城裏來，發誓和這罪惡的窟穴完全絕緣。

其實這不寡艾老爹作這樣想法，這幾乎可以說是每個純正的決心在田地裏挖掘樸質的幸福的農夫，所必需的正常的願望。但可惜的是這隻魔手却不是那麼就容易可以拒絕的，它會悄悄的伸進了農村，用它豐富的桿狀病菌，把所可能接觸的也和他一樣

的同時衰萎，破碎。

艾老爹懷着一腔排斥的懊恨，向回蓮花泡的路走了。

九

艾老爹滿以為一到家門，大兒子一定就坐在炕沿上等他，小兒子一定會跑過來給他裝煙，接過那又粗又大的樺子，向他擲過一番應有的誇獎。

「爹爹到城裏去找我去了呵，不想我到先來了。」

大兒子會這樣的驚呼出來，於是在城裏所遭受的滿腔不快都消散得無影無踪。可是屋裏除了室人的空虛以外，什麼都沒有，連他的二兒子來頭也沒有回來。

老人蹣跚的扶在炕沿邊，喘息的坐定了，然後開始的詛咒這兩個兒子。

他詛咒得覺得足以平復了自己的氣怒了，才點起柴到外屋地下去升火。

笨拙的弄了一點冷飯，便就着甕坑門臉那兒吃着。

小葱抹大醬的滋味，使他的晚餐非常精彩。又加乏累提起了食欲，一小綠盆的乾飯，都充充餘餘的被他裝在肚子裏了。於是老人點起了一袋煙，並不坐起來，倚在鍋台邊子上抽吸起來。

他吸完了一袋煙，便起身向蓮花泡那邊走去。

剛走了幾步，後邊有人大聲喊他：

「艾大哥，是你嗎……咳咳，可罷了我囉，我這個看家的，把房子抬去我都不知道，我真是個糊塗蟲。不是嗎？呵，我不是個糊塗蟲嗎？我還告訴小年兒幫我看着，小年兒，你看見你艾爺爺回家來了嗎，他是從天上飛來的嗎，咳咳，你也是，咳，小年兒，你也帶上了朦眼了嗎，像我似的，哈哈，不怪我看見，艾大哥，我們爺倆正在推磨呢……你看我們已經推了二升豆子了，真的，是二升呢……哈哈……艾大哥，你說說，有會看門的毛驢子嗎？我和小年兒推磨呢，我推了二升豆子了，小年兒幫着我……艾大哥，你不吃水荳腐嗎……你坐下，我早就告訴小年兒說，艾爺爺回來就讓他到這屋來吃水荳腐……小年兒，你去端了

來，再拿小白菜，小葱，炸醬也要的……都端過來……」

艾老爹回轉身，躡進屋來看看他瘦瘦的夥伴，穿着一件九挖十補的大布小衫子，在那吃力的推着磨，心裏便難受起來……自家雖比他大十多歲，却比他強健得多，光景也比他要算順心……

艾老爹勉強吃了一點，便推開了盤，又吸起煙來……

「是嗎，這是，你吃的，吃的這麼一點嗎？……你有病了嗎？什麼！你吃了飯了，在廣源堂嗎，那飯一定是好吃的吧，有魚嗎，也有蝦嗎？……小年兒，下次艾爺爺要進城，也跟艾爺爺到廣源堂見見世面。」……於是他又把聲音放得極低極低……「聽說碟子都是銀作的呢……你心裏不好受嗎，你氣色也有些不正呢……唉……」

朱萬老頭子喘下一口氣來，放下了「磨轉」，坐在一條板檯上，端着方才艾老爹未吃完的水荳腐便連湯帶漿的喝了起來。

「你不要躺一躺嗎，年兒，你給艾爺爺拿個枕頭，你是累了，你躺躺兒吧，你一天走百

十來里地哪，你不比我呀我怎們說（無論如何的意思）還比你年青……『馬老凋稍沒人騎，人老毛腰把頭低，』不比當年了……我這些日子一宿一宿的望着房笆，就睡不着呢，血就快乾了……早晨又起來挺早，雞叫二遍我就起來編蓆子……』朱萬老頭子不像方才那樣神氣活現了，聲音越說越低起來。

艾老爹把眼睛淒迷在一起望着他，一句不響。

朱萬老頭子偏促的把小煙袋取來，手兒一顫一顫的去裝煙，可是煙口袋早已癢了
「癢了，哼哼……什麼都癢了……年兒，我記得炕頭上我還炕了一點煙呢……你去看，怕還有吧……」

艾老爹把自己的煙口袋扯過來，擲給他。老頭子把那用大車油油得錚亮的煙口袋揉挫了半天，才裝成一袋，含在口裏，用麻桿將煙點着，寂寞的吸着。

小年兒空着手回來，怯生生的靠在朱萬老頭子跟前。

「爺爺，沒有。」

老頭子紅了紅臉，他因過於疲憊，額角有一根蚯蚓似的青筋都隱隱爆立起來。

艾老爹像喝完酒似的將抵在上顎的舌頭向下很快的一抽，呼出一口和着葱味的氣息。把小年兒輕輕的挽在手裏，眼睛還虛無的四下裏望着。

「你想去看郝二哥去來着嗎……我看你一出門就奔湖邊那邊去的。」

「唔。」

朱萬老頭子似乎不能緘默。如同他的嘴要一拚攏，魔鬼就要來了。所以他必得趕忙的背誦起符咒，使一切令他記念痛苦的失望的空隙，都大大的填滿。而艾老爹正好似成心和他立在對面的意見上似的，正在從無語的沉寂裏體味着孤獨。

「你沒看見來頭嗎？」

「這小子……也丟了魂了呢，從昨天晚上，我連影兒也沒捉見……」

「唉，我沒說嗎，像來頭，哼，像來頭還算好的呢，能比得咱們年青時候嗎？那時咱們是安分守己，憑命由天……如今他們是心頭，十二個眼，眉頭有十二個灣，還照着老脾支

（照老法子去作）行嗎……你不是進城去了嗎，那幫昏頭昏腦的傢伙們，一個一個像尖嘴貓兒似的，到處閒騷。遇着誰家有個大事小情的啦，不管認識不認識就趕來鬻忙。抹了一嘴巴子油，給家裏還得捎個手巾包。遇着個張三吃了李四的撇了，於是就像狗起羣子似的劃地爲界，紮草爲營，撐起英雄好漢來……專講吃香的喝辣的，走遍天下。一個光棍屁股後頭跟着三千六百個「鬻」子。狗馳尿，往上澆（諧交）脚往下蹠，眼望上瞧……這一羣魔鬼們沒一個正辦的，專找邪門旁道……你能說他們嗎，他們一不要錢，二不鬧鬼，作活比牛還累，吃東西比狗還不如，跑跑風也怪得他們嗎……唉，兒女大了，有那個一句嘴不絆的，一回臉不紅的……越是心直口快，越是孝子呢！」

老頭子的一席話使艾老爹不由的想起在城裏所遇的一切來，於是心裏便燃起一股子久久積蓄下的憤怒。

「沒一個好的，都是一樣」

「……你買了擗子了嗎？」

「又粗又大……」老頭氣忿忿的突出這麼一句來，便一直不響了。小年兒看見前村的張大個子走來，便迎着他一面跑一面叫着。

「張大叔，Kritou我（小孩兩腿騎在大人的頸頸上。）」

「好好好，來來來！」

於是張大個子像個樂觀的大塔似的，肩着小年兒顛微微的走來了。

「艾大爺，你看紅辣子這損陰囊的，他活造孽！」

張大個子從懷裏掏出一個小木頭。

小年兒搶着叫道。

「我要，我要！」

「胡說。」

「我要拿着玩。」

「不行，你拿着我頭髮玩吧。」

於是小年兒就騎在他頸子上，用手恨恨的攪着他的長頭髮鬧着。

兩個老人並不因為這青年的渾身朝氣，而活潑起來。依然沉靜的吸煙，等待來客自己將問題闡明和解答出來。

「這小子，也用這個去迷糊人家的好家兒女，他說他愛上了什麼一個一笑兩個坑兒的什麼。人家不理他，他想瘋了，就在城裏學來了邪法子。說比『交稽土』還靈驗！」

張大個子拿那小小的桃木人，向地上磕着。

「讓我給他偷來了，他說『受識』七七四十九天就能見效。還差一天，我給他偷來了。這昧心鬼，死了也得下油鍋！」

艾老爹不耐的叫着：

「燒了吧，燒了吧，我不想聽！」

「不要燒，我給拿着玩，我從來沒有小人兒拿着玩！」

小年兒着急的叫着。

張大個子拿它不在意的丟在火裏了。

「咱不要它，我和你編『毛毛狗』玩。」

「我要它，我從來沒有小人兒玩，我從來沒有小人兒玩！」

小年兒爲了那小人兒的不可挽救的命運哭了起來。

青年一面將小年兒放在炕上領着她編毛毛狗玩，一面對艾老爹說：

「從城裏看佈告的人說沿鐵道十里以內不許種高粱呢！」

朱萬老爹慢吞吞的把手吞在袖子裏。

「反正翻過來掉過去都是掉算我們窮人不來！」

「他們怕義勇軍劫車，嘍，不種就不劫了呀！」

艾老爹冷冷的說着又燃起一袋煙來。

「紙裏包不住火！」等了一會兒又加着說：「未來的總要來！」

朱萬老頭子在一旁點着頭。

「當初老師少帥在這兒的時候，人們都盼啥年頭老農民才能『翻燒』呢？說是等着吧，等着真主出現就好了……如今晚，真主當真出現了，洋大人騎在真主頸子上……」

小年兒咧開了小嘴，悄聲的對張大叔說：

「爺爺，說我騎在你頸子上呢。」

+

來頭憔悴了，在他估量着足以可控制有餘的時候，竟落花流水的打了敗仗。有許多天，他在用一種原始的詛咒來懷恨着杏子。

來頭這些日子常常的不說話，顴骨高出了一塊，眼睛上有道青邊，牙齒顯得特別白。個兒似乎比從前長了，走起路來上身很鉅烈的搖幌着，骨骼好像要從肩膀上飛出去。現在種子都已落地，人們祇盼着好雨來。趁着閒工夫，大家都出力的磨鋤頭。互相的猜想着今天要不落雨，後天一定落雨的。今年不會太旱，「龍」不多，不過也說不定，這年

頭兒天意改了，天意難測。

來頭這些日子並不磨鋤頭，他每天祇是到紅頂山上去砍柴，他覺着這是好的。他每天輪開了大斧，看那斧頭憎恨的咬住嬌嫩的樹幹，他感到有一種復仇的痛快。他有時甚至並不把斧頭拔出，他伸出巨大的手掌來回的撫摩那受傷的地方。揭起的表皮，是一條一條柔軟的黃色纖維。發出含有甜蜜的苦味來。裏面便是白嫩，帶點肥皂色的樹肉，斧頭就飢渴的砍咬在那稚嫩的軟肉上。祇消來頭的斧柄一抬，那樹便投降般的倒下來了。來頭體味着每次從斧頭的震撼裏傳到他健康的筋肉上的，出奇的麻痺和微顫，他覺着很有報復的快意和一種沉鷲的洩憤。

他每天上山砍柴時，都是從早到晚不山的，中飯的口糧也是帶了山上來吃的。他有時也發了奇想，想着要是能夠在打完了一段柴，到林中杏子家去吃飯該多叫好，就是吃點她手作的稀粥也是好的。然而竟不可能。他每次停下工來時，都想不向着山下那間小屋去望，可是總是眼睛不給爭氣，竟不由自主的向那邊呆滯的瞻視起來。以致使他不

得不趕快，拾起斧頭拚命的揮動，好把這無益的思想有效的趕跑。

有時在全山寂靜時，他就盤算那曾經使他痛苦過很久的老主意，那不可排遣的報復手段。這事並不困難的，祇消一斧頭，一個人的腦袋，就可完全粉碎。倘要是處理自己，那就是立在杏子常常搗衣的大樹底下，縱身向湖裏一跳，便什麼都完結了。不過提起自己死，他血液就有一種固執的聲音頑抗着。——爲什麼死呢，他媽的……——於是他生氣的把斧頭又發洩在樹幹上了，樹幹一接觸了這魔王，便痙攣的發出一片降服的震顫。今天，來頭坐在木頭滾碌上特別長久，他臉對着杏子的小房，手裏拿條生硬的樹枝在地上畫着，畫着。

忽的有一種奇異的聲音，在他四週響起，他驚醒了，聳目向四外一看，黑雲已從北方齊壓壓的上來，那是一點不會錯的，暴風雨又要來了。

來頭慌亂的跳起來理柴，今天砍的太多又太夫，使他細起來顯出異常的困難。但是他又不願任它們拖在山上。因爲這幾年不比從前，山也快老了，樵夫也逼得緊。要不把柴

收起，便自會有人替他曳在別人的爐竈裏去替他應用起來。可是眼看遍山頭已經雲起，自己脚下的山頂，也帶了帽子，而柴還是弄不完。脚下的松林已經不見，杏子的房子早已給黑雲隔住，雷聲轟動。來頭穿過一道雲層，才知道大雨早已下了。只消片刻，他的衣服都給淋溼，急雨打得他睜不開眼睛。他艱難的走到山下，滿身都是泥垢，衣裳也都掛破。他一口氣跑到松林裏，扔下柴捆，靠在一顆大樹底下。牙齒打着牙齒發抖。雷聲就在那顆樹頂上互相追逐，發出山洪似的大笑。來頭仰頭看來，知道全林子以那棵樹為最高，於是便恐懼的躲到一棵矮樹底下，蹲藏起來。

呼呼……嗚嗚……風挾着一種狂怒的戰慄，傾洩的吐出無意義的大響，有時又發出一種迂迴的高叫，單一的凝成一道細吼。狂洩的雨線，佔滿整個天廓，按照空氣對流的節奏，辯成無數的流蘇在天空委折，一個不可描摹的魔舞的裙裾！

裙裾在樹梢飛轉，帶來橫暴，冷酷，急燥和澈骨的潮溼。

在山下大地那邊，這也是一個不被歡迎的恩賜。浮活的土頭被拍死了，等到太陽一

出來，都要化作慳吝的硬蓋子，說不定小苗沒有那麼許多力氣去掀起，便將夭折在泥裏。而且壟台被雨打歪，壟溝積得滿都是水，這樣小苗的排水，吸肥便都要受着橫暴的影響，秋收也成問題了。躲在茅屋看雨的農夫早已雅興全失都如同一個臥褥的母親看着初生的嬰兒就要被死神奪去那樣的面面相瞞，失去了自信。有的下坡地的人家，便都準備着雨要再繼續下去，便冒險出去在土邊疊壟，下邊放水了。否則，祇好讓發芽的種子順水漂去。

大道上也充滿了積水，以來頭家的田地那塊爲分水嶺，這邊的向城裏那方流，那邊向車站那方流着。道上都是剛開關的運河。相信從站上接客進城的轎車，來回一定會吃點苦頭的。

來頭全身已經溼透，四肢如生寒熱症樣的發抖。他無意義的嘔着吐沫，牙在互相擊打。這大概是人類在寒冷恐懼中的一種奇異的作用。而每嘔一次口水全身便要顫抖一下，使他馬上恐懼起來。秉承一切過去人的教訓，這時唯一的出路，祇有找到山下人家去。

避雨，沒有不被容納的。可是來頭知道如今這山坡底下，祇有杏子一家人家，於是祇得又狠毒的嚙了一口唾液，還任着冷雨淋漓。

風排山倒海的吹來，嗚嗚……完全是一個強者的惡戲，噢……風在樹尖上跳着，像個弄蛇人似的，在握住松樹兀曲的枝條拚命使着松針號叫。樹枝便都着魔樣的狂張起來跳着蛇舞。

風一翻折的時候，祇聽萬葉抖動，然後毅然……一聲，雨點灑騰過來，發出萬馬奔星的聲音。這不會疲倦的音樂，對於林中半僵的農夫祇煽惑起一條堅固的信念。他無論如何也要找出生路來，不能死在這裏。雖然他往家裏跑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雨足可在半路上將他拍朦，然而他的求生的自信自己還可以頑固的和狼拚命，借住一下狼窩，來救護他的性命。他眼睛閃出凶惡的藍色，站起來從這條樹幹向那條樹幹替換的跑去。

漸漸的林裏傳出一種呼人喚聲，一刻比一刻明晰。

這熱情而悽惶的草原地帶的呼聲是無字無腔的曼引着的阿……燠！阿……燠！可

是隨着風的迫蕩又飄送得遠了。

來頭想這一定是誰家的女人，在風雨裏出來找他的丈夫。她也許相信伊的丈夫吃醉了酒，被雨隔在半路上，怕他在水泊裏失去了性命。聽着那企求而又急切的吶喊。來頭覺着有家室的人是幸福的。那聲音又叫近來，這是在山居的地方常常可以聽見的女性的呼喚。在聲音的波動裏透出一種偉大的母性的仁愛來，使每個離家的漢子或者兒子，都可以在這無字的言語裏讀出是否是他最親近人的呼聲。在這草原上居住的人們相信這些呼聲是有力的，是有助的，可以指引他們以方向，使他們辨清道路，回到家裏來的。所以，一般母親們爲了神祕的誇張，甚至對了沉重的病疫的丈夫或者兒女，也用這種呼聲來喚回他們的靈魂。她們的慈心，相信這個聲音可以敲開地獄的鐵門，使那死的主宰者也要心軟的。甚而就是人兒真個死了，倘要能在死去的第五天的晚上如有他女兒或妻子的呼喚，也會求得冥福的。因爲在她們的傳說裏，五殿閻羅王是沒有女兒的。所以這種單純而神祕的呼聲，在這關東大地上，無論是在光明的白天，或者深沉的夜晚，都是很

容易的可以聽到。

呼聲，越來越大了，充滿着無限的悲憫，無限的絕望。

來頭生出苦厄的難受，覺得這聲音離得太遠。他從小就沒在母親懷裏長大，他未曾記得母親是什麼樣兒。而後來除了那次將他嚇氣的嫂嫂搭下地來之外，也從未接觸過任何女性的身體。

呼聲越來越近了。突然，他的顏色慘白了，他的上齒咬住嘴唇。是的，這是杏子，這是杏子喚他的聲音……他將背貼在樹幹上站着，以一種執拗而不知所措的態度防禦那呼聲的襲來。分明那呼聲已完全爲絕望所破碎了。那已不復是呼喊，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嘎啞的怨訴了。

風有意的轉了方向，一切都靜着，來頭祇聽見自己心頭狂跳的聲音，忽的風更大了，電閃着，雨花花的捲來。來頭聽見一陣蹣着泥水的脚步聲遲笨的踏過去，他無告的將兩肩鬆下來，手指壓着手指。

在一瞬之間，他抬起眼睛，遇合了另外一雙出火的眼睛，痛苦和詛咒的瞳光，慢慢擴大了，膨漲起一種燃燒着什麼燐火的淡藍的亮光。

來頭恨恨的拾起了一把污臭的亂泥，向伊準確的擲去……

沉重的脚步踏出愚蠢的聲音，Tita Tita 的又艱難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呼聲是沒有了，一切都靜止在樹葉積水的跌落聲中。

來頭極困難的扶住一顆枝條，使自己不致因為一陣沉重的眩暈而向泥裏倒去……但他却不能抗抑他的突然迸出的絕望了！

一

這一次的雨下得的確很大，大地都積滿了水，又加山洪爆發，壕埃底下也是積水，成了青蛙的生殖的老家。

蓮花泡湖水盪盪的泛着藻綠，粉紅的馬吊花沿着淺處開着，水是特別混沌一點兒，

雞着從田裏沖來的泥土。

人們忙着在地頭上放水，勤察着那處小苗被雨沖走或者是拍死了，使用新種子來遞補。每個人都像一個失意的窮人貼補他的無望的襪子似的，並不是希望它丟盡襪子的責任，而是作主人的不得不表現一番彌補的義務。所以他們臉上也不復是下種時的興奮和希望而盡是要命的疲憊，透出自嘲的冷淡，把嘴諷刺的扁着。低着頭作工，響也不響。偶而爲了需要物什或者種糧要他的伙伴去傳給他的時候，聲音裏都夾着憤懣與呵斥的氣氛，如同故意和對方過意不去似的。

而由城裏通亮驛河車站的大道，則除了泥濘之外就是湯漿，泛溢着一種難聞的臭氣。大車的車輪沒進去整整半圈，車廂上都摔滿了黑色的泥濘。馬兒的肚子帶着一套剛鑄成的柔軟的腹甲，四個蹄子陷在一種不可知的陷阱裏，撥出來便又穿起了廉價的腳套。跳了幾跳，越跳越深，使祇好套着眼立着，聽憑鞭子的鞭打，兀自吐着白氣。於是便有田裏的農夫，放下了工作，默默的走過來，用「點槓」將車軸從泥的拔屨裏救出，空虛的看

着車子再以遲緩的速度向前去找尋那同樣的命運。

大地是病了，犯着流行性感冒。

大地的皮膚因為虛弱而顯得蒼白，沁着汗水，非常滑膩，農夫保持着一份焦燥在她四周守護着，然而眼光是虛無的。他們對着她的希望，是按着傳統的黏着性，像遺傳的病一樣的，總有一種內心的渴望，一種不可排解的傾向接近於她。所以分明知道如今他們從她身上所發掘出來的希望，並抵不住掠奪者所加給他們的失望，然而還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鞭策着的他們對待自己的垂死的母親一樣看待她的。

雖然他們也常常哀嘆不安——但是他們終久離不開大地，因為他知道大地是他們的。祇有他們才能了解大地。知道「穀雨」種大田，知道「秋分」無生田。知道大地什麼時候缺乏肥料，知道大地什麼時候渴了。祇有他們才能體貼大地，和大地有愛情。大地需要用耙耨搔癢，需要用鋤耨按摩。他們侍奉大地無微不至，因為他們和她有血緣的關係。而甚至在極慘酷的荒年裏，大地也將自身的一種極細的土壤供他們吃。因為大地的

血肉就是他們的血肉。

但是空虛呵，失望，飢饉，掠取，壓迫……一隻不可見的黑手扼住了他們的嚙喉，他們開始對大地冷淡了。雖然他們的脚也踏着土，手也握着土，然而大地已不是他的了。他們祇是大地的奴隸。他們辛苦的勤勞的從大地的乳房裏擠出的奶汁，另有一羣吃慣了海錯山珍的人們，在談笑間將他們分割，享用。給他們剩下的祇有大塊的土塊，奪去他們生命的土塊。

大地現在是在唉嘆着。

大地生着瘡痍，從城裏到南滿站的大道上，更加泥濘，而且黏到如同樹膠，車輪一陷進去，就不再轉動一轉。

大家都說：

「道壞了！道壞了！」

道在不被拯救的癱瘓裏呻吟着。在這期間，他們管它叫做「翻江。」因為不是送糧，

趕集之期，所以道在這時，就完全失去了它應有的功用。非得等到「秋老虎來時」是不能恢復它原有的生機的。關東草原上流行着一句諺語，說是：二八月，勒馬等道。那是說在秋燥來的時候勒住馬頭就可等得及道乾的，然後再走過去。

「總之，管理這道的是天氣，我們人沒有這大的本事」——愛好修橋補路的朱葛老爹就會這樣說過，村人都都這樣的相信着。

那天艾老爹在地上視看着自己地上經過這次浩劫而仍能生出來的小苗，向着那復興的嬌綠，心裏用着禱告的虔誠，暗暗的灑起了贊嘆。道雖然壞了，而地依然是好的，並未因為這場大雨，受到十分強烈的損失。

想不到這一陣狂風暴雨，並沒把青苗打倒。它們依然從他的手裏得到了護持，甦復依然勇敢的肩負起生命的理想，在創造一種新的探求，老人在深深的感動中慰撫有加的慨嘆着了。

但是遠還有三四馬走來了。並不走大道——因為實在說大道已經不能走了——

都一字形的散開踏着青苗而來。

艾老爹一腔的喜悅都零落了，臉在痾變，灰白的鬚鬢悚悚有聲的在抖動着。

「天打五雷轟的，不知道農夫的血汗嗎？這地多不容易呀！」——他眼裏冒出火星，他不知不覺的握緊了手裏的鎬頭。

……一定的，給他開瓢（將腦袋打碎，）他們踏着我的心了！

可是「八嘎」聲音隨着馬鞭飛跑過來。

這一個熟習的稱呼。艾老爹兩手一鬆，心裏明白了。馬上穿着黃呢的人，嘴角撇着牙刷鬚。艾老爹下意識的用眼注視着他的坐馬蹄下所踏的小苗，看它們那踏碎的屍身是否還能復活過來。

「你是繩們的幹活計的，你爲什麼不修道！」那人哇啦啦的講着。

艾老爹故意裝着不懂他的話，茫然的在道邊上立着，眼睛還注視着那被三匹馬所繼續殘踏的禾苗。

於是牙刷鬚向一個三角眼的胖子說了一些東洋話，那胖子也用東洋話回答着，說完得意的大笑起來，活像一隻跳躍的皮球。

一個穿着中國馬褂帶着土爾其帽子的紳士，欠着身說道：

「是的，大人，這道要是由帝國的資本投資，祇消兩個月，就可以全般的完成的，因為，有一項建議……就是，平民習藝所有九百多名囚犯，可以擔任勞動……嘿嘿……」那人大概是滿意了自己的措詞，所以趕忙在說完話之後，用嘿嘿的諂笑，在全句上打了一個圓滿的結點。

「這回三井汽車組合又可以投資囉！」牙刷鬚笑着又回過頭來向胖子講，胖子又是莫名其妙的一片大笑。

「好的！」

「這是很好的！」

「不過道，還得加寬。」土爾其帽子一看自己的建議已經護得勝利，便又更加機智

的加着說。「這道，修成汽車路之後，至少，一邊也得再展開五尺才行，至少……」

「哈哈，很好！」

「這是很好的。」

「很好，哈哈！」

「哈哈，很好！」

於是牙刷鬚，將繡馬針愉快的一拍，馬就得得的走了。那土爾其帽子不知爲什麼想偷着回頭向那呆立的老頭子恨毒的望了一眼，艾老爹這才像挨了一針似的大夢初醒的恨恨的握了一下鎬頭，咬緊牙關罵了一聲：「雜種！」

他木然的立在那裏，一動不動，風從他頂上過去了，雲從他頂上過去了，他一個人站在那裏，一個人，祇有一個人，沒有第二個人……。

他淒惶的向四外看了一眼，知道現在是應該回家的時候了。

於是艾老爹也自動的踏着自己親手種植的高糧苗向回家的路走去。他的粗重的

大鳥刺，毫不吝惜的踏在小苗上，使那剛出土的嫩弱的青蕪，很快的就倒臥下去。老人想着——雜種，有你們踏的，沒有我自己踏的！於是就更拚命的踏着。

老人回到屋裏，慢吞吞的將兩隻沉澱澱的鳥刺脫下，默默的點起一袋烟來吸着，好久好久的有兩棵晶亮的大水珠在他蒼白的睫毛上掛着。

一一一

從那一個不祥的日子，小苗兒受了無妄之災以後，這大道的濃潰，便將得到拯救了。
土爾其帽子一看自己的意見已經得到永野的采納，便高興的喜不能寐，每天盤算着如何能在這裏掏出一筆錢來。

當然在三井汽車組合之下，股票的分配，他是沒分的。

但是他並不因此灰心，他自另有神機妙算。

他決定使這九百餘名的囚犯以修築汽車路為名，每人每天增加工資一角。

「免得萬一他們不滿，他們會……鬧出亂子來，那時，那時，不好收拾！」

他已經編造了很好的理由，去說服縣長和政務官。

而實際上，他則從中將這一角錢和囚犯原有每天應得的八分錢的伙食費，統統摻在自己的腰裏，囚犯們可以到農夫家去吃飯，吃農夫原是應該得分的，用不着有多少顧慮。這樣，他每天就可白白進來二百塊錢……道自然是修得越慢越上算……況且到山裏採石子，尚可暗中投標，結果用囚工去採，不又是一泡大進款嗎？

土爾其帽子的算盤打得不可謂不精了。可是我們浪人出身的政務官，却比他還有見識。他覺得九百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雖然除去一些病弱殘廢的不算——況且其中還有許多會被檢舉過的不逞之徒，如把他們放在大地裏面，與鋤頭鏟刀一接觸，這種未可逆料的事態，是很可憂慮的。

所以雖然經過土爾其帽子的再三慫恿

「我的壓制手段，是有名的，我可願意槍斃他們！他們，不敢動一動！」

可是牙刷鬚的永野，却並不如此放心，他認爲似乎還有再度考慮的必要。而且第二天索興就馬上給他一瓢冷水澆在頭上。

着勿命囚犯出城築路，自可沿途由羅路村抽調壯丁，日夜趕築。限期二月完成可也。這樣一來，當然會把這位平民習藝所所長路百吉先生的美夢擊破，眼看到手了的黃褐色的國幣都紛紛由算盤中飛去，於是爲了萬一的補救和一抒積悃中的牢騷，他便去找白雅齋去談話。

「……現在的官兒，真是沒有大元帥在時有得做了，那時人民也肥，油水也大。現在不但皮抽肉瘦了不算，而且是隔着褲子××，使你乾着急夠不着……都讓他們包錫了，都讓他們包錫了！築路吧，他們不花錢」——他連忙彎着身子將聲音放低——「祇說一句話，由老民人出力，由我們跑狗腿，他們三井家的汽車開出來『嘟嘟！嘟嘟！』走大道像坐沙發似的。他媽的，由城裏從火車站兩塊錢，有票的上車，無票的滾蛋，多少錢哪！往少說吧，一天平均二百人算，二二得四，四百，四百元，三四一千二，一千二一萬二，再加上兩千

四，一年就是一個一萬五，我×他媽，一筆橫財，一筆橫財……」

白雅齋放下了他的象牙嘴的老斗，輕輕的吐出一口藍烟，代替了主人同情聲中的嘆氣，點了一下頭，嘴裏又咕嚕咕嚕的吮吸起來。

「雅齋，你這幾個月也不得勁不是？這就是買官的苦處！前清時隨先嚴在任上時，先嚴一接事到了六七個月，就愁眉不展起來了。我就偷偷的問我們的師爺，父親自從到任以來，以這些日子收進的爲最多，除了捐功名以外也落得不少了，爲什麼還是愁眉不展呢？……老師爺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說這就是捐功名的苦處，常言道：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就是這個理。……爺剛好攬了一筆錢，可是上峯看他攬足了，就調任改派，故意多加刁難。於是下官就得連忙把大錠紋銀封好，向上峯恭恭敬敬罪該萬死的獻去。這麼一來，老爺的幾個月的心血就算白費了，都替人家攬了，老爺還有不愁的嗎？……我從那時起，才知道清朝這些大官還有這麼一套如意算盤。想不到三十年後的今日，又來了×人這一套，比他玩得還斬鋼截鐵，他要看你攬足了呵，他就給你來一個『沒收財產！』」

「什麼沒收財產！」——白雅齋全靈魂却一震吃驚的叫了出來，幾乎把那烟燈中的聖火吹滅。

不由的土爾其帽子抱歉起來，連忙加以註解：

「我說的是他們，他們待咱們實在是太苦了一點……他們要不仗着我們，他們怎能行王道呢，怎能得民心呢，可是，他們未免……真是太那個了……唉，真是未免的太那個了……」

「哎，那些話說他幹啥，咱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朝到幾時呀……我們那裏管了那麼許多！」

「可是爲的什麼呢，不是爲子爲孫嗎？」那一個不由的引起襟懷的感慨來。

「總算比咱們脚底下的還強呵，咱們好歹還算有個官作呵，他們這年頭兒連個羊官馬官猪官牛官也休想作了，你還對現狀不滿！」

「可是咱們可真成了婊子的×了，買賣由不得自己！」

「路百翁，虧你也說得出口，發牢騷可也不是這麼樣發的呀！你總是順嘴『拉春』不懂得忌諱！」

「可是他媽的我的五六千塊錢，就這樣的飛了，我爲着何來！」路伯吉臉都殺扎白，心窩隱隱作痛。

「什麼？五六千塊錢那裏，怎回事？有補救沒有？」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是說着玩玩！」路百吉一時說脫了嘴，後悔不迭，連忙盤算着如何遮掩過去。

「老吉，你也太不夠朋友了，你瞞着我一個人『撇寶』……」白縣長大大的不以爲然了狡猾的笑了，笑，便又咕嘟着烟槍，划算着心事。

「我告訴你一句真話，請罷，本來我是來和你商量來的，不過怕難成事實，所以我就也不願說出口，哎，萬事灰心……不起勁，不起勁……你不是也聽說過了，也不知道是誰亂出主意——大概這時他也忘記了出主意的就是他自己——要政務官永野修汽

車道，發展實業，以利交通……這以前你都知道了，這且按下不表……」

「唔唔，往下來」

「單說，自從這樣一來呀，咱們的那份『轎車捐』不但得取消，就是汽車要坐時，也得兩塊三塊的望外拿了……我一想到這裏，——他一想到這裏，他就決心將用囚犯築路裝一鼻子灰那件事情不題，而單提出他最近又想出來的主意和白雅齋來作具體的商量——」就要鬧一點油水滋潤滋潤，所以我就想在投標時擔當送石子，我想……雅齋……我正要和你商量，咱們名義上給工錢叫囚犯分兩班去採石，到鐵背山，暗中就吃他這一份，怎樣？雅齋，我正想向你討教，咱倆得錢對半剝，你意下如何？你總得作我臂助才是！」

「唔，唔，我明白了……可是他們多少人，他們去採石子呢，你可得嚴加防範哪，咱們作事，總得上下都交代過去，不能給他們找出話柄……這才能看出我們是老在行，清的渾的都混過！」

「唉，這步棋我早就料定，他們呢，分兩匹，輪流去採，每次都用保衛團攔槍壓着，有錯我包着，他們幾個皮包骨又能怎樣呢？……」

「不過，着我忽然的想起，這回，可撞出漏子來了，我還忘記了對你說了。昨天孫子厚來找我，就對你大爲不滿，他說你建議修汽車道……使他損失太大！」

「子厚怎能這樣血口噴人呢，怎能說是我建的議呢？我明天見到他一定要問出個水落石出才行。……」這土爾其帽子路伯吉此時還不知道孫子厚爲何怨他，可是早就先擺下了防禦綫，將罪過推得個一乾二淨，自己裝得滿身的好人，如同決未預聞其事。

「子厚說由城裏經蓮花泡到車站，這一段路，以廣源堂的地爲最多，可以說，這條道，就是他家的私道。如今修了汽車路，鐵皮大車不能通過不算，還要向地邊上各佔七尺，這樣六七十里路，糟塌了多少好田，所以子厚跑來和我說，讓我一定得想方法，制止不可，你看老伯你祇顧自己發財，可竟給我飯盤裏找骨頭了。你可知道我的腦瓜皮兒薄呵，經不起三折騰！」

「呀，雅齋，你這人就是沒見着風絲就頭痛，你想就算道真修了，這又有何難，祇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就萬事皆消了。」

「仁兄有何妙計？」白縣長彷彿得了特赦似的將頭恨恨的伸了過來。

「哈哈哈哈哈！」土爾其帽子看他這樣認真不覺得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好半天才撫住腦口伏下身子低聲的吐出他想好了的主意。「雅齋，你讓廣源減價拍賣沿路一丈左右的土地呀，向佃戶們兜售，講好了按期繳錢，鄉下人貪便宜，這一塊屎撮，不就落在那些窮鬼身上了嗎？又見了錢，又省了事，怎麼連這個『高着』也想不出！」

縣長大人正楞着眼聽他這段妙論，不覺眉開眼笑起來，「正是，正是，這時你我也可伸手，從中取點手續費……可是……」可是縣長大人說到這裏竟再拋去了方才一陣高興，眉頭不由的緊繃起來。「可是，這地沒人要呀，一塊錢也沒人要呵！他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他們怎能還買地……他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呵……」

路伯吉聽了不由的也臉紅起來，口中啞啞的聽不清說了些甚麼，原來如此，確是這

憾得很！

「這不都是伯吉你，給我添的麻煩，你看讓我怎麼交代下去，要是子厚報告了老財東……真是……我這個『門子』（援引者）也給堵上了……」白雅齋一邊咕囔着一邊恨恨的裝上了半兩大的一個烟泡。「我作了一輩子官了，講的就是『交代』而今，唉，你讓我怎麼辦！」

兩人都不由的沉默起來，各人想着各人不同的心事。

老半天路伯吉才突出重圍似的說道：

「呃，我去找子厚談談，也許有個解決！」

一三三

這時路伯吉正在廣源燒燬的客屋裏和大老板孫子厚細細的密談，外面的小夥計們當然聽不見他們講的是什麼。不過常常由孫子厚的大聲的急喊聲，也就可以斷定他

倆的談話大概並不投機，而受申斥的是屬於慣會折腰曲腿的路伯吉這面。

門外小夥計們，曉得他們倆講的一時不會開交，便乘機落得空閒，大家夥閒磕牙兒。
「這平民習藝所所長，吃大財東的庭訓哩，這土而其帽子命該如此……」一個小夥計向大家拱嘴。

「聽不清說啥！」一個趴門縫偷聽的回來報告。

「我告訴你們。」另一個小買賣顯出老成持重的神氣，口講指畫的說着。「老財東要回來了，要建佛堂呢，就在大財東的後院……大興土木，咱們老東家不是，不是那個，那個什麼東亞，東亞佛教協和會的會長嗎？真的要建佛堂呢，正殿五間，東配殿五間，西配殿五間……一水兒檀香木的大樑！」

「造孽不離來，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建造佛堂。」

「放屁，屎清平，屎朗朗……你再看他一百二十回再來混說。」

那一個慚愧的吐一下舌頭——「要是馬成龍……呀呀呀」於是不屑一顧

的吐一口唾沫，又呆立着不再講了。

那一個擦着他睡過自己臉上的唾沫星，便狠得得的罵道：「亡國奴！」

「真的，老財東回來建佛堂，聽說還帶了來兩個日本和尚……另外的一個又想起了新的事故來刺戟這沉悶的空氣，因為他們不願這千載難得的談話的機遇竟在沉默中消失。

「日本和尚？」

「是日本和尚，是真的，日本人也頂信佛呢！」

「天底下烏鴉一般黑，天底下和尚兩頭光……日本和尚又有啥希奇！」

「那裏蓋佛堂，人家說大少奶奶娶媳婦……」

那幾個都哈哈笑了，替他巧妙的更正：「大少奶奶娶丈夫！」

「是吳督軍的姪女呢！」

「有啥希奇，還不也是轉圈兒有毛當腰光！」這一個生氣似的走過去將無綫電旋

開。

「可不，他們財產也沒收了，空架子，空架子！」

於是無綫電也扯開了他那一份澁啞的喉嚨，參加了這蕪雜的談天。

一隻完全用簡單的旋律湊成的小曲子，咿咿呀呀的漂蕩着。

小夥計們借着這噪音的掩護談得就更加起勁。

廣源燒燭的大牆下，老子的糖攤還在擺着。今天沒有人打糖。土爾其帽子的三少爺望在扁擔上吃香蕉。那個穿齷齪身服的小孩在他旁邊，癡呆的立着。這回是三少爺自己拿着銅簫了。他在大聲的對他的隨從演講。

「我已經託了廣源堂大管事艾虎在新京給我捎來一隻尺八了，你知道尺八是日
本造的，很貴很貴，嚇，尺八，很貴！我會吹吾妻八景，……義和義和————義和——我
會吹的！」

窮孩子臉上完全沒有表情，他是否在聽他講演很難斷定。

「吾妻，不是我的媳婦——」三先生出神的向外望了一會。「吾妻是欄地名，再過兩年，我爸爸說我就可以到那兒去留學了，吾妻八景，義和——義和——」

「三先生抽烟吧，新出的牌子！」

「不要嘞！朝日的！」

老子從新拿過一盒來，抽出一隻，遞給他，又將取燈兒送上過來。

「嘍！」三先生不耐煩的用鼻子怒斥了一聲，「不要這樣的烟火，你嘍，老子——」

「是三少爺——」老子不聲不響的從耳朵上取下一枝小鉛筆來，在眼上狠狠的記了他一筆花賬——「三少爺前天還有一筆，昨天有一點兒……呢……今天的不少，少爺……吃煙台梨嗎？」

「喂，老三——」不知從什麼地方小永野穿着木屐，他他的跑來。

三少爺一看見那黃色衣服的小禿子跑過來，便受寵若驚的肅立起來！

「我有一架機關槍你要買嗎？」小永野冷冷的問他。

「多少錢？」

「三元。」

「呃……」

「買嗎？」

「嘻嘻……」三少爺站着傻笑了，不能說出太貴的話來。

「買嗎？」小禿頭撇着嘴把竹製的機關槍「拍拍……」的向天空示威，表示你不要我就要走了的意思。

「買嗎？」

「買的小野，我很歡喜……老子老子，你借我一塊錢好嗎？」

老子緘默的拿出一圓滿洲中央銀行的票子，不以爲然的遞在他手中。

小野接過三元錢來，笑了一笑，預備走了。

「吃糖嗎？」老子想給自己拉生意。

「不吃」小野走了。

「莎揚娜拉」三少爺向他背影熱情的招呼着，如對一個小小的戀人。

「……犢子崽，」老子在心裏罵着嘴裏咕嚕。

三少爺把機關槍「拍拍」的放着也學着小野的手勢。

廣源燒焗出現了三少爺的爸爸，一頂土爾其帽子端端正正的蓋在頭頂上。三少爺下意識的把槍聲止了。

「什麼，呵，你往那裏弄的，呵，快說！」路伯奇沒聲響的向這邊猛虎搏狼一樣的飛奔過來。

三少爺自有他的護身咒，並不慌張，「小野先生送給我的。」

「呵？什麼？你說什麼？」

「小野送給我的。」三少爺不耐煩的重復了一遍，說完了仰起臉來看天。

「是嗎？那很好，很好，好好保存，給我看看！」他剛想接過來仔細看看這高貴的贈品，

可是一眼瞥見了老子在那裏不尷不尬的立着，便不接了，又繼續說道：「呃，你知道，這個玩意不是好玩意兒，這是有違緊急治罪法的。你年青不知道輕重，可是既然是小野送給你的，你就應該好好保存，這是一種光榮。懂了嗎，光榮，得好好和他交往……記住爸爸的金玉之言，不許行忽！」

「爸爸，小野昨天請我吃晚飯，我今天不好意思不還席……」

「唔……交際也得講的！」

「爸爸，給我二十塊錢……」

「還席也用不了二十塊錢哪！太多了，不許浪費！」

「還有岡木，田中……」

「好的，可以可以，這是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到了三少爺的手裏，爸爸看着那錢又加着說：「我去看看永野長官，好好和小野交往，難得的，很懂了嗎？」

「懂了！」

瞅着爸爸走了，三少爺樂得把機關槍起勁的開着，拍拍拍……拍拍拍……

「還是三少爺有手段！」老子笑着加以鼓勵。

三少爺並不聽他講的什麼，祇把窮孩子推在一旁，命令他：「你跪下，讓我用機關槍掃射你！」

窮孩子用嘴梭拉着手指頭，在那兒一動不動。

「跪下，我的命令！你現在撲登跪下聽見了嗎？」

那孩子還在梭拉手指頭，並不跪下。

三少爺跑過來，將他的手臂攆轉過來，用腳在他的膝窩那兒用力一踢。「跪下，不要動，不要動，聽我一放槍時，你就倒下聽清楚了嗎？」

於是他便退後了十幾步，用機關槍向他瞄準着。

「拍拍！」

可是那孩子也並不倒下。

「賤，賤骨頭！」三少爺跑過來，用腳在他的背後蹬的一腳將他踹倒。然後，「賤骨頭，你不倒，難道說這槍放的是『臭子』嗎！」

「你踢的太疼！」賤骨頭回過頭來低低的加以反對。

「哈哈哈哈哈，老子有踢的不疼的嗎？要踢的不疼，誰都讓踢了！來，給你一塊糖！哈哈哈哈哈！」

於是又是一片拍拍拍的劇烈的機關槍響聲。

賤骨頭嘴裏有着一塊糖了。

十四

空氣是濡溼的。

朱萬老頭子坐在地上的樹橙上，鼻子很自然的囁嚅着，有一股乾莓子的香味，很潤

澤的吸進來。

「小年兒，你把那葷兒拾起來……這麼香呢！」

小年兒登登的跑到沼地那兒，拾起了一大團香菘來。

「爺爺，我知道這是香菘，這沒有黑班，也沒有白灰兒，托盤是黃的，乾爽爽的，沒有毒……讓媽媽作菜給我吃呢……爺爺，你不是喜歡吃珍蘑叩小雞嗎？爺爺……我說的對嗎？」

老人爲了孫女的聰明，顫抖的笑了。

「小年兒，再記着，這兒要是……」

「爺爺你先別說，讓我說，我知道，這兒要是粉色的也不好，這兒要是像蛤蟆皮似的呢，那是蛇菌……藥死人……爺爺，我說的對嗎？」

「對！好乖！凡是有個小命兒的都有求好的心呢……」

「我要尋馬蓮花吹嘯子去了，嘍，我會吹的……」

小年兒爲了要顯示她學問的淵博，追尋着馬蓮的氣息跑去了。

「唉，香菰死了，在窪地裏，也要透出強烈的香味的……」

老人感喟的自語着，虛虛的看視着手中的香菰。

眼前的沼池，淺淺的，和一塊綠草坪彷彿一直平鋪下去。四邊生着纏絡的水草，香蒲，節骨草和帶刺的紫荊，水皮凝結成黑綠的小塊，數不清的蛙卵就在上面漂浮。一道小小的水溝，被來往穿行的蝌蚪塞滿，成功了一塊蠕動的硯池。

前邊一望也是無邊的，荒涼挾持着綠色，向天邊流去。一隻老鷹有閒的在綠海上面打旋。

幾棵不知道是作什麼用的柳木柵欄，因爲過久的在溼氣裏面浸淫，盡量的用滋出的木絨來蟬續着無所謂生機，臃腫的癱瘓的國一半跌在水裏。

四面裏林子發出轟然的迴響，狼聲遠遠的嗥着。

朱萬老爹想着小年兒不知那裏去了，可真的別給狼兒吃了。

他很想着小年兒在他的旁邊，可是小年兒已經不知道上那兒去了。於是寂寞的向林裏望去，便認真的吸烟。

一株下邊已經半枯，上面祇抽出兩三條綠條的並不死去的老樹，在離開老人有五尺遠的地方立着。小小的藍鳥有趣的落在上面。

「這和我們爺倆兒是一樣了。我是這樹你是這鳥兒了。」

遠遠的有什麼人放槍聲，轟然的震落了一兩隻敗葉。蕭蕭的跌落下來。

老人歪過頭來，向一百一棵樹那邊望着，詢問的想在樹林的繁茂裏看出是什麼人放的槍來。

一點暗示都沒有，一切都和方才一樣溼潤，安祥。槍又響着。

一些金黃色的樹蠅在半空中打旋，似乎沒有聽見任何動靜，祇是本能的斥出單純的嚙嚙。

「風傳要繳槍了呢……」

老人模糊的對自己說着，槍沒有多久好放了。

有沉重的大脚步聲從密林深處向這邊洞然的穿踏過來。

老人眼光燃亮了，小煙袋在手上固定的擎住，向前看視着來的是什麼人。

「艾大哥，是你！」來的是艾老爹！

「爺爺，爺爺，艾爺爺給我打水鴨子來着，爺爺，我們今天晚上可有好菜吃了，爺爺，你牙口不濟，可給我吃呀……爺爺，我又給你採一兜兜鮮蘑來呢……」後邊如飛而來的可是他可愛的孫女小年兒。

小年兒滿頭插着奇奇怪怪的野花，跳着小腳撲在老朱萬的懷裏。

「你怎麼也在這兒了，好，一塊到我家去吧，吃水鴨子去！」

「你也坐在這兒歇歇腿吧。」——老朱萬把自己向邊上挪挪——「我出來帶她跑跑，我心裏……哎哎……實在悶的慌……這幾天左眼睛天天跳……」他指着眼睛上貼的一小塊「烏金紙」感嘆的說……「左眼睛跳財，右眼睛跳禍，不知又該應在那

方，隨他便吧我也管不起了！……」

「哎，就是呢，所以今個我也出來試試槍……。」

艾老爹望下來，上下的推着「大栓」，有一連子彈投出來。

小年兒走過來，一個一個把它們上在「車」上，然後又往一頭吐落吐落的推出來。

艾老爹在藥匣子裏掏出手巾小心的愛撫的給槍擦着。

「這槍真通人性，指那兒打那兒……聽說（服從主人的命令）……你，說它認人（善於服從舊主人）不是……它也不欺生（不欺負新人）也不眼差（不認清目標，便胡亂動作）……是個好看家的（忠於所有者的意思）……我曉得多少險頭，都是他救我出來的……哎，白唇兒——他又想起他的老朋友——「我們是桃園三結義，換過腦袋交過心的……你看這『膛』多靈……。」

朱萬老頭子拿過槍來着實的顛了一顛。

「就嫌重了一點兒！」

「重的就比輕的好……我們這樣的歲數還抗一雙林楷檜嗎？這是德國老牌，你看見沒有，你看這不是寫着呢嗎？這是這是……這上邊畫着的……打是日本造呢，沒放了兩排子彈，「膛」熱了，子彈一出門就亂晃蕩，還「後坐」……哎，重的就比輕的好……
 唉！」

老人一唱三嘆的搖着斑白的腦袋，癩癩的隨手在一隻水鴨子後邊拔下一棵翎毛來，將小年兒拉過手裏來。

「來，年兒來載上這個……」

艾老爹扯過小年兒的手來。

「哈哈，年兒這回像個新媳婦啦……」

「艾爺爺，杏子姑娘說，明個兒還領我去採花呢……明兒他送給我串根蓮，還有黃葵，紫石竹子，蝴蝶梅……」

「什麼！這花是誰給你帶的！」

艾老爹臉上所有的縐紋都狂張的聚集起來。

小年兒吃驚的睜大了兩隻黑油油的小眼睛，小耗子似的——因為過度的瘦弱顯出不自然的顫抖來。

「杏子……姑姑……艾……爺爺……你不喜歡……杏子姑姑……？」

「摘下去！」

艾老頭子像一個狂怒的人熊一樣，全身的絨毛都匝風披散開來。臉上泛出紫紅，猛烈的將小年兒頭上髮上的花朵劈劈拍拍的擲滿地，然後用人熊的大腳踏了半天。

「以後不許和她在一起玩！」人熊宣布了他的虐政。

小年兒望着這個不問情由的掠奪者，歪着胡桃樣的小嘴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投在朱萬老頭子懷裏的時候，自己親生的爺爺也責備她：

「再不要和那個丫頭片子在一起了，你沒聽人家管她叫爛杏子嗎……」姑娘家『的，不要和她一塊兒玩……看她來了，躲得遠遠的，她給你東西，你也不要要，不要登家』

她的門坎……年兒不是乖乖的嗎，年兒聽爺爺話呢，不聽話，誰還給打水鴨子吃呀……一個槍子一毛五現大洋，哪，懂了嗎……。」

小年兒翻翻弄她的小眼珠，似乎還不能明白：

「可是杏姑對我好呢！」

「咄……死心眼，好也不成不是……反正不要和她在一起就是，要，要，爺爺不喜罕你囉！」

年兒坐在那兒，看着地上被殘踏的花朵，跌在小小的沉思裏，可是杏姑對我好呢！

「來吧，跟艾爺爺回家去，吃水鴨子去，我多少日子沒『改餓』了……今個，咱們他媽的可勁吃……吃他一大頓！」

「你怎又想起用快槍來打水鴨子了呢……義勇軍到處的買子彈都買不着……」

老朱萬忽然發現他今天拿的是一桿快槍和一桿圍槍，便疑惑的問着了。

艾老爹不響着，臉上露着痛苦的陰鬱。

一隻灰色的土螞蚱跳上他的漆蓋，在那兒舉起後腿來刷洗着它的粗糙的翅子。

老頭兒疲倦的向它無意的看了一眼，便說：

「什麼時候才能有頭兒呢……哎……聽說他們快繳槍了，我們捨不得打也是給人家預備着先讓他先亮亮膛吧！」

風吹着樹葉子簌簌的響着，小年兒望着那黑越越的林子裏，驚惶的望着，他好像看見有什麼東西在那裏來回走動。

「梁崗子一帶都起來了……」昨個說紅土子那兒也見了苗子……朱萬老爹靜靜的說着。

年兒看見林子裏的什麼東西一刻比一刻兒的擴大起了，黑忽忽的一片……似乎還在向她招手……

「年兒他大爺，一直就沒往家寄信回來……」

「聽說他們不是在大山那一羣呢嗎？」

「說的是呢……？哎，誰知道呢！」

於是大家又都沉默了，艾老爹拾起地上的一大串水鴨子來。

「哼！早打晚不打，反正一個的樣！」

慢騰騰的他站起身來，用聽不見的聲音慢吞吞的說着。

「哎，咱們回……家……去罷！」

小年兒的小眼睛恐懼的在那兒向林裏盯着。

「爺爺，那林子裏有人呢！」

「什麼？」

「那林子裏有義勇軍！」

「回家去吧，你小孩『眼差』，林子裏會有什麼呢？什麼東西也沒有的。」

「拿我家去作吧，讓荳梗媳婦去作何必你勞天拔地的呢？一起到我家去吃去吧。」

老朱萬在半路上向他提議着。

「那麼，我把郝老爺也找來，這足夠吃了……他用手將十幾隻野鴨提了一提……咱們哥幾個今天也餓，餓腸過一天便少一天了……我去找他去。」

「就讓孩子們去找去，我們到家歇歇腿去吧。還讓你前前後後的跑什麼！」於是便一道向老笨萬家去走了。

到家裏，朱萬老爹便叫小兒子荳梗兒去到湖邊找郝老爺，自己則吩咐媳婦怎樣去燒菜。

艾老爹還自告奮勇的笨手笨脚的在擧着荳梗媳婦收拾鴨膛。

「你老人家歇一歇吧，進趕得上吃的。」

荳梗媳婦看着老人的強壯勁兒，心裏覺着有趣，便又愛悅又高興的向老人勸止。

「不，不開水呢，開水，湯了它好摘毛！」

「你老人家休息休息吧，要不然荳梗兒回家該說我不會侍候爺爺了。」

「他不能說的，當我面前他不敢說！」

豈便媳婦愉快的忙着，用着大木桶自己敏捷的提水。繫着大雲捲圍裙，兩個胳膊擡在袖子外面白酥酥的。

「我梁成骰子塊了，可以嗎，大爺？」

「我要『過油』了，現在是火候了嗎，大爺？」

她總怕艾老爹担心她烹飪的技術並不高明，所以盡量來探尋艾老爹的意見以便使他喜歡，合乎他的口味。

「大爺，你嚐嚐鹹淡！」

一陣濃香已經透進了老人的貪饞的鼻頭。

「很好，很好，好手藝，好媳婦！再爛爛，再爛爛，不怕爛，祇怕淡。」「鹹中帶味，」再加點鹽！鹹的就好比的好！」

郝老爺老態龍鐘的拐進來了，他眼巴巴的向鍋裏指着。

「是找我來吃水鴨子來嗎。哎呀……好的很，好的很，我這日子沒出屋，不知野鴨噲

滋味了。」

「你嚐嚐，荳梗媳婦的手藝，真是，手段模樣一板一眼！」

艾老爹用顫顫微微的老手，挾了一塊鮮鮮的野鴨子肉，送到他口裏。

「你嚐嚐！」

「我，不，不……。」

可是一塊大肉落到郝老爺的嘴裏在咀嚼着了。可惜他的牙口並不爭氣，那水鴨肉還欠熟些。

於是兩個老人都一摻一扶的拐進屋裏去。郝老爺撫着自己的懷裏，狡猾的笑着。

「你們猜，這裏是什麼，哈哈，我帶了一瓶子酒來，我們好久沒有痛快一場了，他媽的，

……來，小年兒，和爺親個香，一張桌子上吃！」

「她不『上桌子』，她不『上桌子』，沒有那個規矩，沒大沒小的……」荳梗媳婦，

連忙跑過來，附着小年兒耳朵囑咐：「……不要搶菜，讓爺爺們不喜歡，聽媽媽的話，媽媽

喜歡你！」

一口肉還在郝老爺的嘴裏嚼着，他本想吐出去算了，但終覺得不可暴殄天物，所以還竭力在嘴裏嚼着。

荳梗媳婦在地上穿梭的忙着，不時用圍裙角去揩汗。終於兩大盤的鴨肉把幾位老年人的眼睛照亮了。

「好媳婦，你自己留下點吧，我們吃不了呵。」

「爺爺吃吧，我已經留下了呢。」

她留下一部是真的，可並不是打算自己的那一份，而是預備酒過了時給他們作飯菜用的。因為伊很能了解這三位老人們食欲的凶洪，要不預先截留一點下來，等一刻喝完了酒時，就祇好咬起骨頭來下飯了。

「你要留下的哪，孩子，我們不是外人，你大熱天，忙忙嚇嚇的……你要留下的哪……」艾老爹還不放心還在叮嚀。

公公朱萬也大聲吩咐。聽見客人對於兒媳的贊詞，覺得非常欣慰。

荳便媳婦咬住嘴唇愉快的答應着，將鍋內僅有的一點兒肉湯也都盛在盤裏，預備一會給他們下飯。

郝老爺終於把那口不能嚼爛了的鴨肉勉強的嚥了下去。捏起了酒盅兒，偏過身來，小聲的對着艾老爺說。

「給來頭也得取這樣的一個媳婦了……」

艾老爹剛送到嘴唇邊的一盅酒，突然的灑了，濺滿了一鬍子，他意味深長的向郝老爺看着：

「你說什麼話！」

老頭吃吃的紅着臉。

「是的，是的，得給他娶一個像這樣賢慧的媳婦了……那孩子也該成家立業了。」

「他哥哥還沒緒上絃呢？」艾老爹厭惡的十分嚴厲的回答。

「那講不得了……」郝老爺把一塊大肉又放在口裏。

「沒有錢呵，我想到上秋虎頭的『勞金』領下來……哎，可是那裏就有門當戶對的……」艾老爺已經不十分倔強了，私下裏認真的想着這問題。

荳梗，荳莢，荳瓣們都下地回來了，在外屋地唧唧嘈嘈嚷成一片，將農具亂置着，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

「來荳梗，也喝兩盅來！」

荳梗走進屋來謙讓着，祇說：

「今天站上來人說大山又佔了孫家占呢，這回得了不少子彈！」

說完便一個人一邊咬着大葱一邊跑到外屋獨自的吃起來。

於是老人們便將話題貫注在大山的勝利上，而更出師有名的豪飯起來！

「我們今天就算是來個慶祝！」心頭堆積着不少的悲哀的喜悅。

一五

「這才叫馬屁拍在馬腳上了！」

路伯吉把土爾其帽子摘下來向坑氈上使勁的一摔，便咕嚕咕嚕的吸起煙來……
他的小老婆花枝，從外邊抱着一束花兒，跑到他跟前來……向他指引着去看花。

「你看哪，怪不得人家都抽大煙，你看這花兒開的多美，怪不得人家都抽煙呢，憑這花兒，我也要抽了，給我置一桿象牙的煙槍吧。」

路伯吉展開一雙灰鼠似的小眼睛，向着花枝的日本式的裙子仔細的打量着，嘴角上便不自覺的浮出一絲倨傲的笑容來。

「唔唔，花枝！」他如何措詞是好。

「你看，這是銀紗白的，這是兜肚兒粉的，這是碼金黃的，什麼色都有真好看極啦……這是大煙花！」

「……嘍，你總匪然浮燥，你好好的坐下，和我談論點正事。」

「還有這個尖尖趨趨小葫蘆頭兒……謫溜溜丟圓！」

她用那一個很精緻的小朵盤兒向着路伯吉的光漣漣的腦瓜頂兒上，很巧妙的一敲……然後轉着花舌兒悄聲唱着：

六月裏來三伏天，

姑娘媳婦拉大煙，

大煙出在葫蘆上，

……

大概又想起下面歌詞裏所包含着的穢褻意思不好出口，於是便伏着坑沿上咯咯的笑了起來……

「上來，給我打幾口，我自己抽得累了……」路伯吉總想把花枝留在自己身畔，多呆一頓兒，好乘機將那話兒向她講明，他爲了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

花枝兒鼓嘟起小嘴來，慢拖拖的向上爬着——

「又讓人家給你檯香荷苞打大煙，手指頭又該染死焦黃了。」

「不要枕着我的土爾其帽子！」

路伯吉看着她的頭枕在自己的心愛的帽子上，便急切的搖着手，向下搶帽子。

「嘍，是你寶貝帽子值錢，是我的爹生娘長的腦袋值錢……人家的太太連鑽石戒子都帶得滿巴掌，我們連一頂擦狗屎的破帽子都枕不得啦……」

「喂喂，還是還給我吧，那是永野長官送給我的呢！」

「嘻嘻，永野，好體面個你舉在鼻尖眼前的個永野……」

女的咯咯的笑了，她想起永野那個急色兒的樣子來了，伊把眼睛埋在帽子裏，笑的喘不過氣來。

「還給你吧，另外遞給我一個疙巴多碎的枕頭！」

路伯吉把帽子小心的摺好，放在一旁又把煙斗攪在手裏用煙籬子味味的刮着。

「那個小可憐的牙刷鬍子！」

花枝用上牙咬着下嘴唇兒。

路伯吉把衣服伸一伸，重新騎好，準備從他小老婆的手裏接受這一袋讓他好過的香煙，使他得到最大的享受。

「永野這些日子不給我賞臉呢……」

路伯吉囁囁的吐了一口煙，然後又空着嗓子向下嚥了嚥，乾燥的咳了一聲，又咳一聲。

「呀呀，我的小花古朵兒呢……唉，我的小花古朵兒呀，我不用你時我可早把你扔在耳前鬚子後……等我用着你啦……我就說，吶吶，我的花兒呀來吧，我的小花兒來吧來喇……你要這個小葫蘆頭兒嗎？哎，花烘龍東的小葫蘆頭兒呀……」

於是一枝小花朵盤兒，又在路伯吉的光漉漉的前腦門上掃了一下……伊知道她的丈夫又要向她懇求一些什麼了。所以按照伊的對付方法來，伊也不妨在這時多給丈

夫點兒撇手撇腳然後好講交換條件。

「喳喳，嘍嘍，總是這麼匪然浮燥的……不學好……還是小孩子一般，幾時能作得了大事呢！」

「呀呀，學好就那搭三扭四的樣兒的呀，一天到晚上的不上家……哼……不知道人家受的花胡騷的氣呢……男人們都是死心腸兒的，沒有一個知疼道熱的……幹啥我總得聽着人家的呢……我也是個人哪，我不給別人氣受就是好的……。」

「哎，我不是天天有公事在身——嘛——」

「喲，原來是公事哪！我祇當是風流債兒沒還清——」

「你又胡思亂想……」

「對嘍……女人家家的總是胡思亂想不是我們天天不作事，冷清清守在房裏，怎能禁得住不胡思亂想呢……」

「花枝你別瞎胡鬧了，不知道我心裏發煩……我是爲了我們全家，我們祖宗三代

……

「哎，這才是一句真種實話……嘻嘻……跟我騎在一塊兒打挺兒還有不心煩的嘛……要是跟你的那個紅呵的啦，綠阿的啦……交頭摺耳的就受用了……」

……騙我呢？」

女的因忍不住的又咯咯的笑了。

「什麼，瞎說，那都是不得已的事，逢場作戲……行雲流水……」

「好！又捧人家的場，又作人家的戲……又行人家的雲……又流人家的水……」

女的直笑的又起氣來……

路伯吉也甜蜜的笑著，拉過背子給她愛撫的輕輕的拍著。

「好了沒有？」

他斜乜着眼問着愛妾，祇盼望他的笑逐顏開，然後好使他順利的提出他很像難提出口的條件。

「哼，八大車的氣我都一仰賴吞了，這一星半點子的豈瓣屈算得個什麼！」花枝還是那麼自嬌自愛的順嘴瞎咬派。

「花枝你也學會了『說三七』、『咬派人』……明個兒我就送你一隻大鑲大沿的鑽石戒指好嗎？」

「真的嗎……呀呀，我的小花兒呀，你再抽完這口順溜煙吧……來。」

「唉，你總是這樣瞎胡鬧，不能分我一點心……我這些日子着實不受用呢，頂可恨的是孫子厚，他竟爾罵我配拍洋大人的馬屁嗎……你想想真是豈有此理！我要不玩些花樣去讓他們看看，我路伯吉還配帶土爾其帽子嗎？」

花枝翻弄着小眼珠好奇的望着他，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瞎馬眼的永野長官……他覺着這口氣有點犯上，連忙加以修正——頂可氣的是永野長官不但不給我記上一切，而且，還把我加以申斥……這真是豈有此理……這不是以德報怨將恩作仇嗎？」

於是他又詛咒起自己來了：

「……偏是那天一個心血來潮要建議修造汽車路吧，結果弄得兩頭不討好，永野是得便宜賣乖，說什麼就是我不提議將來也是要修的。但是祇少也是我先發現的呀！廣源堂則是損失太重，連老財東都生我的氣了……其實就是我不建議人家將來也是一定修呵，他爲什麼一定『黑』上我了呢……」沉吟了一會他接着說。

「現在祇有兩條路好走：一個是把我和永野長官的關係還是得維持住……嘿……」說到這裏他連忙諂媚向他的小老婆笑了一下「另一方面就是我和白縣長商量給廣源堂老東家找進一筆，這樣他損失敵消，也就不至瞞怨我了……」

「何必廢這許許多多嚼心拉肝的事呢，路不修，不是一切都風吹雲散啦嗎！」花枝可真把事看得簡單。

「哼，你倒說得省勁，這叫作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呵……要不然日本人怎能侵略我們呢，不都是爲的錢嗎……三井家怎能放棄這一筆橫財呢……況且除此之外，還有軍

事上的價值……」

路伯吉又恨恨的吸進一口煙來，憂慮的繃緊了眉峯。

「反正我也想出補救的法子來了……可是這方面必得先和永野長官打好了交帶，要不然……爲廣源堂募捐這事終久也是瞞不過去他的。」

……他又想他這次作的也算冒大險的，因爲說不定一天鬧穿了，被長官看成「舞弊營私」，一定要沒收財產的。所以永野的關子一定得打好……他下意識的又向着花枝兒考驗的看了一眼……另一方面便決定把白雅齋，孫子厚，老財東都拉在裏邊，讓他們一齊都混在渾水裏，擾不出清魚來，我就保雙險了……呢……！他打定了主意。

「——名目就叫善捐，還順口還合乎王道……」

「什麼叫善捐，難道上捐也分什麼善惡嗎？」

「不是，這是我想起來的法子，這一修路廣源堂不是吃了虧嗎？我這罪人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呵……所以我想補救一下……老財東不是東亞佛教會的會長嗎……」

就借這個名義建造佛堂……在全縣各村各屯來攤『善捐』……願意出的也得出，不願意出的也得出哇……這麼一來呢……就拿三萬計算用兩萬元抵補廣源堂的損失……一隻手的數目我和縣長劃作手續費……子厚那裏也小大勻兒的點補點補，你的鑽石戒子算個屌！

女的聽得本來早已不耐煩了，可是聽到最後一句眼睛立刻發亮起來鑽石戒子，伊真是用着初戀的熱愛來想念它好久了呀！

「真的呀，不騙我？」

「那自然，你想我作事手面還有不闊的嗎……可是白雅齋就胡說，說四鄉裏是個癩毬，擠也擠不出多少『雄』來了，冒頂大的力氣也擠不出一頂土爾其帽子的錢呢，你想他看爭，居然這樣沒有眼光……我就和他打賭，我用巡警保安隊抬着機關槍去要大丈夫作事要澈頭澈尾，敢作敢為，首鼠兩端，有什麼用呢！」

女的又咯咯的笑了起來，可是這回的頭是插在老爺的懷裏了，她也在貫澈她那小

小的主張。

「可是那鑽石戒子你什麼時候送給我呢，大後天小五太太的生日，我帶啥去呢。光手拉腳的，沒的讓人家儘管向我假撇清……」

「——可是你得先說什麼時候見永——野……？」

女的這回是真的含羞的在笑着了，把臉撫在手裏，在路伯吉的腦前上上下下的揉擦着……她毫不思索的回報了一句。

「——你今天不許上『她』那老棉花套子的屋裏去……」

十六

初夏的和風已經傳遍了大地，小苗也足足有一虎口高了，蓮花泡平潮了，大地是綠色的海。

大地上，在眼前的地方，還可以看出棕色的土壤來。可是越遠看去，越是一片黃絨的

綠潮，可是接近地平線地方，却又射着日光，完成一道白線。

艾老爹一清早，扒開眼睛，找出腰帶來結好，便去喚醒來頭。

他輕輕的搖撼他的肩膀，看着他貪睡的好看的臉，不由的憐惜起來，讓他多睡一會兒吧。

他依然恬靜的睡着，鼻頭上沁出一滴涼絲絲的汗珠來，睫毛勻整的閉着。

老人又搖他的肩膀。

「杏子！杏子！」來頭依然在夢中叫着。

「什麼？」

老人分明是沒有聽清楚或是顯然的並不相信他說的是什麼……待到聽清了，臉上突然如同聽一句世界上最醜惡的字眼一樣，立刻轉為激憤，甚至有幾分猶惡。

「杏子，杏子，」

「見鬼起來！——給我滾起來，活見鬼！——」

來頭驚惶的跳起來，他竭力的揉擦着眼睛，想看出怒喊的是誰來。等他一看出站在前面的是自己的父親，就了解了這一切的關係，便也毫不示弱的大大的生起氣來。

於是兩個人粗暴的收理農具，誰也不和誰說話，誰也不去看誰一眼。

「見鬼，呸！」

老頭子詛咒魔鬼似的向地上大大的吐了一口，便拿着鋤頭出去了。

來頭臟着爸爸孤獨的背影，一步一步的走得遠了。手兒一鬆，一柄剛檢起的鋤頭，便花朗一聲掉在地上……

來頭低着頭在地上走了幾步，便坐在坑沿上呆住了。兩眼向空中睜得大大的——現出已經完全投擲在失望中的表情，然後他把一棵昏熱的頭，埋在冰冷的大手裏。

……這是可能的嗎？難道她看不起我嗎？她爲甚麼逃避我呢？……不和我要好呢？

他再也不能想出更多的疑問與苦惱了。他的率真的感情，使他對於這神秘的女人加倍的不能理解。他的一種焦燥的渴望，晝夜的在他血液裏燃燒。當他每一聽見有人念

誦那個魅人的名字，他的那個寬大的心臟就抑制不住的躍動。一股極強烈的悸痛擴張到全身。

遠遠的風在吹着，發出遙遠的，浩渺的呻吟，又開始了那種遼闊的荒涼的翁然的大野的迴響。如同鼓勵着他向更深一層的哀衿落去。

他站起來，想尋找出自己的父親。

無邊的大地顯現出一種單純的顏色，在窗口外面流瀉過去。他既不有什麼輕微的變化，也沒一點兒的稍許的不同。祇是以單純娛樂自己，使人感到澈骨的深邃無邊。

父親投落在這裏，就如一隻蚊虻飛入黃色的晚霧裏一樣，連點模糊的符號都尋找不出。

來頭感覺到一種從生下來就沒有過的孤單。

清早的零風吹過來，一切都是淒切的，蒼涼的。

一隻紅幢幢的下弦月，不祥的在那鐵青色的黎明裏掛着，東方的一線魚白，還被沉

重的雲潮隱起

帶着苦味的眼淚經過他的嘴唇，寂靜的落着。

一種死亡的觀念也和他的一切的暈眩起了奇異的溶解，整個兒的虛無的思想浸據了他。他由於對這個從未體味過的可怕的威脅，如今變成一個巨人的影子，清楚明晰的擺在他的面前，他的全身抽搐得發抖了。

他的對於亡靈的糊模的恐懼，墳墓的朦朧的怖懾又在他的眼前浮動出來……而他就要和這個神秘的門檻接觸了。

他凝視着窗外灰色的天穹，覺着自己的靈魂已經凝結成一塊堅硬的石塊，慢慢的沉墜在一個六尺見方的地洞裏，上邊有人用粗糙的土屑一撮一撮的灑下來，打着他的冰冷的面頰。一個胖大的和尚嘶啞的聲音念着令人不解的咒語。木魚沉重的敲着，發出空虛的巨響……於是他覺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已遠遠的把他遺棄，祇有在他僵硬的腦子裏畫着一個悲哀的問號而已。

於是對一切都獲着模糊的願望的他，由四週便蔓延出不解的恐怖來。

經過一陣鉅烈的掙扎與苦楚……他的渾身脫落了一層殼子……我為什麼想到了死呢，他下意識的看了一眼自己猙獰的胳膊。

……應該死的，到他呢……在城裏，當狗腿……。

忽然他的臉又漲紅了，額角上沁出一粒一粒的汗來。

……說不定她還真愛他呢，他見識比我多，比我討人喜歡……我從來沒過過城裏的生活……他還送給她許多東西，他也能賺錢……。

一種強烈的嫉忌與憤恨掩沒了他……。

眼淚的急雨又復奪眶而出。

但馬上淚水就枯竭了，眼中發出紅炙的漲痛——他的壓縮的生命，要找尋出一個空罅解放出來。

一個矯健的女郎站在他的面前了，別人都祇誤認了她的一派豐豔的體格，而他却

能認識她的真摯的心……她不會是那樣的，她怎麼會是那樣的呢？那一切是不可能的，是不會發生的……可是她爲什麼默默的拒絕他呢？……不給他一些好處……

他想得有點疲倦了，也困惑了，把頭伸出窗台來，向大地的母親愁視着。

大地漫無標幟的漾着波紋，什麼象徵也沒有，使人不能斷定它是在想些什麼。也不知道它是由什麼地方來的，在這個地方躺了多少年代，它永遠不預備走嗎？

大地的永恆壯態，涵育着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着。使注視在上面的眼睛都受着它的磁力的吸引很快的投在土裏去。

在這種無涯的寬闊裏有一種曖昧的寒冷生出來，一隻不可知的又不可拒的大手，從地殼裏不斷的伸出來。像一切註定的可悲的命運一樣，按着氣節，把一些荒涼悲痛哀傷，送給每個大地之子。

由於方才一種可悲的聯想，他想終久自己要埋在黑色土裏的，對於一切日常愛愛的都將不見，祇有土塞在他耳中，眼中，口中，鼻中，心中。

來頭把眼用手遮起來。

……多麼敞亮呵，要是有一點東西能夠把前邊擋住，該多好啊！他不由無端的戰慄起來，周圍的環境對於他是多麼親切，然而又多麼遠，他永遠觸摸不着它們。

多好的心情，多好的景色，也都被這無極的洪荒給淘汰盡了。在農業社會裏，遺傳不是怎麼奇妙的玩意兒，他們的公式非常簡單，就是男孩子生下來是農夫，女孩子是農夫的老婆。所以來頭感情的範圍也依然是他父親的沒有修飾的輪迴。

來頭急遽的從窗台跳出來，匝着大海走去。

他受了符咒的催促似的，毫不遲疑的向大海走去。

大地以一種混然的大力溶解了他。在一個小小的漩渦的轉折中，他便沉落了，不見了。

沒有一點海航的標幟，沒有一塊可指點的浮標，以一種頑強不馴的單一的綠色吞食了他，於是停留在永恆的絨寂裏；來頭已經失去他的所在，看不出他在什麼地方，大地

就這樣淹沒了他們兩代。

黎明的顏色被這凶猛的殘酷所克服，不敵很快的露出太陽的頭來，祇好在一片灰色，統治這萬里穹蒼。

十七

來頭飢渴的工作着。

眼眶很深的凹進去，皮膚顯着黝黑，他的突出的額角，病態的發亮。大凡一切生活的意志強烈的人在他灰心之餘，他決不提出游蕩來消遣自己的，他竭力的想用工作來苦行自己，使自己在工作裏得到嚴肅和固執，直到他死的前一秒鐘為止。

鋤頭很迅捷的在地上揮動着，先在左手用力一拉，將一寸厚的土壤拉掀，再用鋤尖拍軟。這回才又輪着右邊了。以使兩邊都已鬆軟，溼潤，鋤頭便又很迅捷的鏟去四旁不必要的小苗，而留下那最中間的最肥壯的一棵，來擔當這一年中收穫期的黃金色的命運。

如一把長久積蓄下來的火焰，突然在養氣中燦燃了一樣，來頭也以煥發的精神來勞動着，毫不覺出疲憊。

艾老爹偷偷的向他看了一眼，雖然是充滿了敵意的，但也覺着可憐起來。

如久好久，這個親生的兄弟，追逐着一個對象的這件事，已成爲蓮花泡，家傳戶誦的豔聞了。但祇有艾老爹不知道。

「不要讓那個老頭知道呵，他會軋斷他兒子們的腿的……」

大家都互相警戒着，祇在他不在的時候紛紛議論着。

終有一天，郝老爺冒起了這個大險，將這事源源本本的告訴了老頭子。雖然是大大的生了一陣子氣，但是關於兒子已經有了心上人，這件事在老人詭秘的狡猾裏，却意外的充滿了安慰與欣幸。祇是不幸的被選中的對象是杏子這真是一椿無比的罪惡呵……而且，而且，呵，這遺選她的，竟是他的兩個兒子呢。這無疑的是想把這個可怕的罪惡烘染成爲二倍的恥辱了……老頭子真想擺出父親應有的威嚴來了。

但是，一看來頭却如一匹春天的野馬一樣的瘦下來，老人便在極度的矜憐之中，燃起了驚惶，沉入探求適當處置法方的索解來。

「說不定這孩子還是真心的呢……」

他偷偷的高興了，覺得鬼子終於能有一個心上人了，但立刻又恨着牙根罵道：

「……都是這發騷的小娼婦勾引的呢，都是她……一個不夠煞火，還勾引兩個……」

兒子平靜的工作着，想用工作的苦難，代替了心靈的苦難。

老頭子感嘆的搖了一陣頭，心腸便軟了。看着自己手裏的把兒都已磨成一個押兒腰葫蘆了的老鋤頭，便低聲的說着。

「春天了……」

於是看着天際淡淡的一點白雲。實際上已是五月天。可是這關東草原的節氣的劃分，原不必那麼斤駁兩的，不妨就當他是春天好了。

「春天了，這孩子……怪可憐的！」

鋤頭似乎也接受了他話裏的含意，便不顧一切的儘量和大地親嘴。

忽然又有一股子倫常的觀念在他發繃的腦中浮動出來，於是他反常的感到一種極嚴重的厭惡和忌諱，便大聲的在心中叫着：

「這是不行的，絕對不行！你任着娶什麼樣女子都可以的，惟獨兄弟兩人愛着一個，這是不獲壽可的！」

疲乏了，便坐下沉思起來，羸弱絕的支持着自己的成見。

溼潤的土壤滋生出健康的潮氣來。艾老爹扣去鞋襪拉裏跳進的泥土，小煙袋兒又緘默的嵌在嘴上。

來頭依然工作着，什麼都不覺得。對大地也像沒有看見似的隨意踐踏着。

大地被鋤頭接觸的地方，都透出潤澤的剛剛炒出來的肉鬆的顏色。未鏟的一面還掩蓋着一層褐灰色的微硬的表皮。而鏟的一面都綻露了微溫的土香。

挨道邊的這一半都已很愉快的鏟完，順着大道望下去小苗排成整齊的隊伍，匝風笑着。

大道平靜的拖着，一個行人也不許有一點烟塵也不許有，非常平靜，安適，一種人間的甜蜜，和諧而藏着淡淡的憂愁。

艾老爹順着大道望着，心裏想起自己的大兒子虎頭，也許從這條道上來了，那才有趣。他到長春去，不知道回來沒有呢？

他的眼光又靜靜的停留在來頭身上，他看着他微弓下去的背影，不由的流露出父親的感傷起來。

忽的一棵慌張的頭，在壕那邊出現了。

「艾大爺，城裏派巡警來鏟小苗啦！」

是荳梗的聲音，肩上還抗着一柄鋤頭。

「——什麼。是挨鐵道不許種高糧嗎？我們離的還遠哪……。」艾老爹慌張的答應。

「不是的，說是修汽車道，一邊要展出一丈長。把小苗統統鏟去！」
艾老爹固執的搖着頭，表示不相信的樣子。

這並不由於這個報告的全沒一點理由，而是秉着他向來的習慣，凡是接受到無論什麼對他不熟習的事物，他是必然的要流動着執拗的不信任與甚至仇視的反抗的。

但是事實却並不因固執而稍稍退避，它立時就緊逼而來。

在田埂那邊湧出一匹坐馬來了。接着又來了許多。

當頭的一個短小粗壯的傢伙，一定是警長在馬上匝風喝囑着：

「把小苗沿着道邊鏟去一丈寬！就動手！好修汽車道，聽見了嗎！吩咐他們好好作去！」

「是，隊長。」

一陣馬蹄雜亂的踩着禾苗，向前不當心的跑去了。又自在得甚至有幾分得意的督促着別的農民去摧毀，親手用血汗來培植出來的高梁苗了。

「就動手吧！這個團隊長可是嘎巴嘎巴（厲害）的呢！不！沖心嚙子！」就拿你是問！」

留下的那個巡警，一面心虛那老頭子的火紅的眼光，一面跳上馬背和他威嚇的嚷。

「來頭，過來呀，打他雞種x的！」

艾老爺看見地埂上祇剩一個巡警了，他掀起了殺戮的決心，操起鋤頭，照着那個狗仔的腦袋就是一個泰山壓頂。

馬兒機靈的一跳，豐臀上致命的挨了一鋤，帶着驚惶和戒心向那邊逃走了。

來頭本來還是痴滯的工作着。他分明知道已經有了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可是他對於一切已經失去了興味，所以他還平靜的自棄的工作着。一直等他聽見了爸爸的怒吼聲，他才連忙丟了工作，慌急的跑了過來。

登上了壕埃，看着那個被打的巡警急急的打着坐馬，追上了前邊的隊伍，似乎在指

手畫脚的談論着方才他所遭遇的危險。

來頭轉回着身來，問着爸爸：

「爸爸什麼事？」

「孩子，咱們過不了啦！」

來頭怔怔的望着他，自從他認識了父親的面孔以來，第一次看見了父親這樣失望和悲慘，他又勾起了自己愛情上的苦惱和黯淡，他想預感中的不幸已經接踵的來了。

……

艾老爹躺在床上，臉上透出銀紙樣的蒼白和抖動。

他的眼光鎖定的向着眼前的一切事物看顧着，對於生的執着的信念，開始暗淡下去。

這個小屋是從小就是他的褓姆，從來沒有對於他疎失了一點愛護，一點防衛。每個角落有幾絡蜘蛛網他都記得牢數得清。那個椽子頭有幾隻家雀，他也決不會弄錯。還有

他的炕呵，他的可尊敬的溫柔敦厚的炕呵，供出舒適，供出溫暖，使他健康。當他無論如何疲弱時，祇要他一安穩的睡在這炕上去，他便立刻神采奕奕了，和三十歲的小夥子一般的孔武有力了，他可以揹負起任何的繁難工作。

所以當着村子裏的人說。

「——看你這個老妖精呵，什麼鬼會把你弄得這麼強壯呵？是你永遠不會老嗎？」
「哈哈，把我推出這小屋去吧，把我拉出這匹炕去吧，我就變成一灘泥囉，哈哈！」
他會大笑的回答，然後心滿意足的坐在炕頭上吸起煙來。

但是，今天他覺着這屋子都透露出無限的寒冷來，——一片黏膩的蠶絲樣的冰冷的網，在他那熟習的房簷上陌生的掛着，他就端端正正的陷落這網的當中。
彷彿心愛的玩具，爲了意外的迫害給摧毀了的孩子似的，老頭子鼻頭無端的酸楚起來。

「孩子，咱們過不下去啦！我們的日子算完了！」

於是他又強固的凝結在痛苦裏。

「……從前我以為挺一挺就過去了，也許南京發大兵出關來，也許俄大鼻子替咱們打個勝仗，就過去了……唉……」

來頭也咕嚕着嘴唇。

「爹，我也灰心了，有啥奔頭（就是指望或生活意義）還不是挺着頸子挨刀！」兒子短短的傳達了他苦厄的申訴。

雖然知道兒子的灰心多半是爲了另一件事體，並不與自身的感覺完全相同。但是不是爲了另一件事體的自己，是何曾有心腸來過活了呢？老人古語說的好：老不捨心，少不捨力（對於生的執着的意思）……可是如今也已無可奈何的掉落在冰窖裏去了。

「人家說大山哥哥在義勇軍裏『熬』上司令了呢……挖壞了道木，燒了兩列車……爹……我也要去了！」

幾年來悲苦的奴隸都懷着這同一的願望。如同一隻引誘的花環在暗中閃光，現在這道閃光又在來頭的頭上燦爛的亮着。

老人疑問的向着天棚瞪大了眼珠子，充分的了解兒子可憐的心情，不由的心裏淒涼下來。

「唉，義勇軍也不中用，還不是寫在紙上的玩意，誰見着過義勇軍來的！」

一八

有這樣的事麼？

當媽媽用由血變成的乳汁，小心翼翼的，將心愛的兒子喂得肥壯的時候，喂得解事了，會以甜蜜的小嘴來安慰媽媽苦惱的身世了……而這時國王出了一道命令，讓母親們用自己給兒子裁衣用的剪刀親手剪出他的生命……難道這不是殘酷的嗎……

有這樣的事嗎？

酒醉後的郝老爹這樣的疑問着。

然而這樣的事畢竟是有的。

他的老夥伴艾老爹，在這時候，就在以曾經哺養過大地的鋤頭去斬斷自己血汗所滋生的小苗了。而這時艾老爹並不感到難受，反而同一個詛咒人生的魔鬼，加速的在促使宇宙趨於毀滅的一樣覺着痛快。覺着異常的不可忍耐。

不是任着感情的指使，也不是由癡理智的推動，而是順從手臂無理性的動作，艾老爹的沈重的鋤頭使那嫩綠的稚嫩的小苗兒一順水的倒臥下來。

方才還以顧影自憐的飄渺的情懷，來誇耀着嬌豔欲滴的青春。而今是被蹂躪了的棄婦，躺在路隅，任着螞蟻噬咬着那可愛的腳根去了。——這可憐的在上秋就會忠實的結出來朱紅的米粒的強壯的小苗！

一樣是愛撫的春風，昨天吹到身上，使它們蒲灑的姿態更爲活潑。而今天微風過處，却任它們悄悄的枯萎了——這以農民血液的結晶向自然換取生命的代價的小苗！

而艾老爹對於這個微妙的同感，便一點也沒有雖然受損失的情形，以他家爲最多，因爲他們的地，是長方形的，與大道平行着。反而因爲由於悲慘和過度的衝動，所釀成的酪酊，使得他接觸的一切和所想起的一切，都在腦袋裏面昏昏起來。顯得益加意志模糊，不知如何處理眼前的事物。而現在他單是順從一種筋肉的習慣，揮發着他原始的野性，在對着他用父親的慈愛所培植出來的青苗，不着一點兒體恤的讓生動的大鋤，在上面殘酷的橫掃過去，這是何等一種愛悅的討伐！

別的農夫們也是和他並沒兩樣，一句不響在那一鋤一鋤的削弱自己身家所寄的生命。是的，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世間已經沒有合適的言語來傳達他們的感情了，而且這事已不復是單純的控訴所可能了解的事了。

體味着這刻骨的枷鎖所加給的鑽心的刺痛吧！他們互相的對看了一眼，彼此的內心的疑問和追求便由這憎恨的目光中親切的交換了。

奇怪的是針對着當前的，奮怒，却是無聲的平靜呵！當着雲彩聚議着要有一陣暴風

雨來臨的時候，天空常常是出奇的沉默的吧。然而這祇是一種心靈過重的積壓呵……等雨量再稍稍的凝聚一刻吧，那麼風雨便會如期而至的。

超過可能的不幸，挾着破壞一切的能力，颶風狂撲過來，無論怎樣逃躲，黑暗的海却開始淹沒他們了，浪頭一個比一個增高，潮頭加速的追趕，接聯向下迫壓下來，彷彿在說：「趕快投降吧，看你能逃出我的統治去……。」

這樣的不斷的壓迫迫着剝削，無厭的剝削趕着黑暗。愈來愈覺得有趣了，便作與一個纏着一個，銷成一個無盡的山岳。在一串浪頭起伏處，安排下朵朵噬人的漩渦。

這渾沌與狂亂一直擴張到不容置信的誇張裏去。颶起廣漠的腥風，在人間燃起了迫害的火焰。形成一個密閉的，排除了養氣的窒息的穹窿——一條看不見的哀傷的綫，便把農民的命運孤懸在這恐怖的中心。

可是日子長了，這積壓也終於使人感到疲倦。人類和獸類的忿怒是不能持續得太久的，這有機的憤怒是不會持續得太久的。要不然便會同一根上得太緊了的絃，迸然一

聲的拉斷了。——然而像與死一樣神祕的憎恨的內省，却並不因為憤怒的暫時不落而消失，正相反的竟而是永恆的，或者說是有機的遺傳在人類的血液裏面而且泛濫着了並且，一代比一代的生長下去。日子久了變得已經不復是可以觸摸的感情了，而是化合在血液裏的，意識裏的，欲望裏的一種凝結着稜形的晶體的實質了。

鄉間的老農，常常會制服那個強的驢子的。那驢子真夠不開通了，你在腰上穩穩妥妥的放一隻袋子，他會跳起來的，頸子揚起來，後腿踢得高高的，可是祇要在不訓的頸子上再壓一袋，在倨傲的屁股上也再壓上一袋時，這個強的性子便屈伏在數學的原理之下，將反抗的性子平伏了。

「他們把我們看成驢子了。」

統治者也有這一套完美的哲學。

艾老爹昨天還對大家大喊着說。

「他們可不把我們看成驢子了，我們簡直連驢子都不如了，他們罵我們是賤骨頭，

「軟的欺，硬的怕，不打不罵不叫爸！」我們將永遠是賤民了！」

可是他們不知道驢子走到懸崖的時候，才把三條口袋一齊慣在山澗裏去呵！

.....

但是他們畢竟連驢子都不如呢，如今他們在背上駝了三條以上的麻袋了。而他們的耐力是浮燥的比驢子還渾厚得驚人呵！

而今天他們連那樣不平的問話也不想提起了聲音超過一定的震幅，聽器官就會失去了效用而成爲沒有聲音了。憤怒同樣的突過了沸點之後，反而會沉澱下去呢！

綠色的禾田被凶惡的暴力鏟掉了。在那殉葬的尸床上，鬆軟的泥土上，精巧的排成了不規則的行列，訴說着混亂的滅亡。殷勤的鋤頭曾在上面壅殖過黃金和希望，而今又復在同一的動作底下掘出殘酷的砍傷，

這塊地方，祇少沿着道邊的左右各一丈寬的地方。將不需要一切鬆軟，溼潤，通風種種的美德了。它將在石子，黃砂，瀝青聯合的鎮壓下，結成一道僵硬痛惡的披甲的恐龍了，

在不遠的將來它將不復是從前他們所熟知的大道了。

那天逃掉了艾老爹的致命的一擊的那個巡警，右脅裏抱着一隻從艾老爹的雞罩裏扒出來的紅色大公雞，分明是喝醉了，搖搖擺擺的走來。跌在一條壟溝裡，又胡裏胡塗的爬起來。抓起一把小苗來，順手颺去，嘴裏喃喃的罵道：

「哈！你害（還）在我跟前挪三扭四，藏頭露尾……呀呀……得噲……」於是又用榔子腔的聲音唱起來……「前邊走的王寶川，後邊跟着的薛平男，哎喲一啣唉……」

荷着槍監工的巡警們都賞心悅目的笑他。

於是他就彷彿獲得了知音似的逞起風來。

等他拐到艾老爹的跟前，他端力的想辨認他的灰白的鬚鬚。他難看的微笑着，下垂的眼臉底下透露出一團凝滯的眼白。嘴兒由於肌肉的鬆懈，變得一個拘攣的漏斗，滴落出很多的涎來。

「唔唔，老頭子，我還沒有忘記你打我一鋤頭呢……哈哈哈哈哈，你打在我的馬屁股上了，你知道我的……屁股是很肥的呢……老頭子！我來報仇來了。」

他的脅下的紅色的大公雞，看見了它真正的主人，便呼救的叫了起來，它在堅絕的不承認這暴力的掠奪。

老人冷冷的看了這傢伙一眼，又對着他那心愛的大公雞送擲了最後的一瞥，不由自主的悲哀的轉過頭去。

「唔唔——你還和我『掉小臉子，』嘍！老頭子！」

巡警興趣濃厚的繼續他的歪纏：

「老頭子，我送到你跟前來，今天你恁不想打了。你輪起了鋤頭，給我『開瓢』呵。你打死我，你是便宜的。你今年七十多，我才二十七，你沒幾年活頭，可是我，我還想活着，我可還想活着！」

那匹肥壯的雄雞，現在已困力竭聲嘶，張着口在那兒祇顧嘎啞的喘着氣息，對它主

人的援救，取着觀望的態度。

「唔唔，老頭兒，你可能和我坐在一塊兒，嘔盅酒兒，吃點雞肉……」他指着懷裏的雄雞，口涎又大大的流出來……「找個大姐兒，在一塊兒陪着，老頭兒，別說老，人老心不老，七十歲的老頭兒賽作虎，又養孫子又作福……」

艾老爹依然揮動着鋤頭鏟地，臉上一點表情沒有。汗珠以他的棕色的縐紋，當作河床，一條一條流着。在班白的胡鬚上滾落下來，造成小小的瀑布。他的捲曲的眉毛，有些濡溼了，掩蓋下去，使他的眼眶，遠遠看去，完全像痛哭着似的。

「喂，老頭子，你恁的不打理我呀，你看不起我嗎？自然是你看不起我了。當巡警狗子早晚穿一身虎人皮，哼，三個月才官個半餉……可是老頭子，你可敢動撼動撼我一棵汗毛……哼，老頭子呀，我要你打，我要你打，來來，你舉起你的鋤頭來呀……」

他一手把住老人的鋤頭，不許他祇顧沉默的工作着。

老頭子依然毫不動於中的牢牢的握住鋤柄。

於是別的巡警怕鬧出亂子來，便過來扯他。

他還不想走，還有興趣的繼續他的歪纏。

可是這時候，忽然有一羣凶惡的狗吵起來了。於是這酒鬼的興趣又轉換到牠們身上。「你們這些打不死的狗，你們敢動撼我一根汗毛，你試試看！」

汪汪汪……一羣強壯的野狗，瘋狂的跑着，追逐一件黑色的小小東西。

眼睛裏吐出藍色的兇光，舌頭拖落在口腔外面。鬚子的毛殘忍的直豎起來，讓着，叫着，號着，向着那個可憐的小動物追趕着。

在平時秉着這村民的習性，一定有見義勇為的鋤頭很公正的將那些跳躍的霸道們打散開的。但這時大家都已爲自己心碎，祇想讓悲慘的物事，越來得突然越來的澈底顯明越感到快意。還有什麼心腸去拯救那不足輕重的一點點兒微末的不幸去呢……

狗們，得意這俘虜的過於懦弱，把它很巧妙的抬起來咬着，幾隻嘴同時向反對方向撕着。又怕得它立刻就斷了氣，惹得一場沒趣。想盡了方法，互相的用口傳着，然後再放鬆

它在地上跑一會兒，又拚命的去追。「你們有狗胆動撼我一根汗毛試試看！」

「畜生！」

終於不知從什麼地方飛過來一種再也不能忍耐了的吼聲，有什麼人過來，側身在強者之羣裏，豎起正義的旗幟了。

有一隻黃色的大雄狗，翹起了多毛的尾巴，向着這敗壞它們興趣的人，跳起來就是一大口。

於是狗們都跳着逃開了。

艾老爹撫着自己受傷的胳膊，拾起地下的黑色的小動物——一隻瘦弱的小貓——全身已經血肉模糊了。

那隻黃色的大狗，還口吐黏沫，轉過身來拚命向艾老爹咬着，大概是在想給這不識相的老東西一點可紀念的懲罰。

「畜生！」

他將那可憐的已經完成被毀滅了的一塊碎布似的可憐的小生物緊緊的抱在懷裏。父親的仁愛隨着油潤的東風，在寬漠的大地上廣敷的磅薄着了，太陽在充滿光輝的照着。

人類的憎恨是建築在對於美的珍惜的愛上。

一九

「我們這也算是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呢！」

太爾其帽子對着白雅齋詭祕的笑着。

.....

終於在加緊速率，早日通車，這個字面的掩護下，路伯吉化因為工的提議被採納了。

「這耿耿的，忠心，終久要被上峯，實識的。」

對於三井提到永野時他這樣的謙遜着。

「永野現在對我非常的契重，我的意見又被採納了。」

對於在廣源燒鍋會見孫子厚時候，他將這句話不驚不燥的插進去。

「這回我又到手一泡錢，你們在家要好好的安分，我好專心在外邊作攪錢耙子！」

對於吩咐大老婆不要和小老婆嘔氣時應用的引言。

「花枝，鑽石戒子在這兒嘍！」

而對三少爺的庭訓，則是：

「我辛辛苦苦的曳馱一輩子，爲的什麼，你好好的幹，和小野要特別的拉攏，看見你老子作的了嗎？」

沿着大路的道旁，以蓮花泡爲聚散的中心，因爲這地方是鐵背山的石子被輸送到大道上最短的直徑。都蓋滿了蓆棚專給從監牢發到這裏作苦工的囚犯們住的。

天剛一朦朧亮，便可以聽見鐮鎊花稜花稜的響起，在低矮的蓆棚底下，走出幢幢的

黑影。

看守的大栓，拉得其礮卡礮山響，在四周鎮壓着，然後聽見隊長的吆喝：

「站好，報數！」

值日班長由耳朵呀子底下取出鉛筆來，在嘴裏沾足了吐沫，用手抹着紙在上邊記好數目。

接着又是腳鐐的移動聲，吐痰聲，大聲的咳嗽，花花的撒尿聲，藤條抽在脊背聲，打手板聲，罵詈聲，非人道的吆喝……一字長蛇陣似的向鐵背嶺出發了。

踏踏踏滋嘎嘎的響着，在路上發出不平的叫聲，人縷縷行行如同穿棧一般忙亂着。

鐵背嶺從來沒遭遇過這種盛會，一早起醒來，腳底下忽然發生了這新的變異，不由的襲來一陣被擾亂了寧靜的侷促。

這些人都聯合成一隊有組織的強盜，匆匆的到它腳底下搶足了石子兒，就向大道

那邊逃遁走去。然後再將它的沉默作爲默許，又開始第二次的搶劫。

而最使它疼痛的，就是有一次一個日本人來，到這裏指手畫腳的講了半天……便看見有一個鐵盒子裝滿黑色的藥粉，用一條長長的繩繫着，輕輕的放在它腳下的一個小山洞裏……大家都警戒的退走了。

正看得出神，忽然轟然一聲，它覺得一陣頭暈，脚下已被着實的炸了一大塊去。

如今他們將這石塊敲成相同的小塊，舖到大道心上和被測出來的好好的田地裏去。這些石塊已經不再屬於它的了，而是通過了人的手被改變了的一種新物質。

這時，一片冉冉的白雲，輕輕的將鐵背嶺罩住，使他不得不暫時忘了這目前的景色，免得引起了被征服者的傷心。

所謂「化囚爲工」的政策就在這座巨靈之下晝以繼夜的舉行着。

來頭被派在和一個臂大腰圓的囚犯，在一道打夥兒刨石子。

那傢伙年紀也不過三十歲左右的樣子，可是鬍子却比頭髮還長了一倍。因爲天熱，

被汗水濡的難過，所以每次說話，都要搔搔腦袋。

來頭頭幾天跟他一起作工，就覺有點眼生。

「看你那怪樣子……你殺死多少人？」

他覺着這傢伙一定是魔鬼轉世，天生不會好幹的。殺人也許到是拿手。所以看着他那份筋骨，來頭也一點不覺膽怯，照樣的氣忿忿于他以難忍的侮辱。

「殺死祇少十個，小兄弟。」

「喂！」

來頭鄙夷的回過頭來，向後狠狠的一噁。手裏掐緊了鎬頭，目光在他臉上停留着。腮上的肌肉鐵筋似的扭動着，就昭示出有這樣的涵義：

「雜種，你要再在我面前誇耀你的無恥，我要讓你知道知道了。我是不怕你的。」

「小兄弟……」那傢伙左右的看了半天，在嘴角上掛着一絲神祕的微笑「……

都是日本小鬼，土豪劣紳……」

來頭低下頭來，沉默的刨着石子。過了一會，才又聳一聳肩，呼出一口氣來。

忽然有一種貪婪的興趣，兜過他的心頭。他很想那傢伙能繼續的講下去，怎樣殺的呢，殺的都是誰呢？他對這些都燃起了極大的渴望。但是那傢伙却不響了，專一的在工作去。

由於方才他對於對方的鄙屑，來頭不好意思向那大鬍子開口去請求。他偷着向他溜了一眼，還是那絲神祕的微笑掛在嘴角上。他多疑的覺得這似乎在說：

「小孩子，你懂得什麼，我見過的，比你聽過的都多呢……」於是他又粗魯的加重的敲着石子，不再去理他了。

可是在「歇」完「响」之後，他終於制止不住心頭的蠢動，先開口了。

「喂！我說你殺死的都是誰呵！」

口氣是一點也不柔和，他擔心那傢伙向他白一白眼睛，用沉默來作回報。他臉上泛着一點紅潮，心也似乎隱隱的在跳。

「小兄弟，咱們都是服苦的啊……。」

「那還用說。」

「可是，小兄弟，不說不能明白呀……我們都是人家的奴隸……。」

來頭不高興「奴隸」這個字眼，他輕聲的替他更正：

「是苦大力！」

「馬是四個蹄子作工，我們是兩條腿加上兩隻胳膊。他們呢……小兄弟，一鞭鞭槍

加上一打小老婆……。」

來頭不再響了，把頭盡可能的低下來。鎬頭在他手上突然的沉重起來，石子打在他的脚上，非常的疼痛。金屬的器具敲在花馬石上，透出清脆的響聲。他記起前村張家老爺子死時候，釘棺釘時，有着這同樣的聲音。

……這是親手給自己掘墳墓呢……他抑不住昏亂的想。

來頭靠近了他，低聲的問：

「你是義勇軍嗎？」

大鬍子還是那份兒神祕的微笑。

「他們沒槍斃你？」

他熱切的有點擔心這大鬍子的命運了。

「他們不能知道的……他們蠢的狠……」

「你不是從「裸」上「摘」下來的？」

「小兄弟，這不是「裸子」「柳子」的事兒啦，難道你不反對日本子嗎？是反日的

就是一條線上的……」

「老哥，我叫你什麼名子呢？」

「我姓丁，排行老五，他們都叫我五丁，你也就管我叫五丁好了！」

「你鬍子也不雉一雉。」

老五丁歪曲着嘴，吃力的搔着腦袋，有許多的頭皮紛紛的落下來。

「我去給你弄把剃頭刀子來吧。」

「不成呵，弟兄們要找撇扭……」

「他娘！明個兒我給你拿來……你要吃點點馬兒的嗎？（吃點什麼新樣的東西）

晚上我帶給你……裏邊不苦嗎？」

「出來作活兒，血液周轉周轉，活變多了。大家都願意出來呢……你看吧，呆幾天就有花樣瞧了。」

來頭看見他嘴角又浮出一道神祕的微笑，他覺着這傢伙不易親近。於是半信半疑的盤算着，「不要聽他。」懶懶的揮動鎬頭。

110

這一天有個龐然大物，從城裏跑來了。

它全身是漆黑的，有的地方閃着金色的甲片。頭頂上有一隻獨角突出着。很艱難的

喘氣，遲鈍的爬行着，有時又吐出一陣子不安的咆哮。

蓮花泡的小孩子，都好奇的跑來看熱鬧，便被當父親的固執的攔跑。說這就是摧毀這村子裏的惡魔的代表，他們應該把它用鋤頭敲碎，不應該在圍觀起來，洋溢着驚奇的贊嘆。

這個怪物大口的吞着煤屑，在肚子裏製造出火光來。有兩根鐵製的肋骨，上下的抽動着，吐出悶都都的白氣，四下裏漂散着。

一個細長條子的高麗人，坐在那怪物的身上，得心應手的駕馭着。

他用鐵揪隨便的在那巨物的心窩一轉，便有一道濃煙從鼻孔裏鑽出，向上筆直的噴着。

它是那樣的重呵，凡是它爬行的地方，石子都屈服的發出委縮的低苦的叫聲，滋滋格格，不到一刻兒都碎成小小的粉末。

許多的用蓆子和秫楷紮就的半圓筒形的小屋，在道邊上蜂窠的組成行列。化囚爲

工的犯們就同螞蟻一樣住在這裏面。

從各村各屯徵來的米、青菜、大葱，給他們供用着。小雞、豬肉，自然惟有巡警才可吃。但他們能看着也滿足了。因為在監房裏，他們真是許久不能看見一隻雞是應該四條腿呢？還是兩條了。

道邊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搭起了爐灶，大塊的焦木燒着。瀝青散布出噁心的臭味來。黑色的塊，雜陳着。陳舊的鐵筒到處的亂滾。

火燒着，塊化成光滑的液體，擾着黏絲，在鍋裏騰沸，烙鐵裏邊生着煤火在地上滾熱的烙着。

被傾到石子上去的濃漿，鋪上黃砂之後，那怪物就唯我獨尊的，以一個出巡皇上的傲慢向前裝腔作勢的緩步而行。

掃去黃砂，地便露出了明滑的膠板，這條道已經獲得了新的生命了。

那依稀是不十分長久的以前，這個地還是肥沃的膏土，排出種種的可貴的物質，供

小苗的鬚根去吸收。而今景物全非了，柏油嶄新的凝結成爲一層淡墨色的地殼。一掃從前的使命，祇想用隆起的脊背，在愉快的丟肩負着太陽牌的橡皮車輪向前去飛轉了。

這上也許裝載着劫掠的財寶，也許是運來屠殺滿州人民的帝國官兵。也許立刻可以毀滅全村的大炮。也許是胖得滴搭油的大員。也許是誰家的五姨太太去串親家。也許是一團剛殖民過來的高麗棒子……但在脚下踐踏着的一樣的是蓮花泡的農民的悲苦的命運。

「假如這出咱們自己的力氣，造咱們自己的路呵！」以爲「管理道的是天氣」的老朱萬這樣說着。

「開上了汽車運高糧夠多快……可是運大炮打我們來了，還是我們自築的路……」荳梗嘴裏噴出沫子。

「也運高糧呢……往人家國裏。」郝老爺嚼着鬚子。

「我們的路，我們的路，啥時候會看見我們自己的路呢！」

在談話的口沫裏，滿濺着這不解的疑問。

但是路却依然在手底下被汗水給濡染着。漸漸的武裝起來，披上了亮晶晶的甲冑，用不着「二八月勒馬等道」，這道早火輾來灼乾了。

龐然的鐵碾吼起來輾過一段道便堅固一段，用煤炭來熨道，這在他們看來，是希奇的玩意，把柏油鋪在地上，在他們是希奇的玩意，不過從此道便不泥滯了，這他們以為是應該的而且平常得很。

工作又開始了，汗水在人的脊上嗚咽着。

瘦長的高麗棒子坐在碾座上，把眼攏在一起，用眼睛在每個人的臉上揣摩着。

這傢伙就睡在碾子上，夜間或者下雨時外面用油布圍住。

有時在寂寞裏，他也會唱出一支小調兒來，隨着晚風吹送着，可是大家都不去理他。但是日子長久，混熟了，才知道這小子也是『好現』的（有根的意思），夠朋友，他爹就是死在日本人手裏的革命黨……。

「喂，金德水，到我家去吃點野味吧……」大家這樣招呼他。

「哎，你就拿過來，咱們在露天地來吃吧。」

這傢伙總是隨隨便便的。

……

靜夜裏，小風習習的怪適意的吹着。

大地的海洋，通過了黑暗，更神化了自己的無邊的法力，用沉默的憂鬱，將一切都固執的淹埋下來。

荳梗兒次落在深深的遐想裏。

「真的嗎？有這等的事？」

於是他看見眼前有一隻長着長翅的怪鳥，平安的飛着，將種糧從嘴裏一粒一粒的吐出來，均勻的落在地上……一隻簡直沒法形容的大剪刀用機器弄得一張一合的，將高糧迅捷的剪下來……於是有一隻鐵手把那無數的禾桿一起握住在光滑的鋼板上

一捧，滾珠似的紅色的米糲，都順着一個糟兒小河樣的流下去……

「我看見過大鼻子……」他含愁的說……「從江北來的人說，他們有『馬神』（火犁）大馬神，一天就開一方子荒……可是我沒見過。」

高麗金的紙煙在暗中亮了一下。

「俄大鼻子是很好騙的……」荳梗寂寞的笑了一笑，沉吟一會兒才又繼續說：「從前那時還叫東清鐵道，現在叫……車上檢票的老鼻子，叫人教他中國話——諸位先生，諸位太太——怎麼說。中國人就騙他，他就叫諸位爺爺，諸位爸爸，票來，拿出票來……俄大鼻子是誠實的……」他是急口說話的，說得非常破碎。大凡在農民的話裏，都時常隱藏着一種願望，要別人去代他說出來，代他說出心坎裏究竟是些什麼。

「你穿過俄國的花標布……我奶奶穿過，她說織密，不退色，結實……還有哈爾濱氈子……從前奶奶那一輩還自己織大『家家布』穿，可是現在都穿東洋布了……」

「其實那棉花都是中國地上出的，布也是中國勞力織的。可是賣的都是他們，買的

却是我們……。」

豈梗兒又不解的向那高麗棒子斜看了一眼，這傢伙什麼都知道，件件事，料得一清如水。

遠遠的有佩刀的叮叮唧唧的聲傳來，豈梗想我該走了，一會兒察夜的加緊了，回去不便當。

於是懷着新的希望和苦悶，悄悄的離去了。

豈梗南邊一羣守夜的警察們無聊賴的擲骰子玩。高興的呼盧喚雉的叫着，不時的爆發出轟然的大笑。

「口令！」

「屁。」

「缺德玩樣兒，你又到那裏『聞臊』去了，不騁着我。」

「禽的，你別胡吵吵，來，你這邊來……。」

於是深草裏，蛇在裏邊沙沙的轉動起來，祇聽見兩個人唧唧咯咯的不知道計劃些什麼機要的事情。

金強烈的吸着煙，順步向大道那邊走着，沉在沉重的思緒裏。

有一個人歪歪趑趑的向着他走來，順風就吹過一陣酒氣，老金很想避開去，因為他知道這不免又是一個恣放的巡警。

然而來的却是紅辣子。

「我來找荳梗兒來了，他們說他在你這兒。」

「你不是起誓不喝酒了嗎！」

「我，我，祇喝了一點點兒……。」

「老夥親……你要毀了的……你終久不會挺直了腰板作事情……。」

「可是，老金，你讓我作什麼呢……我，我——」他舌頭分明的僵了——「我活着就不帶勁……人家都看不起我，把我作踐在鞋底下，誰能那樣老朋友似的接待我，除

了酒……」他又從褲腰帶裏挑出一個玻璃瓶兒來，放在嘴上，伸起頸兒，向下灌去。

拍！老金一抬手，瓶子便迸裂在地上。

「喂，夥腔子（夥計之訛念，有不滿意的意味），你讓我幹麼，你讓我幹什麼呢？什麼都是乏味的……我看上了一個姑娘……要和她好，她打我嘴巴……我活了長成成的這麼老大，沒吃過一回體面的，沒住過一回體面的，沒摸過一回體面女人的一塊指姆肚大的肉，沒穿過一寸絲條……我喝了一鷄巴頭子酒，還能說是我過分嗎？」

「奴隸沒有自由呵，還有這許多享受……。」

「可是，得等到那一天才不是奴隸呢……明天嗎？金同志……哈哈哈哈哈，可惜的又不是明天，我這輩子還不快活快活我就沒時間了，閻王叫我三更死，不敢停留到五更……我我，你知道，我也是個人呵！我也是個人呵！你不要小看了我……。」

「但是，兄弟，可是現在我們都不是人呵，你同意我這句話嗎？不是你告訴我的嗎？你親眼看見日本人穿着朝鮮人的鼻子在街上走嗎？」

「可是……我是中國人呵！」

「兄弟，你說錯了吧！假設你不在我跟前，你敢自承你是中國人嗎？」

「可是，鬥，鬥，完事了還不是和鬥雞一樣嗎？狗咬狗一嘴毛！」

「是狗咬狗嗎？」

「就算是咬我們的主人吧，我們也不是他們的個兒！我們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

「但是，不然祇是死路一條。」

「可是我除了沒醉，我還活着呢……哈哈！我還活着，而且我還想活着呵，我還想活得好一點兒哪……哈哈！」

「哥兒們，你回去先好好的睡一覺，明天我和你找個僻靜地方說話……有什麼說

什麼……好好的睡覺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陣狂笑過去之後，他走來很誠懇的握住了金的手，然後搖搖擺擺的走了。

「我明天要到城裏去了，金同志，阿力亞杜，哈哈哈哈哈！我明天要到城裏去了！我明天要到城裏去了！」

回過頭來他得意的舞着雙手。

在路上碰見了張大個子。

大個子冒冒失失的天真的問他：

「紅辣子，你又喝醉了！你還想着杏子嗎！」

「筋包！（日本話：男性生殖器）——他用六指的手一打大個子的頭部——

「我想她幹啥，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到城裏要什麼有什麼！我想她幹啥，我明天要到城裏去了，哈哈哈哈哈！要什麼有什麼，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可以飄來他的歌聲。

「屁是一溜煙，出門上西天，西天見我佛，封我是活神仙！」

「屈是一隻虎，出門上南入，南海見著觀世音，觀世音金童玉女替我說親！」

.....

二

暮靄一層一層的濃了，模糊的影子從湖水裏放送出來。

湖面也疏稀的佈着晚烟，頓時慘淡起來。可是杏子這時還沒有走，她依然在那木橙上坐着，神情非常澁滯，柳樹上的鶯鶯都返家了，可是杏子並不返家。

四周的水氣更重了，已經開始了夏夜的沉鬱。遠遠的鐵背嶺將邊界吞噬到黑暗裏去，輕輕的傳出杜鵑的可悲的聲音。

杏子對於每個景色，都喚回了往昔的逝影。

她還記得兒時，白髮的爺爺在早晨領着她偷偷的，趁着魚兒還祇顧得打呵欠的當兒，用撒網，在清水裏去兜魚；小蝦米拘子。小蝦米被兜上來時便放在岸上清水裏裝死。倘

要好奇的用手一摸，它便吃驚的跳起，彷彿就要咬你一口。

爺爺是很有趣的老人，有着太平時節的樂天老農的知足派頭。晚上一杯白酒過後，會引着傾吐的泉流，講述早年間無據的荒唐故事。

狗咬瀋陽，火燒航場，水淹通州。魚骨廟從地基到樓瓦是一條魚骨建造的。開源寺的大鐘是那一次發大水順水漂來的。鐵塔寺大塔上中間的大縫是一天下大霧的時候，呂班爺爺單身挑着扁担來鋸上的……。

二十八宿的樹上每棵樹杈都會弔死過一個女人……跑大鼻子反長毛，馬傻子拉大隊，福驪子縣太爺不穿褲子，庚匙守府尹腦袋像把羹匙子。

……
但是兒時不再來了。

月亮上升，水面佈了微光，像有霧氣在浮動。那些遙遠的故事都已消散在晚風裏，目前是一片의 迷茫。

遠遠的一切都混合在渺茫裏，微風細細的微語。

杏子坐在大柳樹下的木橙上，用着青虛虛的眉眼兒，瞅着湖水。

她寂寂的拾起了一片草葉，嚙了一下，又丟在一旁。草葉順着湖邊向水面慢慢的拆去，漸漸的拆到水面，又無聲無動的沉下去，湖水對於這些絲毫的沒有感覺。依然沉靜如故。

她靜靜的看着那草葉下沉。

水是清的，它落得很緩。

一點一點的變小了，最後，她看着它一直沉到綠色的無極裏去，……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是這樣的，……一切都是這樣的，一縷沒有固定的思想在她前面浮出來。

但是冷冷的向四周圍看看，什麼都沒有改變，宇宙並沒對這個微弱的消失有着些許的感覺。

從水面反射過來的月光明澈的照在她的臉上，使她的肌肉，好像在每個汗腺裏，都

散放出光明來。雖然她是那樣的哀傷，她的臉無處不顯得蒼白……。

一會兒月兒被雲遮上了，四下裏顯出一陣幽暗。隨後月光就更清澈了。

她試驗着用一隻嬌嫩的楊樹葉來吹響，可是她吹不響，祇嚼了一下，就吐了。

樹葉兒受了傷，分泌出一絲苦澀，她任着它在口中浸着。

漸漸的，她無意的想起了吹唇。

來多，拉多，來米，來多，拉多，梭法，梭拉，多來，多拉，多拉，梭——

法梭，拉梭，法梭，拉梭，法——米——來——

梭——梭——多——來——

那是一隻哀涼的小曲，那是一隻朝鮮的土調子，追悼一個英雄的志士的可憐的遭
遇的歌子……

歌聲隨着晚颼反覆的吟蕩着，有一種描寫不出的美麗，荒涼，在四面輕輕的流動。
夜是芬芳的，有紅巧舌吐出爽人的氣息來。

當他凝神的在那遐想的時候，忽然聽見身旁好像有生人的氣息似的。這與其說是感覺，不如說是由於想像得來這種預感是非常神祕的。

她安詳的向旁看了一眼。來頭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委曲的坐在她的旁邊了。

一點並不覺得突然，這是她老早就料到的，她還繼續吹唇。在依依的湖水上，吹縐了

內心的平靜

他更瘦了，在月光裏顯出非常黝黑。

她把兩膝抱在手裏，臉放在胳膊上，歪着頭悄悄的端詳着，看他已經消瘦了的臉龐。她止住了吹唇，思想裏迷惘的罩上一層微霜，悲哀而沉鬱。

「這樣晚了你還沒睡嗎？」她輕輕問他。

「……………」

沒有回答，於是又沉默下去了。

月光緩緩的移着。一隻小流星，飛落下去，在山水的投影裏燃出一道小小的紫色的

尾巴。

女的噓了一口氣，又說。

「爹爹在家嗎？」

「爹睡了。」

「他累了……你不累嗎？」

對方搖搖頭。

「爹爹這幾天不難過嗎？」

「爹說，要幹他們呢！」

「……………」

杏子沉吟了一下，眼光在來頭臉上停住。

「可是幹一兩個是不中用的，白『犧牲』……而且一個人動手，終久是不會『勝利』的。」來頭幾乎以十分生氣的口吻說着，對爸爸的舉措表示不滿。

杏子奇怪的看着他，然後說。

「老人家原是有骨氣的……。」

「骨氣？」

「是呢……。」

「骨氣中個什麼用！」

「那麼什麼才有用呢？」

「『組織』組織是最有用不過的！」

「組織？」

「就是大家起來。」

「來頭，這些天，人多嘴雜，說話要加檢點。」

「管他呢！」

「總得估摩輕重再說。」

「哼，別假猩猩了，不估摩輕重又怎樣，槍斃了也沒人……還不當死條狗！」

杏子把眼睜得大大的，很痛苦的才說出來。

「……你祇成心的咒我我……。」

「小姐，我個窮骨頭棒子，我還敢咒你嗎？」

「好的，趕情我是你的墊巧舌的了，唉！心眼有個紐派大，還要打小鬼呢……。」杏子不願意話又僵下去了，所以在口氣裏認想順從着他。

「哼，看着吧，有『好瞧』（新的事態）看呢！」來頭又像小孩似的喜悅着了。

「來頭，你告訴我，什麼事，我不放心呢……。」

「什麼事呀？我說什麼來着我什麼多沒說！」

「你不要故弄玄虛了吧，你告訴我！」

「告訴你也不難……。」

「怕我給你『洩底』嗎？」杏子故意軟軟的問。

「那也說不定。」來頭率真的回答語氣上幾乎是粗魯的。

「我不說就是。」杏子今天特別柔順。

「可是得先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嘎……告訴你些什麼呢？你們女人家家的『根本』就不成！」

來頭這時臉上已由陰鬱轉為光明了。臉很有趣的向外傲視着。

「你就說給我聽吧！」

「我怕別人聽去。」來頭又詭祕的浮出一絲有把握的笑來。

杏子向四外看一看。

「沒有人。」

「牆裏說話牆外有人聽……。」

「這地方沒有牆，你小聲說……。」

來頭搖搖頭。

「那麼你祇管大聲說好了……」

來頭也意味深長的搖搖頭。

「我『根本』也不要聽了，什麼好希罕的事情！」杏子也生了氣。

「來，杏子，我當真告訴你……你俯耳過來……」

杏子認真的，把耳朵趴過來。

「告訴我吧……什麼事？」

「我告訴你，我……」

杏子凝起眼來注視着他。

有兩滴清澈的眼淚掛在來頭的長長的睫毛上，映着月色，晶瑩的發光。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杏子疑感的想……她掏出手帕來，替他輕輕的拭去

眼淚……

「不要哭吧……這不是哭的時候呢!……」

一種莫名的酸痛衝動來頭的鼻管。如同雨季的飽含着水珠的夏雲，突然的被狂風給吹落了似的，強烈的淚泉噴湧出來。來頭伏在她的膝上簡直成爲大聲的嚎啕了。

「從前我就想，既然錯了，就不能再錯下去，爲什麼必須惹下了這些冤孽來呢……虎頭，他恨我一輩子，也就算了，誰讓他沒有骨氣……我怎能和他好呢……而且，你這孩子，是好惹的嗎，死心眼兒，抱着一條道跑到黑……天底下比我好的姑娘多着呢……何必把我們三個都扯在混水裏……至於他們笑話……他們懂得些什麼，我怕他們什麼呢……可是，唉……到我對什麼全都膩了，活着有什麼意思呢……好比一個人落在井裏了，水裏漂着一朵蓮花他能愛嗎？難道他不想活了嗎？他不想出來嗎？還是跳出井裏來要緊呢，還是看花兒要緊呢……眼前什麼都是黑漆一團，寡好一回又能怎樣，何況又沒有什麼結果……我往常有時就想起，我就不知怎樣是好，祇想着，明天就死去就好……可是又貪活着，看見羊兒啦，狗兒的……人家都沒招呀的沒惹兒的自自然然的活

着，我就想，我還年青哪，我不能死，我還沒活夠時候，終久有一天要好起來的。祇要我們不死什麼害可以作的，可是我們要死了，人家才不更趁心了，人家才不更願意怎樣作就怎樣作了嗎？……可是既然活着呢，又得担着這分兒，釀了，一切都不隨心願，一切都沒精神，看什麼都是土灰灰的……唉，能怨我嗎？誰讓我們沒早生五百年，又沒晚生五百年呢……偏偏趕在這個時候……祇得把一切担在身上……你對我總是多心……我又怎能表白我的心呢……祇有任着你恨我了。」

「我祇恨你，得不到你……。」

來頭完全爲悲痛所佔有了，軟弱得像被淚水所溶化了的泥土。

杏子輕輕的用手撫着他的頭，用含淚的兩棵大眸子禱告似的看住了天上的月亮。白雲將她掩蔽又散開，又着意的封鎖住了，從此便不離開了，湖面便暗下去。

湖水用明透的心傾聽着泡沫潑潑滴落的聲音。一棵瑩潔的水珠冷清的從葉蒂上滾落在地上，被鬆動的土壤貪婪的吸進……。

他們誰也不會得到誰的，露水必須先滾到土裏去，然後再被禾莖給吸進去，他們也得先獻身給時代……。

二二一

老金沈思的對自己說完一大段話，便輕輕地轉向五丁。

「你想底下，還應該怎樣說下去？」

五丁本來是平臥着身體臥着的，現在就半斜着身體坐起來，乾喇了兩下，溫和的接下去：

「真理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但是因為看慣了就不覺出來了。可是有一天，我們覺悟了，得到新的認識，我們才覺得，呃，有這等事，如同第一次才看見過一樣……譬如我且問你一個問題：從城裏到站上這十來個屯子爲什麼都是佃農，而沒一個地主呢？」

「那自然囉，地主任在城裏。」

來頭頗覺這問題問得愚蠢，使率直的答着。

「那麼，爲什麼住在城裏呢？」

「那還用問，自然是怕『紅胡子』了！」

「城裏有誰保護他們去不怕『紅胡子』呢？」

「城裏有官，有警察？」

「那麼是『官』和『警察』保護『地主』囉！」

「唔。」

那麼地主要離開官離開警察他們將怎樣呢？

「……唔……。」

……

「而且既然是他們自己的地，而且又靠着它們吃飯，那麼爲什麼他們住的反而和它離得遠遠的呢？」

大家都不說話了，臉上生出嚴峻的表情。

五丁又輕輕的說：

「好，現在我們，現在先不要扯得太遠，我們還是講他們之間的關係吧，當然，對於地主的壓迫與罪惡，來頭同志是比我更身受更清楚的。但是要在地主、官和警察們聯成一個東西來看，看的就更清楚了。譬如把他們看作一隻手，他們是大手指，二姆哥，中指……他們是分開的，而又是一件整個的東西……那樣，他們爲什麼那樣相依爲命，唇齒相關，就可一目瞭然了！」

被新的理解新的希望燃燒起更積重的心靈的低壓，使他們在勞苦之後的睡眠也幾乎縮短了。他們每次談論之後，回家去的過載的心總是沉沉的，可是放在炕上之後，都又不由自主的向着黑暗漂浮起來。使他們的思索，成爲殷切，成爲不可飽足的飢渴。久久的，才在極度興奮的擴張中，昏昏迷迷的沉睡過去。

會開完了。老金伴着郝老爺從林子裏向外走，他覺着這老頭子怪有趣的，他成心想

送他回家，怕路土『卡子』們嚇着他。

兩人分拂着打在臉上的樹枝，慢騰騰的走着，不時的交換着幾句極簡單的對話。

「喂，老金，你看，明天要下雨呢！」

老頭子回過臉來對他機智的講。

「那兒呢？你老人家眼花了，上邊是樹頭，把天光擋上了，過一處，你就會看見天了。」

「不，不在那個，這裏有個小道理！」

老頭子指着前邊小樹上一個尙未結成的蛛網，指手畫腳的對他講。

一個蜘蛛殷勤的在那經緯之上工作着，由卵巢排出光潔的銀絲來，然後用後腿向緯線一踢一根，經線就完成了。於是再去繼續第二根。直到把它織得很小而且堅密，才又從另一個方向開始。

老人觀察之後，肯定的便下了結論。

「明天不但有雨，而且還要有風。」

「恁見得呢！」

老金也去觀察那蜘蛛，覺得尋不出一點理由來。

老人得勝的笑了，矜持而得意的說。

「哈哈，這回你可輸了，革命我不如你，觀天氣你可不如我……道理就在我們日常生活裏，但是看慣了，就不覺出來了，可是有一天我們看見了，就如再第一次看見了一般，呵，有這樣事！」

老金益發覺得這老頭兒的親切可愛，便微妙的看看他笑。

「還是說出來吧，讓我也好學點兒乖！」老人矜持了一會又補足了說。

「這沒有啥可說的」——老頭子捋了捋斑白的鬍子——「這全是蜘蛛告訴我的。譬如吧……」他也學着老金的的腔調「假若蜘蛛織的網，稀，窟窿眼很大，明天一定是好天氣。若是窟窿眼很小，織的又密呢，那麼明個兒，又有風又有雨……若是在下雨天，蜘蛛還不在乎，仍舊織它的網，這雨就非晴不可，要是它不織了，就躲起來了呢——」

「這雨就非大不可。」

「不，還要『連陰！』」

老金贊美的微笑着，仰着頭看天氣，果然已經陰霾起來。

「你瞧……天，天果不其然的陰上來了。」

「口令！」

騰的一聲，兩人都嚇呆了。

「看你不是好人，舉起手來，媽的，等着槍斃！搜他……唔唔，是金……是你？」

因為金德水是高麗人和『洋氣』有血緣關係的，所以搜索對於他就效了……

「老總們，一塊兒喝酒去吧……到湖邊小酒店裏……。」

老金對那傢伙和霽可親的說着。

「好說，好說，等我換下這班來的吧，不敢打擾，不敢打擾！」

守夜巡警一面答着，一面用半個眼睛送着他們走去，心裏想：

「等着檢舉你們吧！」

三三

道路修的已給快和城裏合龍了。修路的囚犯們被報告說怕有不穩事態在暗中進行，所以都不許在道旁草屋裏棲止了。每天都用大汽車從城裏早起運出來。工作完了，再運回去。

這種方法是又周到而又保險的。路伯吉爲了這事會大大的吐出一口氣來。

「我說沒事嗎，果然沒事不是，他們一些亡命徒，能怎樣呢！」這天白雅齋來在他府上來談閒話，路伯吉就得意的下出結論。

「但願如此！」——白雅齋高聲的念了一聲佛，接着又說「現在『青沙帳起』高糧樑子都沒過人來了，一旦出了事情，更不好辦。好在八月節就可完工了，一個多月要不出事，咱們，哎，就算是功德圓滿！」

「你放心，你不用鼠頭鼠腦！」

白縣長立刻正色的把臉孔拉長了。

「吉翁，你總是用字不當，我就說，你從前要是赴京趕考呀，祇少也得吃主考官的紅槓子……這事，如今晚也是，放得大膽湯的嗎？一旦，要是出了事變，你我常言道，『官身由不得自』呵，我這個小小的前程，豈不斷送於你嘛！」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吃就別怕燙』！」

「可是也得『弓當箭在』，百慮無失呵！」

「嘍，想翕×，就別怕流『雄』！」

「嘖嘖，吉翁，你簡直簡直是，村夫豎子之不如也！」

路伯吉雙手合十，正襟危坐。

「講道不離春，况『言志』乎？」

「呀呀……」白雅齋艱難的搖頭——「吾會聞之矣，有志在高山，有志在流水者。」

……」

「吾其志在山水之間乎……呃唔，我想起了一件『正事』。新近一個從長春來的……朱警長讓我拉你去捧捧，我怕過後你吃我的醋，說我事先成心不告訴你，後悔不迭……。」路伯吉一面講着，一面把那頂土爾其帽子放在手上隨意的顛着。

「你別是怕我事後割你的「靴腰」子吧？」

「雅齋你也太多疑了。難道自己在她跟前還不夠「唬」她的嗎？又如老朱一吹噓……你以為我想借重你的名頭嗎？」

「那恁樣，那我就先『下箸』了。」白縣長現在是一團和氣了。他想反正天下已竟太平，何不及時行樂！

「不過，雅齋，你別祇顧吃個『太山不洩土』，連大腦袋都鑽進去呀！」

「老路，老路，你真是……太不成話，太不成話！」

「快點走罷，把『孝子帽』別忘給這新娘頂了去！」

路伯吉把一頂帽子替白雅齋端正的帶在頭上。

兩個人興高彩烈的向外走了。

剛走出正廳，聽差的就僕佻着腰跑過來，向老爺賊頭賊腦的說道。

「她又來了！」

全盤的高興，都推翻了。土爾其帽子完全浸在一桶冰水裏。他慌悚的過來扯白雅齋的衣角，又小心的聽上屋大女人和偏房小女人的動靜。幸虧她們還都安靜，似乎並未預聞此事。所以他就鼓足了勇氣，大聲的罵了一聲。

「這臭毬！她肚子大了嗎？」

聽差嚴肅的 answering 着。

「鼓鼓的。」

「恁們好呢！」

他又牽着白雅齋的袖子，照舊的回到客廳裏來，一場興致全付東流。

說。

「這傢伙竟爾使起拆白黨的手段來，他預備跟住我不放！」

白雅齋剛到手的初夜權已經被這偶然的岔頭，弄得有點動搖，便有好聲沒好氣的

「誰讓你『狗起羣子』似的到處亂『整』（即弄的意思）來呢，『整』完了又不負責任！」心下想早不來晚不來，偏趕着這時候來。

「我恁不負責任，我不是給她二十塊錢啦嗎？」路伯吉居然理直氣壯。

「老白更生氣了，他分明知道他的底細，那麼，她婆婆給她扔下的金首飾，金戒子，還有廣源錢號的『條子』都跑到誰手去了呢？」

「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提它幹嘍？」

「可是人家的總規是人家的呀！不想在白雅齋嘴裏也第一次聽見了正義。

「可是這幾年我也貼補她夠了，她還能賴上我嗎？那肚子裏的也不知是那個的狗種呢？」

的。「狗種？你的種！」白雅齋已經完全失去了興致，好像今天完全是爲打抱不平而來的。

「胡說，你別以爲她是好的呢，是我勾引的她，她的『人』也多着呢，連你也『挨過城門』」

「……………別胡說！」

「我是讓你給想個法子，是讓你當代理人替他辯護來嗎？」

兩個人都氣憤着，用手磕着茶碗想心事。

壁上的鐘滴答滴答的響着。

「去去，……………」路伯吉轉過臉來對聽差……………「去去，你問她幹什麼來了。」

聽差退出去了。

「你也別寡吃空糧不下蛋。人家寡婦失業的，你把人家肚子平白無故的『撞鼓』大了，算怎麼一回子事呢？」

「縣長在上，那恁辦？我就求你公事公斷，要不然你說恁辦？」

「這『先姦後棄』，祇少你也得打個『遺棄』不離啦！」白雅齋氣忿忿的把他打趣。

「喲喲，法律都是你們的法律，出口成詞我要給你兩千元『走動費』，你將如何說

法？」

「那麼，『居孀而淫』，着令該族族長重責五十大板可也。哈哈哈哈哈！」白縣長說到這裏才算有了幾分喜氣了。

「別開玩笑……你給我想辦法，這事要讓她們『屋裏人』（即妻妾之流）聽見了，房蓋都得給鬧得揭開了呢！我簡直受不住，我情願息事寧人。」

「還不得給她點贍養費，送她到別一個地方去就結了。有的是要帶犢的。（有的沒兒子的，取有孕的女人到家裏來，生出兒子，認爲自己的子嗣。）」老白說的十分簡截！

「啐，花錢還用你說……有錢我們自己還不會花嗎，非得送給她去花才算痛快！」

「良心！人總得有個良心！」老白不知從那兒也拾回了良心。

聽差的煞有介事的輕輕的又掩上門進來。

「老爺，她說她祇想見老爺一面就心滿意足了。」

「咄……說的到好聽，她還說什麼來着。」

聽差的仔細的思索了一回。

「她沒說什麼，她祇說她要走了，倘要老爺能見她一見，她就永不來了。」

「咄……拆白，拆白……她看見我就扯住我頸領子叫起來，什麼條件我不得允許她去，你再去問她，還有什麼話……」路伯吉說的是實話，他得防備這一手。他是有身分的人，不能吃那臭婆娘的虧，而且還有「大女人」像「查察慆子」似的，總在偵察他，而且花枝也不是好惹的。

聽差拘偻着腰向下房走去。

路伯吉沉吟了一會兒，才慢吞吞的說。

「老白，你看這事完下來，得多少錢的『坎』……。」

「哼，非一隻手的數擋不住。」

「呃，五十元？」

「你打哄小孩呢，先姦後棄，把人家『家底』都謀過來了，你還逍遙法外，這幾個冤孽錢，你也不肯花，祇等着到包老黑跟前一對兒算賬呵……」

「別『打岔』了，快把這事兒解決了，我還得吃你的喜酒呢！」

「得了吧，盡管是洞房花燭夜也讓你攪涼了。」

「對，對，縣長是我的錯，那小姑娘熱被窩都給你打好了，快快，解決了，咱們就去，唉，唉……真是她從那兒鑽出來的！」

「哎，你總得破費幾個……唔……哎……那讓你出溜了人家了呢！」

「我沒說嗎，有錢何必給她花呢……不都是一樣嗎？」

白雅齋狡猾的一笑，看住了對方。

「要利用我給你『頂槓』嗎？」

「婁乾脆，咱們不用『挾帶藏掖』，我送你一包好膏子，把她交給你，憑你發落……。」
「我成了三歲小孩了，打個巴掌，給個甜棗吃……由你擺佈。」

「哎，哎，雅翁，小意思，小意思，全仗鼎力維持，就算你成全我，這還不行？」路伯吉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向老白求情。

土爾其帽子又談話的走到白雅齋跟前打了個大「千」。

「良心，人總得行心之所安哪……。」

白雅齋咬着兩根老鼠鬍子，儘在那兒板住了良心不放。

聽差進來回稟。

「老爺，她說祇想見見老爺，老爺就不想見呢，也沒什麼，她想走了，她說這是最後一次呢……。」

路伯吉向白雅齋看了一眼。

「你悄聲悄悄的帶她進來，不要讓『屋裏人』看見，就說縣長在這裏，要親自審她。」

……去，就去就來！」

於是他又轉向白雅齋去。

「她是個女流人家，你一嚇唬她，她就沒注意了。你限出日子，讓她自動出境，不許在大庭廣眾前拋頭露面，否則依法懲辦，決不寬貸……我，我，頂好的膏子，人家送給我的，我沒捨得動用，現在，嘿，你的福氣……」

聽差的又佝僂着腰兒機密的拐了進來。

「老爺，她去了。」

「什麼？她去了！」

土爾其帽子把嘴張得大大的，老半天合不攏來。

對面小客屋裏，走出一副粗大女人的身影來，他的大老婆大母熊似的出現在他的眼前。

「那個小騷瓢是誰！」

路伯吉沒注意的，看着聽差，喃喃的問道。

「什麼女人？方才有什麼女人？」他想推脫。

對方毫不放鬆，似乎早已看得雪亮。「別裝着玩，在伙房走出去那個年青的。」

「是，是，是，小人叫的縫窮的，太太！」

路伯吉嘉納的，看着機警的聽差，覺得這個謊真是彌縫得天衣無縫。從嘴裏鬆出一口氣來，便頹然的坐在一把太師椅上，不由的得意起了……

……我們的這張網，總算打得周密，上至藩臺鎮憲，下至聽差小販，你休想逃得出……
於是他決定了從下月起給聽差加點「勞金。」

二四

雖說統治者的嗅覺是敏感的，但反抗的火焰也本能的很少透出煙氣。

囚犯現在雖不敷漫在這原野上，但有機的推動，是一樣的進行着，那力量仍可利用

別種機會解放出來。

而用統治者們親手散佈的熱力，所孵育出來的的鷹雛，祇要用利喙把穀子啄破一下，就會振翅而出喲！

而且惟恐炸藥不燃，點火線却應時而來了。

善捐！

善捐已經派定了，每畝一角，八月節以前必須繳足。

善捐！

大台子爲着這事興奮！

二台子爲着這事興奮！

三台子爲着這事澈夜計議！

蓮花泡爲着這事整個兒的燃燒！

五丁搔着頭說：

「這是好的，用自己的鋤頭鑿自己的小苗，用自己的鎬頭給敵人修道。把土地荒廢，把米，給人吃，雞給人家吃，豬給人家吃……但這還可以忍耐的。譬如鞭撻，在苦人身上是算不了什麼的，但是現在他們來挖我們身上的肉了……這得是一分一分，一角一角，一塊一塊的真銀子現錢向外拿了。而這一分一分的是我們自己的肉呵，一角一角的是我們自己的肉呵，一塊一塊是我們自己的肉呵。諸位父老們，現在是割着我們的肉的時候了！」

這些話深深的打動了艾老爹的心，他覺得心在隱隱的作痛。這已經不復是挖肉了，連心也一齊挖去了。

昨天二台子來的七黑的話，還在他耳朵裏迴繞着。

「四鄉裏都不穩了，都想動了，可惜祇少一個挑頭的，頭一挑起來，到處都該起來了……。」

祇少了一個挑頭兒的，祇少了一個挑頭兒的，這話深深的打動了他。

經了長久的忍耐，他的感情突然的爆發了。

這一瓶子包含着無限激憤的醇性的老頭子，忍耐，忍耐，一旦忍耐到壓扎的酸素，一滴一滴的注入到中和點了，突然的全瓶子變成紅色了，老頭子提出了他個人的反抗方式了。

艾老爹眼裏透出紅光，鬚子振振發抖。

他把因為丟失了最後的財產——一匹精瘦的驢——而跑來和老夥伴訴苦的郝老爺，安頓在一團稻草上坐下。他看見他，自從修道以來，更見衰弱了。他的拚老命的意志便愈加強烈起來。反正一條老命拿去吧，還能再把我怎樣了呢！

於是，他跳上了一座半頹的墳頂上去了。

「孩子們，我們過不了囉！我們不要修了，我們還修他媽的道，給我們自己修西方大道麼？孩子們，我們就住手罷，誰要再作工，就不算是你爹揍的……都放下活，回家去！我們……」

攏。

後邊有誰一把曳住他的衣袂，老頭子一個踉跄，跌下去了。

嘎……憑空一槍。

「你們誰敢反動，呵，都好好的作工去，不許動，誰動我就給誰一槍！」

這是短小粗壯的朱警長，立在墳上，向大家鎮壓。

一隻手還舉着槍對着天空。

拍！一塊磚頭，打在他的手上，手腕一酸，槍落地下去了。

一個餓虎撲食來頭壓在他身上。

這時，兩個巡警已經把艾老爹倒背着胳膊捉起來了。

許多的巡警都驚惶失措的跑過來。

農夫們也都丟了活兒，握緊了手中可以作為武器的傢伙，叫囂着怒罵着，向這兒聚

來頭向老金那邊拱拱嘴。

是不是可以發動了呢？

那是成不成的！

金德水搖搖頭。

因為五丁還在城裏，這樣一鬧，恐怕囚犯也許就不能出城來了呢，倘要就貿然發動起來，那祇有犧牲那一部的動力了，這是不被容許的。

「夥計們，把那王八旦捉緊點呵，作交換！」

來頭祇有忍痛的呼出這樣的話來，他覺得這句話從他嘴裏說出來，非常的不順口，非常的不好聽。他想我們要能喊出：

「是時候了，讓我們動手吧！」

將是何等孔武有力。然而竟不能，我們祇有把這個好好的起頭輕輕塗抹。

來頭現在祇有向李發和張財喊着，讓那兩個將鐵筋一樣的手握得更緊一點，使得那位所謂嘎吧嘎吧的朱警長，此刻祇顧哎唷哎唷的喘氣，失去了掙扎的餘力。

「押他到湖邊去！」

「給他五股分尸，我們不要活了！」

「報仇呵，是時候了！」

「還是時候了，該我們起來的時候了！」

來頭心裏想，這不是時候，太早了。老頭子怎麼在這緊要關頭來了這麼一手大家都沒預備好，城裏的大隊一小時就可開到，沒等布置好，就毀滅了。他下意識的望了一眼剛修好的一段路，就覺遠遠的有馬蹄聲由遠而近的跑來。

「還我們警長，我們放了老頭子。」

一個巡警提出了緩和條件。

「不要還呵，我們吃他的苦頭吃多了呢！」

「還我們的五隻老母雞，我們就還你警長！」

「還我的那口豬吧！」

「還我們的被褥！」

「還我羊來！我的小羊羔被你們殺吃了！」

「還我的雞子，那五百雞子哪進狗肚子去了。」

「對了，拿一條狗來吧，拿狗來換警長，拿條狗來。我們就換你的！」

於是討還東西的聲音憤怒的吼着。怒潮湧起來，後浪推着前浪。

人們都換了一種心情了，有的掏出旱煙來，愉快的抽着。有的互相討論着，爭執着，想推測出這事態的結果來。

但大家對這新的命運都非常嚴肅。都盡可能的收集起腦中所存儲的力量來，想使這新的開展推進到與自己有利的那方面去。

「我們可以換」——來頭站起喊着——「但是，你們得答應既往不究，兩邊相安無事，由警長親筆給我們立下字眼。」

「可以的！」

那邊的巡警願意接受這個意見。

「不成，我們不幹！立字眼有什麼用，那不是騙小孩子嗎？」

「不成，就白白的放了他呀！」

羣衆又一片吼聲。臉上立刻緊張起來。

「那麼我們開槍了！」

巡警們開始威嚇。

「小子，有骨頭，開呀！」

「不怕打了你們的警長，開呀，開呀，孫子才不開呀！」

怒潮又復汹涌起來了，憎恨的狂濤獨立着！

於是巡警們又變更方法來呵嚇。

「你留下他們也不行，城裏一知道了，大隊就來洗了你們村子。」

「雜種，你們也活膩了，等我們先洗洗你們吧，你們也是老百姓呵，也是窮苦出身，何

必替他們那樣出勁呢！」

「弟兄們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於是來頭的聲音。

「現在我們就去『立字眼』，你們得保證一定不報復，並且宣誓以後決不攪害屯上！」

「不成，我們不答應，活活便宜了他。」

來頭想大家的情緒是太好了，祇是這老頭子兼着個人的衝動發動得太不是時候，也許這一下把將來都斷送了也未可知。他想馬上將這事迅速結果，他的腦袋上爲了重感急出汗來。

他向李發頻頻的丟眼色。

李發便作好作歹的勸大家。

「我們到湖邊的小土房子去吧！到那兒仔細商量！」

這時大道上馬蹄打着柏油拍拍的脆響，兩個人在向這面狂奔而來。大家都趕忙向那望去，想着出來的是什麼人，心中不由的突起了一陣狂悸的跳躍，莫名的興奮降臨了。

「他們到城裏去求援去了，我們找槍去！」

人們瘋狂的往四下裏跑，到家拿槍去，暴動就要起來了。

「來頭，這傢伙往城跑告密，我捉回來了。」

荳梗執着一個穿農民衣服的巡警跑過來，說的話都不成句了。

「把他看管起來，你看大道上來的是誰，我看像是虎頭！」

「紅辣子進城去了，說是找虎頭去。」

「大家不要動。告密的被我們給捉住了。」

這時有四五個囚犯，也從鐵背嶺在另一匹的巡警的監視中跑出來了。農夫們便幫着他們用石頭去砍斷腳鐐。

有幾個大胆的巡警跑過來溫和的制止。

從大道上兩匹馬飛馳過來。

「什麼事，來頭！」

果然是虎頭跳下馬來。

「呀呀，大管事，原來是你，快救我命，他們簡直是無法無天了，尤其是那老頭子老胡塗了，他要幹了我！」

這朱警長看見了虎頭，就如救命恩人似的訴起苦來。

虎頭向眼睛都紅了的爹爹看了一眼，便若無其事大笑起來！

「朱警長，他是瘋子，他前天讓瘋狗咬了的。」

……我是瘋子……艾老爹，這時的憤怒超過任何時候。他寧可饒恕了一切的罪惡，祇要他能躍過去將那在談笑之間侮辱他英武的爸爸為瘋子的兒子一把搯死呀！

「哈哈，還才真叫笑話，是我遲來了一步，哈哈……真是我遲來了一步。昨天，三少爺

就「噠唧」我；要我陪他到這裏來看築路。我因沒歇過乏來，不高興來，真是遲來一步。鬧出這大的笑話，這「不是」都該擔在我身上吧。這老頭子是家父，朱警長，你恁罰我恁頓，恁能怪他瘋了的人呢！恁樣，沒驚嚇着嗎？唉，他們離開了管項，就祇想無法無天的了。」

老頭子渾身抖着，他費了極大的努力抑制着自己不昏暈過去。

「昏蛋，放你家的屁，你這小子才瘋了呢！」

大衆替他喊出他心裏疚痛的聲音。

「把他們一起沉到蓮花泡裏去！」

虎頭鎮定的點了兩隻紙煙，給仍舊騎在馬上的三少爺也點了一棵煙。

艾老爺一看虎頭所奉承的三少爺，手裏正做威作福的握着一把亮晶晶的銅簫，就認出不多不少的就是在城裏打糖的那個敗家子兒。於是，他祇得昏過去了。

「大家不要動，我們還是到酒店寫字據去。」

荳梗兒，李發，金德水這時候都暗中扯着幾個過於興奮的膀子，告訴他我們還沒預

備好呢。

「幹他，連馬上那小櫃子都一齊搗成亂蒜沾餃子吃呀！」

是一個剛打開腳鐐的囚犯凶狂的喊着，故意把形容詞來拖長，把舌頭打成噉噉。

二五

那天夜裏……

「這祇怪我們自己是尾巴！」

金德水將一棵煙蒂恨恨的一丟，便有吃ㄟㄟ的一聲伴着一道辛辣的輕煙飛出，陪着他嘆了一口氣。

「我們推動得太晚，致使囚犯在這裏打地舖的機會失去，要不然那九百來的人手是很可觀的，現在便沒那樣容易到手了。而且最糟的是五丁不能像從前那樣指揮如意了。而且今天很好的一個起頭，也不得不恨心的算白，還是我們……大家是太好了，而我

們看的又太低……。」

老金又輕輕的點了一枝煙吸起來。

「其實，這樣的機會每時每刻都隱藏着呢，祇要我們肯去拚一下就行的。」來頭聽了沉鬱的說。

「要不是爲了五丁，我們一定幹下去了……可是犧牲了好的領袖，也是不成的，……何況還有那許多可靠的同志……。」

兩人又都沉默起來。高麗金在回想那一次在木蘭他和五丁在一起工作，因爲和敵人猛烈的衝突，許多夥伴傷亡了，自己逃到鐵路當工人，後來打聽得五丁在長突被捕，他也跑到南滿線上來……這才又遇合到一起。

五丁這個老電燈匠，會修理小引擎，會擰機關槍，會修理電燈綫。他常帶着他那分大鬚子式的笑，扭動肩膀十分有把握的講。

「我們必得，使黑暗的地方明亮起來……。」

高麗金是相信這老電燈匠的本行的，他對五丁有一種父親樣的誠服之感。此刻他就急切的想和五丁會面，想在他鋼鐵的聲音裏，聽出更顯明的決定來。

然而竟不能，五丁這時是在那城裏的模範監獄裏正和蝨子臭蟲搏鬥呢！

「是的，來頭同志，你說的很對，機會是每個時候都有的，而且也可以造出來呀……不要遲疑了，我們馬上要使黑暗的地方明亮起來……來，我們連夜作下去！囚犯天明一定還要來的，因為老朱已被虎頭找補了面子，他這種人就是這樣的人。他們以為我們是軟弱。怕他的，他不會因為這一次就藏頭露尾的，不要再囉哩，天明看吧，我們就分頭作去！」

於是復仇的火把在森林的心臟中激盪的跳躍着。憤怒在大地的胸中交流。等候那希望着的黎暎工作在緊張中推進。

.....

這時，艾老爹道退了職的老柁手，正陷在極度的昏熱裏之中，眼裏放出兩道明晰的

火光來，躺在床上咀嚼自己一生的不幸和今日所遭受的完全被毀滅了的痛苦。

……我被他們給賣了，一張揩屁股紙就把我賣了……還是我大兒子說的對，我是瘋子，我怎能不是瘋子呢，爲什麼我要替這「一包膿」們挑頭呢？爲的是讓他們來賣我嗎？爲的是表明我是一個十足的瘋子嗎？……

老人的心是爲白日裏這一次的嚴重的打擊所破碎了。他的熱望與希冀都萎落而且消失了。完全與自己的期許相反，他們分明是把老人最光明的供獻，最親切的愛情，用最可恥的最卑賤的屈從，埋怨，儒怯來作相當的回報。老人此刻的心情，就是一個嚴峻的慈愛的父親對着不肖的兒子一種從裏到外深沉的絕望。

「強的就比弱的好，而他們却是老鼠呵！……他們還說得好聽，說是東北人民祇有跟着他們走是一條活路……」

老人該以怎樣惡毒的話詛咒他們去好呢？去形容出這些騙子們的本來面目呢？日本人也許比他們好些吧，日本人的生吞活剝的勁兒，也比他們這些縮頭顛腦的傢伙們

令人稱快呢！

而該是多麼恥辱呵，最使他無光的是那個領頭的。而妥協的最厲害的，竟是自己最寵愛的兒子來顯。當父親爭鬥得最勇敢的時候，而兒子却像個受傷的小雞似的，爲了和敵人要求一張揩屁股紙，弄得出汗！

但願鬼捉去這般自鳴得意的狗東西們去吧，讓他們死了也不得翻身哪……鬼捉了他們去。

而大兒子竟在赫許爹父老之前，捋警長的鬍子，那麼熟練，那麼恭順的去拍敵人的馬屁，而將自己的爲大家而爭氣的父親當作瘋子，在輕描淡寫之中奉送給敵人了。他二兒子還懂得討回一張揩屁股紙來！

「他們都不是我的種呵，讓他們都死去吧，他們是那女婆娘在山東帶來的賤種！」
老頭子這時傷心的程度是很可觀的了，秉承着他受傷之後一種執拗的報復心理，他得了一個結論

「先革去他們這把小官僚們的命吧！」

經過了這次創傷，這已經成爲老頭強韌的信念之一了。他對他們絕對沒有稍微高一點兒的估價，倘要能夠在他的詛咒裏找出更壞一點的措詞來，他寧願取那更壞一點兒的……。

而在這時王發來了。

「他們說這次是由你領頭，我想也是你幹的……我知道這次鏟小苗你家攤上的最多，我家攤的最少，可是，我們命苦總歸是一樣的吧……所以你起來，你領頭幹，我也高興，可是這事能有成嗎……我看不到呢……你一領頭呢，自然全村子都跟着你走，可是你把大家領到那去呢？能逃出這個世界上去嗎……就說拚命吧……拚命拚命，一旦日本大隊的人，馬關上村子來……不也是白送命嗎……你領的頭，你自然知道底細，我要問問你……我家的大個子，這幾天也瘋了，不着天不着地的見天不着家……他到底

是幹些什麼呢……」

「我告訴你吧，我領頭，又怎樣呢……？」老子頭寂寞的苦笑了一下，「……我告訴你吧，他們是對的，要想活命，祇有這一條路！」

老人的頭頂上涔涔的吐出汗粒，兩頰漲得瑩紅。他本是可以和王發有相同的意見的，但是他看見王發盛氣凌人的勁兒，好像惟他是問的提出了指問；他便衛護那被攻擊的一方面了！

「就是我領的頭，又怎樣呢！」

老人完全是挑戰的口吻，逼迫他當前的人，倘若不是他有氣無力的躺在床上，他會用猙獰的一拳打將過去吧！

剛才咄咄逼人的王發立刻在神情上委縮了一下，囁嚅的說道：

「我是擔心咱們這全屯的命運呵，這村子上的老人，就你我幾個了……我們總得開導他們呵，他們年青人，能作什麼呢，專憑一陣子血氣……我們總得指點他們一條正道，一條正道……聽他們的一味囂張行嗎？我們總是站在父字輩上了，站在這一輩上就

有一種權力，就應指點他們……人受教調武藝高，不受指點不成佛哪……我們總算歲數在這兒了，銀子錢都可爭得去，這個歲數他們爭不去，他們就得聽咱們的！」

「這個歲數算得什麼呢，不過是早死的記號罷了！」

王發有點吃不住這分堵截，他苦苦的爭辯，便不惜將戰略放鬆一點兒，把老頭兒索興抬得高高的，因為他知道請將不如激將好，艾老爺是喜歡人家將他比作英雄的。

「呵，呵，你是千年得道的老狐狸了，你也說這話，他們不活到七十歲，他們怎能知道我們老年人是對的！」

「我活到七十歲了，我知道他們年青的是對的，是活崩亂跳的就比棺材瓢子好！」王發暗想這個老頭子大概是真瘋了，不然怎能會說出這樣立天立地的怪話來，可是更不好聽的話却又擲過來了。

「你家雖說比我家好過，可是你們也不過虎着人口多，大家捧柴火焰高，蓬蓬赫赫，表面上看着比別人強……骨子裏不也是乾爽爽的吗？這些年我們不都讓人抽乾了嗎，

自從小鬼子進來，我們更沒指望了，我們不幹又怎樣呢……我們挺着頸子挨刀！

說到此地他想起了他被人家出賣的悲劇了，他爲什麼此刻又迴護着他們呢？他的心劇烈的疼痛起來，他連忙把眼皮閉下來，免得有淚水流下來被王發看見。

……

可是大概王發也察覺到了，於是擲過來惡毒的話來。

「就算你爲他們爭了面子，但是他們說你一些什麼話呢，他們說你是瘋子！我們老年人總得知道老年人的尊重，慫可順風打躺，東風硬隨東風，西風硬隨西風，跟着年青人屁股後邊跑呢！」

艾老爹並不答話，祇是一個瑣碎的偷兒似的，乘人不備在頭底下將一條高糧枕頭抽出，向着正在說教的王發就凶狂的擲去。

「你這老棺材瓢子去吧！誰要聽你的鬼話！」

王發沿着湖邊彳亍的走着，他心裏什分空虛，不知道應該作什麼好。自家雖然比他們好過一點，也是個佃農，要在好年月時，多賣點力氣，也許能曳出一分出道的家業來，可是在這個年頭呵，你休想！要是能保住這個樣子就還不錯哩，然而恐怕也不成了！

他向前恐惶的看了一眼，蓮花泡就如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樣擺在他的前面，說明出他所要保持的命運是什麼。我們有啥可守的呢？是的，我們有什麼可守的呢？但是，雖然說是沒有什麼可守的，秉賦着農民一貫的對於私有物的黏着性，既使是一段小小的蔴繩頭，他也是不願意捨棄的。一段小繩可以結在鞋上使人多走二十里路，沒有它說不定鞋會「張嘴」了……

但是，但是，他守了五六十年了，越守越守不住，他想他們說這不是「守」而是「孽」。

的時候了。這也許有幾分理由……

於是他把脚步放緩了，變成沉默了。從此不願開口了……

……

這時在湖的對面郝老爺的小屋裏，却沒有這許多的思慮，虎頭正陪着三少爺在喝酒取樂。

「這湖裏要有小船，真叫好，像奉天小河沿似的。」三少爺看了這農民看慣了的湖，不由的贊嘆了起來。

「這個窮鄉僻野，除了你長了這麼大來一次，誰有閒工夫坐花船呢！」

三少爺扁了扁嘴：

「汽車路修好了就好了，我爸爸就可以來玩了。」

「今天白日裏的還不夠你瞧的嗎，他們要來還想帶腦袋回去不呵！」

「有護兵呢！」

「是來取藥來了，是上前敵來啦！」

「那他們也沒吃了我呀！」

「沒看、看誰的面子！」

虎頭把大腿一翹，點起煙來。

「喲，好不知道寒儉！」

三少爺拿着銅簫取笑的向他頭上點。然後細聲問道。

「可是，喂，老虎，天這麼晚了，那老頭子也挺尸了，你說和你相好的那個紅姑娘呢：

……叫我開開眼去……

「三先生，你可得眼亮點，別儘管胡思亂想！有我在，你休想沾上一根手指頭！」

「噯，別裝着玩，紅辣子都告訴過我，你倆都養護過一對『小小小啦！你還虎着她是觀音菩薩哪，從沒沾過葷腥，早屌就是個破銅亂鐵了。』三少爺說得具體而有把握。

虎頭腦怒的把酒向桌上一潑，想發作，但他沒罵出聲來，祇說一句：

「我去去就來，不要等我睡覺！」

就走出去了。

三少爺不作聲，歪在坑上。聽見虎頭來在窗外向他施以恫嚇。

「你好好睡足了，明天我好領你到鐵背嶺去玩，不許你亂跑。這地方人可『生性』，一旦出了『漏子』，吃不了兜着走。你爸爸的土耳其帽子也得急掉了。」

「滾蛋吧，黑燈瞎火，我又不認識路，我往那裏跑，我又不去會情人！」

虎頭在窗外把馬鞭向上一扔，然後接在手裏。

「我去了。」儼無聲息了。

三少爺假裝脫衣服睡覺，故意對外大聲說：

「把門關牢。」

他把耳朵貼在枕上，聽見虎頭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遠了。霍的跳起，穿上衣裳，將燈吹滅，抄起銅簫，他也跑出門去。

瞄準了虎頭的影子，一步一步的緊跟着他，一面還隨手拾着地上的石子，作了回來認路的記號。

鐵背嶺高高的向上聳着，這一切他都不看見，祇注意了虎頭在山下的一間小房子前邊立住了。

他心卜登卜登的跳着，臉色蒼白，嘴角刻着很深的一道淫邪的微笑，向前爬着。

……

屋裏的人物似乎並不如他預期那樣的發出甜蜜的笑謔，而是一陣急遽的爭吵。不等他能趕進齋子去看一個究竟，虎頭已經踉踉跄跄的從裏邊給退出來了，不知爲了什麼。

三少爺連忙蟄伏在一座柳毛子底下。

他看得他氣急敗喪的去得遠了，便站起身來，悄手悄腳的走到杏子的窗前，想拚着他的少爺想法來碰碰自己的運氣。

了。
 舐開窗縫向裏張看，血立刻充滿了他的頭部，他的心一刻也不能靜止，幾乎都氣厥

女的眼裏飽含着一泡淺淺的淚痕，使兩隻惹人人的眸子漲滿了亮晶晶的水光，這不但不足引動他對她起一種可憐的感情，而相反的更加强了他的認為可欺和被蠱惑的
 信念。

女的把頭向旁生氣的一擺，一片烏雲的黑髮，在半空漂動出一種鎖魂的波紋。於是她在紅幢幢的燈光之下走動起來，就如山林的女巫，在那兒好好的散佈魔術。

她把被鋪好，打了個呵欠，便着手來脫衣服。

三少爺的尾骶骨向前挺着，鼠蹊部熱辣辣的也想脫去一點衣服。

杏子把燈吹滅了，便靜靜的臥下。外面高高的有白楊葉子在微風中擊打着，一隻鼻鳥學着貓兒叫了幾聲，一切復歸於沉寂。

忽然她的床頭出現了走動聲，衣袂的縋縋聲，她吃驚的一喊。

一道雪白的電光，射在她身上。她的純潔的肌肉罩上了一層微妙的銀霜，如同將新雪的細藕微浸在三月的水裏。

她恐懼的扯過身服披上，眼睛突然被一種從來未曾接觸過的強光晃亂，不能辨認出前邊是什麼人來。

但她立刻記起，這就是城裏人所說的電棒。她將身畔的尖刀扯起，預備看清楚眼前的迫害者好準確的投過去。

一隻沉重的金屬的東西猛烈的向她的頭上一敲，刀子便滑下炕去。於是又是狂亂的幾擊，她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三少爺一看人已死了，銅簫上濺滿了鮮紅的血，便慌張了。他雖然經過很多的事，製造過多少奇蹟，但殺人這件事到底還沒親手作過。手一麻痺，銅簫和手電一齊落在地上。他怔了一下，拔腳就往外跑。

屋裏的筒電還在亮着，清虛虛的光映着四處，一隻銅簫發着閃亮，陪在它的跟前。女

主人在炕上半斜的躺着。這屋子似乎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杏子的小嘴嚴緊的閉住，黑虛虛的睫毛在美麗的眼臉上安詳的掩下。微突的鼻樑疑問的向上翹着，圓滑的額角有鬢髮散亂的披拂下來。在她白色的薄薄的耳鼓底下有一大塊殷紅的淤血凝聚。杏子也如往常睡覺似的將頭髮散鋪在自己長長的枕頭上面。一隻冰冷的纖弱的小手放在伊的從來未曾被人撫摩過的胸脯，緊緊的綳起，益常的顯出精美可憐。

三少爺急亂的跑着，他忘記了來時的道子，擺的石塊已經完全不能記憶。他鼓起力氣亂撞了一陣，便祇見荆棘，亂石，大樹，澗水，擋住他的跟前，沒有去路。

他的衣服已經掛破，臉上也有幾處出血。他坐在一塊石上想着如何能找着虎頭呢？這是什麼地方呢？

這時蓮花泡已不能看見，杏子的房子也尋找不出，遠遠的有強烈的狗咬聲，似乎還夾雜着雞啼。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呢？

他抬起頭來，想看出三星在那裏，但是黑忽忽的大林子將天空整個兒替代了，什麼都不能找出。

想起丟在那裏的電棒和銅簫，他就恐懼起來，他們會弄死我的，他幾次想跑回去，把那兩件凶器拾回來丟在湖裏，一切就都好了。

可是他又怕着死人，不敢，虎頭什麼時候來呢，虎頭來一定會保護我的。他急切的盼望着他，而且會一道來把凶器給他消滅了。

他的頭昏亂的發熱，漸漸的他感到疲倦了，很渴睡，但是頭不自覺的向下一垂，又兀自驚醒了。

忽然，遠處有火光閃出。渾身一熱，他覺着不好，這是末日的來臨！

但是，這一定是虎頭來救我來了。

於是他跳起來，狂亂的喊着。

「虎頭，虎頭，快來呀，快來，我在這裏。」

許多火把都尋聲湧過來了。

虎頭拿着槍，當先的撲過來。

「虎頭，把我送回城去吧，我不願意在這裏了。」

虎頭一句話沒有說，臉上透出一種懺悔的哀愁。他沉毅的向後一揮頭。後邊便過來兩個人把三少爺架上馬去。

於是他們在林子裏跑了半天，便來到蓮花泡的湖邊了。

全村的人都起來了。火把扯起紅色的火龍，在郝老爺的小屋的四周團團圍住。

地上一對門板上躺着一個蒼白的女人的尸體。三少爺記起了這事原來與他有關。

虎頭下了馬，很沉靜的說着。

「諸位父老兄弟，是我姓艾的不成器，連累了一個好人……如今悔之已晚諸位父老在上，我現在明白了……這件事情，交給我，我自來處置……可是杏子是個好姑娘，你們要能可憐她，好好的安葬她吧……我就要走了……。」

他虔誠的走到杏子的跟前作了最後的一瞥，便走到三少爺跟前。

「虎頭，把我送回城裏去吧。」

虎頭把眼擰起，牙齒一棵一棵的嚙出。一把把他揪扯過來。

「來，我把你送回城去！李發，把皮套給我！」

白唇馬煩燥的向後一踢，一股土打在三少爺的臉上。

「虎頭，你要把我送到城裏去，我讓我爸爸赦了你的罪！」

「好的！」

「虎頭，我讓你升官……你不要忘記我就要到日本去留學去了！」

「我就送你留學去，來，帶上這個！」

三少爺拚命狂呼，但是虎頭把皮套一帶，他的聲音便在頸子裏嵌住了。

白唇渾身肌肉突突跳着，不滿意自己的這份差使。

虎頭跳在它的背上，兩腿拚死命夾住。

「諸位父老永別了，假設你們看我姓艾的還是一個人，請你們記住我一句話，我們窮人祇有靠我們自己才有救，想靠別人那是『白扯』。」

來頭急遽的跑到哥哥的前邊，想說些什麼，祇悲哀的看了一眼，又悄悄的退去。艾老爹蹣跚的走過來。

「孩子，你去後——來個信。」

虎頭臉上露出寂寞的微笑，向着那衰老的郝老爺叫着。

「郝大爺，我把杏子託付給你了，我還要回來看她的！」

揮起皮鞭拍的一聲，白唇便騰雲霧駕的跑起來。後邊是什麼東西像個『不落棒子』似的跟了絆倒的在地上掛着。它有點害怕，所以跑的更快。

大家都沉默的看着這一切的進行。

馬蹄得得的跑開，聽見兩聲槍響，大家知道他已下了『大梁』了。

有人用火把照在地上，順着崎嶇的小道上，都有模糊的血肉塗抹着。對着這獸性的

復仇方法，隱隱的都感到一層愉快。自由的道路是必得用敵人的血肉鋪成花朵的呀！

艾老爹走過去，如對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用手把被單扯起來將杏子的臉輕輕蓋上。

如今他失去了早起喚他起床的大公雞，天天陪着他作工的白唇馬，他烈性的女兒和這可憐的純潔而高傲的杏子了：他們都將永不再回來了！永遠的拋棄他而去了，去到一些不知名的地方。

他恐懼的向來頭看了一下，現在祇有他是他惟一的親人了，但爲着杏子的死，他也已完全毀滅了！

.....

來頭已經完全毀滅了，他已拋却一切求生的願望，世上的苦惱將不能說明他的心情，美麗的憧憬，青春的熱情，爲着未來而安排下的所有的愛慕渴望，都隨着那嚙人的影子埋葬在黑褐色的泥土裏了。

那夜，他一個人走遍了他可紀念的地方，杏子日常在那兒擣衣的水澄，可憐的孤伶的小房，那可愛的湖邊，往日自己躲起來偷着窺視杏子的小道，他一個人都走遍了，他站着，不能立刻離開，……他終夜徬徨着。

在藍色的山崗上帶走了光芒，四靜悄然無聲，洄滯的淞華降落在憂鬱的草場上。湖水在靜夜中凝成一棵泣然的淚滴。

天邊一棵孤獨的星，也暗淡了，散出憂鬱的藍光，使他淒清的心上，綴着一個哀然的音響。來頭在黑暗裏彳亍着，走過來，走過去。

晚霧低沉，壓落心頭的汹湧，祇喚起那逝影的清明的追憶。

明朝喚，太陽昇起來的時候，光輝的溫暖流瀉在大地上。親愛的杏子，陪坐在旁邊，頭的眼看她的眼裏，一天的工作的倦厭，都一片落葉似的消散，杏子的眼在那強壯的男性的棕色的眼裏，青春的誇耀洋溢着。畫眉在林中呢喃。

太陽起來又落了，湖水明鏡似的平靜，心的心就在這時候溶和了。

沒有這樣的力能使他們分離。金盞草在微風搖曳中滴落出祝福的聲音。終於歡愉成了幻想，想不分離也不中用，摯愛換來了哀傷。長夜漫漫着了，來頭的頭輕輕垂在胸膛，沒有勇氣或者一線希望，使他抬視起來。他的眼光裏已永遠不存在他所想着的美麗的什物。

這夜他就在湖畔口從前杏子擣衣的石磴上坐了一宿，一動也沒有動。

三星照在水裏，三星起來了，三星抹斜了，三星晌午了，三星掉角了，三星白臉了，……一夜過去了，露水濕透了他的衣裳。

二七

深夜在鐵背嶺的森林裏摸索着，漫步着。

星空連轉，三星從湖水的東邊移到西邊了。黎明撫摩着樹梢跑過來，從太陽的折疊的床鋪上。

早晨的聲音在各色各樣的動作裏說出，溪水流動着，樹梢搖撼，小鳥私語，炊煙幽浮着。

田地裏有昨夜剛出土的田苗，山上有昨夜新降生的蕨菇。水裏初生的魚兒，也美麗的游水了，調諶着它先天的智慧。

死的氣息尙未消散的時候，生的雨露便準備在大野裏開出理想的花卉來。山燕子的語言也會說出這山林裏從未經歷過的緊張來。牛羊的鼻管嗅出那火藥的氣息他們的主人將爲了保存它們磨快了鐮刀了。

濃厚的夜色沉落了，陽光蒸騰上來。水裏白雲漂着。

黎明的靜寂裏，人可以聽見自己心房的跳躍。這微息的控訴裏，有着他們昨夜夢中的糾纏，和爲着今天應有的大搏鬥裏所流動的勇氣。

天明了，有生命的動物，都在活動着了。人也在活動着。

「喂，不要哭了，事情還多着呢！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呢！」

張大個子順手拉了來頭一把。

來頭想起還不到兩天以前杏子也會和他說過這同樣話……而今當着這個大的地震到來他的希望在閃爍着歡躍的火光的時候，她的形體已經不見了。

「喂，同志，不要抹眼淚蒿子了！」

「喂，來頭，太陽都冒嘴了，他們就要往城裏來了，你準備得怎樣了，這次繳械，是大事，這事一裁，什麼全歪了。」

是老金跑過來問來頭。

用鋼鐵的熱情，壓下去心底的哀涼。

來頭一句不響的擦擦眼淚跳起來。

「城裏我已派人預備去了，五丁和陳貴都佈置好了，他們開到，我們便裏應外合的繳他們的械……這裏趕快讓他們武裝起來。這馬上就可以成功一個大隊，一個大隊！」
「豈硬跑過來對他講，又匆匆去了。」

來頭興奮的擦擦眼睛，不知怎麼作是好。

「呵，到這裏來，李發，王順，張大個子……還有……」

他有點失措，不知道如何安排去好。他略微鎮定一下，將槍插在腰帶裏，使帶着人向前跑去。

嘿，他們什麼時候已在站上排了。

人們穿梭的走着，大栓的聲音其礫卡礫的山響。

凡是槍都拿出來了——從竈坑裏邊，從坑洞子裏邊，從蘿蔔窖裏邊，從房簷子裏邊，從馬架裏邊，從鷄窩裏邊，從水龍口裏邊，從房山裏邊，從烟囪裏邊，從鍋腔裏邊，從馬棚裏，從草梁裏，從井裏，從胡仙堂裏，從茅茅道裏，從固子裏，從大坦箱裏……。

他們居然都排成隊了！

「向林子裏埋伏去。」老金向大隊一揮手，人便花花的流去了。「來頭，我和你就在這小屋裏守着。」他拉着來頭的手，看着他臉上淚痕的遺蹟。

另一隊人馬也花花的向林子裏跑着了。

老金，兩隻大手互相的擦着，然後坐在一塊木頭墩上，停了一會，又喜悅的跳了起來。「這裏的人很齊了，也許就你爹的肚子裏我猜想不出……他一定會恨我們呢，我們應該解說給他聽……。」

「他有什麼呢，管他幹啥，難道說你還看不出他的心嗎？他就是那樣一個人……？」來頭沉鬱的說着，然後又怕老金不明白他命意所在似的附加着說——「此地的老頭子都是這樣的，他們的血是好幾千年來就這樣的流動着的，你不能明白他們的……他們就是這樣的。」

「我說這裏的佈置是第二着，要緊的是繳他們的械……械要繳不好，什麼全摧！」老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要緊的事和他商量。

「繳械是第二着，我一個人也辦得了，我和張大個子，李發三個去『執行』，你就在這裏壓住點，林子裏自有荳梗那兒『趁』着……爲什麼繳不好就摧呢？少摧一末吧！」

來頭的態度依然是陰鬱的。

「可是却不能不小心。」老金語氣裏裝滿了柔和。

來頭橫着眼睛看他一下，緊了緊武裝帶。

「李發，李發沒來嗎，張大哥，過來，走！」他準備去繳械去了。

張大個子樂嚇嚇的跑過來。

「李發等你半天，讓荳梗叫走了。」

「咱倆也行，不用叫別人了。我在前邊，你在後邊。」卡住，看見要動手的你就「略

倒」！你不要管旁的事！他們大概就來了。走！」

「老金人很好的，你恁直們『噲』他呢……？」張大個子囁嚅的在後邊似乎在勸

解。

來頭並不言語，兩人默默的走着。

來到大道邊上了。他們把手遮在眼上向遠看去，一切都還靜悄悄的沒有動靜。東方

天有灰色的曦光透出雲層來。寧靜的緊張，彷彿清醒的神經都裸露在外面，點飲了小小的耳殼在向遠方偷聽着。

來頭拔出一棵大艾蒿挺在手上玩弄。

「他拿小孩子看我，繳這幾個王八羔子，我一個人也綽綽有餘……」

「不過這是一髮千鈞呵，全仗這一『水』呢……」

「可是不能膽子小……心虛什麼本事也都完啦……喂，趴下，來了，他們每天不都是在這兒報數嗎……喂，張大哥，你還要往後，往後……長住眼神！來嘍……」

於是什麼聲音都沒有了，萬籟俱寂。絕對的沉默大約祇一秒鐘光景，接着遠處就送來汽車喇叭鳴鳴聲。

一切又歸於沉寂，連道旁的小草都嚴肅起來了。

紅色的警車開到了，車上飛展着一面黃旗。

那個會搶過艾老爹大公雞的巡警，第一個跳下車來把黃旗插在地上，行了個敬禮，

便鐵鑄的一般挨着旗杆立定。

最後跳下的是那短粗矮胖的警長，他向四面偵察一會，又用長筒馬靴踢踢道旁的
 蒿草，才很神氣的把脚跟一拚，帶着白色手套的右手略略一擺。

巡警都紛紛的跳下車來。

他用嘴唇很巧妙的將一隻紙煙從左嘴丫子滾到右嘴丫子銜着。於是狼似的發出
 困倦的聲音：

「集合，站好，報——數。」

來頭用上牙咬着下嘴唇，眼睛向外瞪得溜圓。

白手套又兩邊一揮，人們聽見一聲槍響。

拍~~~~後邊張大個子又是一槍。

「夥計們，不要跑呵，四面都有人呵！」他們其中也早有安排好了的人。

「趴在地上，趴在地上！」他們馬蹄兒亂了。

一個巡警跳在汽車上，大聲的吼着。

「好現的，不許動！誰動我『插』了誰！現在村子上都起來了，我們『拉』出去吧！」
趴在地上的巡警都不敢作響。

「夠朋友的，把槍趕快交出來！」——來頭大聲一吼之後，就沿壕埃竭力向一旁滾去，果然，味々々的就是一槍遞過來。尋着『子溜子』還他一槍。一隻手一鬆。第一隻槍交出來了。

伏在汽車的巡警陳貴又躡出來大喊：

「夠朋友的交槍呵！」

於是有一匹槍就如一捆苞米楷般的拋出來了。

「交出槍來！」

「朋友們，東北人的手不打東北人哪！朋友們，我們也是老百姓呵，我們爲什麼拿命和他們拚呢！」——投誠的巡警在車裏大聲的喊着。

花花的又一匹交出來。

「還不交嗎？」

那兩個還握着槍的手鬆開了，他明白這話裏的緊接着的動作。

來頭高興的跳出來了。用脚把槍踢在一起。

「上車去！」

巡警們都氣急敗喪的跳上車去。

「老陳，五丁呢，五丁在那輛車上？」

來頭急切的問着陳貴。

「五丁？五丁大概在最後一輛車上。」

「唔——老陳……押他們到郝老爺那酒店去吧，老金在那兒……張大哥出來，讓

他們看看，我們兩個人繳了你們一隊。」

坐在車子上的巡警都面面相噓的對看了一眼，有一個向旁邊吐了一口——「我

們都是『Zō種』（懦夫）……說完了連忙恐懼的看着陳貴，

那個微笑的坐在車廂子裏，向他有趣的擠擠眼睛，便愉快唱着從前祇敢在嗓子裏唱着的『反滿洲國歌』來，聲音是詛咒和嘲諷的……

籠屉內，

蒸了人饅頭，

人饅頭便是新出厝！

筋抽剝皮，

榨骨出油，

榨成乾骨渣，

祇有死路，並無活頭！

人民三千萬，

人人上刀山，

縱加十倍，

也得出油！

日人吃，

上裏讓，

吃我身肉，

筋也吃，

骨也食，

此外無求！

近之則與朝鮮同樣！

遠之則不如台灣琉球！

這個歌子大家是熟習的，所以一出口大家就和起來了！聲音通過了廣闊的原野！凝鑄一只覆蓋了大地的洪鐘。

汽車大肚子嗶嗶樣的載着歌聲向蓮花泡走去，來頭聽着這歌聲，想着在大草原底下蓋着的有幾千百萬這同一的呼聲，都不能在地面上呼喊出來，終於在地底下含恨萎

黃下去，而今……而今儘量的唱吧，唱吧，唱完這個，我們便要唱比這個更強悍的歌子了

……

高根林裏李發氣急帶喘的跑出來。

「怎樣，把我急壞了，老金不放心，讓我帶人趕來嚇嚇，繳完了，嚇嚇，我還以為，這回糟了……我押着他們去吧，喂，小六子，你押他們去，來頭，不還有一匹嗎？……」

深草裏一個小夥子隨着呼聲躡出跳上車去。

李發他們又趴在道邊上了，他們又聽見了車聲。

來頭跳出去，在移開尸首那塊地方又灑上厚厚的一層黃沙，因為剛灑的砂上血已經潤過來了。然後巧妙的隱藏起來。

先頭一輛車開過來。

跳下兩個押車的來，並擺的站在一起，對着囚犯粗暴的叫着。來頭和李發跳出去，從後邊輕輕的把槍對準他們的脊骨。

一片爆炸聲，囚犯們跳出車廂來了，拾起地上的石塊就砸腳鐐，互相的毆打着，叫罵着，有倆個絡腮鬚子的發狂的親越嚙來。一個老頭子，受傷猴子似的大叫一聲，血管炸裂死了。

「同志們，安靜些，都趴到壕溝去！第二輛車就要來了！」

第二輛車果然來了。

來頭站在大道上。

兩個押車的跳下來。

「你小子在這幹啥你不是好人！」

來頭一扭頭

被解放的囚犯轟的一聲都從深草裏湧過來了，把兩個巡警踩在腳底下。

車裏的囚犯一齊都跳出來，敲石子聲，打腳鐐聲，狂吵聲，大叫聲，混成一片。解放的音樂，大野整個的在顫抖着了。改變了全部的面貌。

太陽冒嘴了在東方照出一片金光。

第三輛車遲疑的開進來，囚犯們都擁上車去，拼命的打着開車的讓他們往蓮花泡去開。

車幫子上掛滿了人，鼓噪着，呼鬧着，聲音在雲層裏扯過，一種不安的興奮湧起瘋狂的自由巨浪。

來頭貪婪的在鑑賞這暴亂後的狂歡。心裏燃起爆炸似的喜悅。又想起這英雄事業，可惜沒有杏子在前……他偷偷的揩去臉上溼潤部分。

有一隻強烈的手抓在來頭的脊背上了。

「你是怙的了，小夥親！」

來頭一看却是大鬍子五丁從天上飛來。

「哈哈哈哈哈，你在這裏，太好了，太好了，你在第幾輛車上？我正用眼睛找你，老陳說你在最後一輛車裏。」

可是五丁却不聽他祇急亂驚慌的叫着。

「你恁可以讓他們這樣的亂鬧呢……而且後邊的車還沒開進來呀！」

果然後邊的車一看風頭不順，就趕快加足馬力往城裏逃開跑了。

來頭瞄準了槍，打了十幾響，也無濟於事。

「讓那個汽車載着我追他去！」他轉身怒喊。

可是那輛車子却以鯊魚袋的容量滿載了穿着灰色衣服的剛放出的奴隸們，磕睡虫似的臃腫而迂緩的向左邊爬行着去了，與那些精誠的老鄉下人們去握手去了。

狂亂的叫聲怕人的傳進他的耳朵裏。

來頭把頭低下來，覺出自己實在不行。

最後的那輛車子，載了一種模糊不安的消息向城中飛快的跑走去，來頭將永遠不能得到它了，那輛車現在已經踪影全無。

「就剩一輛了嗎？」

「就祇一輛了……現在不是分兩班了嗎？」

「我一定得趕它回來！我不能任它逃走！」

但是他已趕不回來了。

五丁搔了半天腦袋，臉上又浮出了他好久不見了的神秘的微笑。

「不要緊的，我們到湖邊上去。反正縱令他們現在不知道，早晚也一定會知道的。都預備了嗎？好的，好的，小夥計，有你說的走！」

巡警們都赤手空拳的在郝老爺的驢子裏被看守起來了。

老金正在一個馬磴子上指揮着。

「同志們，我們的槍，趁着沒被他們繳去，我們拿出來為我們自己的活路來幹一回吧！同志們，雖然我們的槍不夠，但是一會兒，他們就會給我們送來的！放出來的同志們，你們願意作義勇軍的，到這邊來，不願的站在那邊……一會兒自有處置的。陳貴同志，這一夥年老的，我們讓他們在樹趟子裏休息去吧！」

來頭戴着頭盤，算我怎能跑回城去的那輛車追回來呢！他想冒險——
他抬頭看看，晨光已在地平線湧現出來了。這是早晨的開始。

二八

在黎明的早霧裏，

杏子的葬儀很悲哀的進行着。

參加的人祇有郝老爺，朱萬老頭子，艾老爹，和小年兒。

虎頭已經不知道到那去了，來頭一個人當十個人忙，沒有工夫。婦女們見着杏子的尸棺走過，都冷冷的避開，把孩子悄悄叫進屋子裏，把窗戶關上。

艾老爹因此益發覺得這小白搭棺材裝着孩子的可憐起來。他擴張開自己所有的久久矜持着不許溢出的老父的慈愛，灌注在這小小的薄皮棺木之中，他一聲不響的將這可憐的靈魂最後的行程担在自己的肩上。

裏。
早晨的風是陰翳微薰的，棺木在三個老人之間，如一個廉價的玩具似的搖蕩着。後邊小年兒踏着她爺爺的腳印，孤孤單單的走着。有一紙細線香握在她小小的手

裏。窵穴裏面，是黃澄澄的泥水。草皮直們纏住揪頭，似乎不願他們很容易的就把地穴掘就。

三個老頭子一揪一揪的掘着。

「再掘深一點吧……孩子要怕風呢！」

「多培上點土吧……秋後雨水要大了！」蓋土時候，老人又低低的互相提示着。

土擁得比別的墳頭都高些。

艾老爹把在腋下挾來的一刀黃錢紙，放在地上。檢出幾張整筋的用一塊泥土壓在墳頂上。在墳前用手指畫了一個圈兒，又畫一個十叉，便把黃錢放在裏邊燒着。

「說：『杏姑姑，來收紙錢哪！』」他回過頭來對着小年兒說。「小孩說好使喚！」

「杏姑姑，來收紙錢哪。」小年兒低低的學着。

老頭子又分出幾張紙來，在旁邊燒了。這是分給旁邊的餓鬼們花用的，免得去檢着孤單的杏子當面勒索。

小年兒把香插在墳前，又順從着老人生疎的磕了兩個頭。

艾老爹哀涼的站起來，坐在老朱萬的旁邊。

「年青人都死了……我們老頭子反倒不死……」

「他們不要我們死臭一塊地皮，他們願意年青的人死！」

艾老爹搖了搖頭，自己對自己咕咕嚕嚕的說着。

「都死淨了，都死淨了……」

老人自從那次反抗了警長之後，精神就愈變愈加消沉了。往日的叱咤風雲的老勁，都收斂起來，凝鍊成懷疑與絕望的重壓，籠蓋在他深厚的感情上。使他對什麼都加重了。原來就持有的輕藐的淡漠和固執的敵意來，但是這一切都爲杏子姑娘可悲的死給和

解了。

郝老爺用衰弱的聲音吶吶的說。

「他們在湖邊鬧得正凶呢，劫下三百多囚犯，四五十桿槍，要編成一大隊呢……看吧，你們來頭也一定『拉』出去呢。」

艾老爹點着了煙管，寂寂的抽吸。

一會兒他回過頭來。

「小年兒，現在胡蝶梅還開着嗎？」

「艾爺爺，我知道，杏姑姑告訴過我在那兒開着的。艾爺爺，讓我去採去……」

老頭子目送着採花的小年兒，隱沒在綠色的松樹林裏，他想起從前他們三個在這裏談話的情節，就還和昨天一樣的，而杏子却在誤解與屈辱中悄悄的香消玉隕了……

爲了驅逐這突然撞進來的感傷，老頭子熱辣辣的喊了一句：

「幹吧，讓他們幹吧！我們拐着腿在他們屁股後邊走着吧！」

朱萬老頭子也不比從前愛叨咕了，祇蹙着眉說：

「可是說不定日本兵來了要洗了村子呢……」

「那也『值個』！管不了那許多了。」艾老爹眼裏又放出棧來。

「可是憑空的就來了那個瘦長子金高麗，說不定還是暗探呢……還有那演說的大鬍子我看也不是正路！」

「……」艾老爹不回答他。

郝老爺又懷疑。「三四百人吃什麼呢……走到那兒連草葉都光了像蝗蟲似的。」

「反正早晚也得光，讓他們吃到是撈下的！這個算盤沒法算！」

小年兒抱着花跑着回來了。

「艾爺爺，我採來石竹兒，胡蝶梅，還有串根蓮，蔚蓮，是馬蓮呢，你看我能吹響……」

於是她用馬蓮吹着響兒。聲音怪清脆的。

「好孩子，真乖，來，把這花兒……都放在這墳上吧……好孩子，我們走吧！」

於是這個可悲的姑娘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沒有更多的眼淚沒有更多的哀歎，彷彿這已經是太多了。

在路上小年兒仰起小臉問着：

「艾爺爺，杏姑姑能起來看見嗎，那花？」

艾老爹停了一回，才寂寞的揮着她。

「孩子，去玩吧！」

「艾爺爺，我問，能看見嗎，杏姑姑，那大的馬蓮花？」

「去吧，玩去吧！」艾老爹牽引着他，指出她應該去玩的地方。

孩子不滿意的抬起水冷冷的小眼睛，向着多縐的老臉上儘望着。想在那老年的抬頭紋上尋找出她所追尋的正確的答案來。

「去吧……看得見的，去吧，好孩子，去玩去吧！」

看着孩子高興的跑了，他便生氣的自己咬着煙袋，乖戾的嫌厭着自己，暴躁的在路

上走着。

於是三個老伙計都低下身子鑽進屋子去了。在那毫無陽光的小屋裏，再繼續溫習他們哀涼的沉默。

但是哀傷却不屬於另一羣人，在湖邊上，這時人們正弄着刀杓在那作飯。

三一夥，兩一串的在那兒吸着煙，談着。

伍！
到晚上，年老的，不成器的，供他們一頓飽飯都遣散。年青力壯，意識正確的都編入隊

五丁沉驚的告訴。

「大家要吃飽了呵，一會兒就要有一場好仗打了。打過這一仗，我們的日子就好了。」

四周傳來會意的笑聲。

忽然大道上一輛汽車飛奔而來，大家連忙都放下手裏貪饑的端起來的菜羹，散布

在可以掩蔽的地方去。

來頭慢慢向前趴，看準了敵人好打第一槍。

「不要射擊呵，我們都是囚犯！不要射擊呀，同志們！」

那車子裏飛出聲音來，汽車開慢了，同老牛一樣的喘着氣息無抵抗的向前爬行。於是兩條警察的尸屍，舉得高高的，被扔出車外。

「把槍扔出來！」

槍也扔出來了。

來頭跳過去，心裏充滿着狂喜。

「我們人也受傷了，死了幾個，半道大半逃了，我逼着開車的開到這裏……。」

跳下來的是一個青年小夥子，滿臉紅漬。

「我從前是廣源堂的炮手，因為半夜偷小米子被孫子猴（廣源大老板孫子厚）把我押起來的……。」

來頭拍着他的肩膀，愉快的叫着。

「好夥計，這才叫好現的，你知道五丁嗎？我們的大隊長！」

那孩子一笑像一隻活皮球似的，便扔起槍跳起來了，愉快的喊。

「哈哈，我們也有大隊長嗎？」

「來吧，我們吃飯去……可是你……我叫來頭！」

「他們都管我叫鐵柱！」

「好，鐵柱同志，這是金同志！我們吃飯去。」

二九

那天夜裏，沿着新修成一段汽車路上，有黑鴉鴉的一羣動物在黑暗中進行。

是「暗黑頭」的夜，四周裏，什麼都看不見，不遠的地方，高粱葉子打着沙沙的警戒的聲音，豈地裏啞兒受驚嬰兒似的對着大野哭泣。

大地在忘却中沉睡，一點也沒有警覺。深深的將疲困的身體，埋藏在柔軟的高樑，大荳，谷子，合股線織成的三色被裏，蹣跚的想享有這片刻的安息。

柏油的大道，如夜晚的燭淚滴污了她的被緣。

一隻胖大的臭蟲，搖擺着飢餓的身子正沿着那條燭淚向前滑行。

這是些什麼東西呢，祇聽見金屬磕碰着，嚙在臊子眼的談話，馬的呼呼哮喘聲，汽車的車門開關聲……什麼東西都辨別不出，祇是一隻濃黑的捲曲的舌頭，大的舌頭，伸張出，又蹣跚着，在那兒玩弄自己的幸福。

大汽車開到離蓮花泡還有半里路的地方，就停下了，人們分三路進行，有一部分留着汽車。

有一個帶着小眼鏡的穿黃色的傢伙，立在馬上，不住的用望遠鏡向外望着。

有兩架機槍沉重的被人抬着，在高糧地的綠潮裏埋伏下去。

兵士們都散開了，匍匐着向前行進。

三星已經歪了，大氣裏漾滿悶熱的沉鬱，一陣不安的黑暗向四周擴散起來。

來頭和五丁正枕着槍在林子裏說話。

蓮花泡左近家家戶戶都把窗戶門堵得「溜嚴」的，把被鋪在地上，在炕沿底下睡着，很遠的小村落的壯丁也都集合到這裏來了，充實了這剛組成的聯合戰線。

深夜裏，狗不住的咬着，人們把耳朵貼在地上，由於習慣的智慧，可以在不同的吠聲裏判斷出它們遭遇的情形來。

終於，這沉睡了的原野裏咿々々的叫出一聲怪響。

來頭抖擻精神的躍起。

果然，前邊的步哨退下來報告：

「大隊分三路上了。」

來頭一邊撒着一個「豬蹄蹄」（槍名）手裏拿着兩個盒子炮。

「大鬍子，你不說你打死過十個小日本嗎？咱倆賽一賽。」

五丁拿着一把自來得，對着哨兵機密的打聽。

「他們坐汽車來的嗎？」

「我不知道，大概是——」

「去，探出他們怎樣來的，快！」

「是。」

來頭跳出來，趴在地上。

「不許亂放槍，我們就拿這小屋作最前綫吧！」

「唔，不到半點鐘，這裏就要放棄！」

大鬍子沉驚的說。

來頭厭惡的向他作了個醜臉。放棄？放棄一末吧！

第二槍在緊張裏掠過，一切反而比方才更爲平靜無事。一個人影也看不見，一個脚步聲也沒有。高樑地，穀地，林子裏都穩着氣息不動。

「不成，他們會摸近了的，我們得退却，用小屋作一個假目標，放下埋伏……」
前哨兵退下來。

「汽車在大道上半里路光景停下來的。」

「好，我們向一百一十棵樹那方向退去！」

來頭非常的生氣，他想一個在小屋子那兒孤守。

「小兄弟，你不要性急……」於是他和來頭耳語……把後路一斷，他們就不成陣勢了，

「可是炸藥在老金那裏呢！」

「誰去呀。」

「喂，荳梗兒，你去，你去，摩着他汽車就炸，開山時還有誰管放炸藥的來……」
拍的一響，在來頭頭頂上飛過，他連忙止住聲，大家都向後退去。
槍的聲音漸漸接密。子彈在半空咻咻的帶着火線飛過。

張大個子是個有趣的傢伙，他自己把住了左翼的一角。眼睛睜拉咕碌的看準了敵人走近了，才放一槍。好幾次別人都替他擔心起來，怕悞了大事。可是每打完一個，他都回過頭來咧開逗人的大嘴笑一笑。他打過一槍之後必定抱着槍來打滾，躲去敵人的還擊，狡猾的頸子向裏一縮。暗示別人，這個打槍打得「靠」的腦袋，是生了根的，無論敵人如何用腦袋來交換，也是白饒的。別的伙伴看着都擡起了大姆哥說：

「好現兒的大個子！再來一個！」

「老張！」

五丁止住他，不許他太大意了。

張大個子故意裝作不聽話的孩子樣的把嘴撇起向外張着。他又看見一個橡皮球了。他管敵人的腦袋叫橡皮球，敵人的身上叫麻袋。麻袋着了一槍，打個透眼，又可以補上的。但橡皮球中了一槍，立時就會癩了的。所以他打槍時所考慮的對象是橡皮球。他描準槍，看準了，忽然想再仔細看一眼，判明所打的對象，是不是個小日本。沒等他看準，心上一

熱頭就低下去了，連髮痘一下都沒有，好像還在那兒打槍，這第一個犧牲者。陳貴爬上去，補了他的缺。一股血腥衝入他的鼻腔，他不忍的推開他冰冷的夥伴，向前爬了上去。別人看着他們就如共守一個崗位，在那兒商量什麼事情似的。

來頭的上牙將下嘴唇都咬成白色，他把眼睛釘在一塊綠色的方塊上，耳聽着四方的動靜。一個日本軍官在他前面舉起槍來旋了兩旋就倒下去不見了。

突然，機關槍響了，戰爭轉為激烈。

「保存實力向後退。現在他們佔據小酒店了。」……大鬍子發出警告來。

「不要緊，聽響吧！」——來頭頑強的抵抗着。

可是左翼已經退下來了。

慌～～轟，一道濃煙在郝老爺的小酒店裏飛出來。機關槍不響了。

來頭對着五丁傻笑。

「好埋伏響得好！再來一個！」

「還有一回呢！」

槍聲停止了，似乎對方在整理新陣容。

「排槍就要來了，咱們不要還！」

果然排槍雨點般打來，樹葉、細枝，紛紛的落下來，落了來頭一臉。

來頭笑了一笑。

「快打衝鋒嘍！」

「右邊還得退，否則我們要受包圍了，我們得和老金那兒取得聯絡，那兒就如心

臟。」

「這兒才是心臟……」來頭不服氣。

右翼又安全的退下去，排槍潮水的來了。對方不敢衝鋒。

又是機關槍來了，按着樹孔密擊，幸而他們退到樹林裏來了，否則受創一定不淺。

卡卡卡卡卡……一條有機的帶子在天空扯過，彷彿殺神張開了嗆啞的喉嚨要

把蓮花泡的湖水喝乾。

又有兩個新陣亡的，發出一陣痛楚的大叫，響澈了森林。

「他們不敢衝鋒，有林子作掩護。」

五丁的眼睛變得更爲迫切和沈着，他祇期望着一件什麼事情的來臨。來頭在夜光中把雙眸灼亮，越打越有精神。

忽然空隆~~~~又是什麼地方發出一聲巨響，接着又是零星的響了幾下。

果然又來一個轟隆一聲巨響，敵人又中了埋伏。

五丁粗大的手臂車輪似的揮着。

「衝啊！衝！」

敵人的陣容亂了，雙方陷入肉搏的生死掙扎裏。

生死的鬥爭在高糧地和豆田裏排演起來了。騷動和混淆擾成一片。殺呀……殺呀……殺呀……不絕於耳。田野裏露出虐殺的凶狠的面孔，復仇的血液到處零亂的飛着。槍彈以

人類的肉體爲喜悅的墓穴，任性的挖掘。狂野而發光的眼睛隨着喊聲漲大……大地變成血盆。

突然裂帛的一聲吼叫，從青色的高梁海裏衝出。

「我們勝利了！」

來頭小孩子似的微笑着，連忙又把笑掩藏在嘴角裏。

「派人去搜索敵人，追下去！」

五丁又分派人追下去。

來頭忽然想起了荳梗，他眼光便暗淡下去……

老金過來一把抱住他的腰，兩人熱烈的擁抱起來。

「哈，我們三年來第一次的痛快喲……」

「我祇担心荳梗兒怕陣亡了呢……」

老金不言語了。

來頭如同一個劫後復甦的船長似的，向大地的海洋看了一眼，心裏充滿了悲壯的淒涼。

如今第一次對這大地發生了另一種感情。他覺着從前他們愛好着這大地，不過是被壓迫與割扎之後一種勞苦的伸訴而已，想由於勤奮去解除痛苦。而那自然的大日，却毫不憐憫他們是爲了後邊何等的恐怖的追擊而向大地逃避，仍然貪婪的擴張開去將他們的血肉吞進。

但是現在却不是那樣了。

從此我們可以作土地的主人了，我們……。

他的思想被急亂的槍聲給切碎前邊分明又接觸了。

「他們一定是開來援軍！」

前邊抵抗着。

來頭一手拿着一把盒子炮闖上去了。

「怎樣了？」

老金焦慮的問着五丁。

「再支持一會兒……總退却！」

槍聲爆豆的響，慘烈的在天空交織着。三星已經完全西垂了。天光在東方有着輕微的綻露。

來頭左胳膊掛了彩回來了。

「我們這回損失的很慘……。」

「快，我們就得躲到鐵背嶺去，否則要被包圍了。」

「你們去吧，我在這，難道我們一出手就打敗仗嗎……。」來頭非常痛恨大鬍子的退却政策。

五丁怒起了眼睛。

「你說些什麼，你說些什麼！」

來頭一言不發的跳進綠色的波浪裏，沿途像冒着水泡似的響着槍聲。

五丁和金德水領着兄弟們向後山退下去了。

五丁把一個裝柏油的鐵筒向下一滾，於是下坡裏轟的一聲，石塊，血液，衣袂，樹枝，四肢，都在濃煙裏飛起，他們又吃了第三次的爆炸。

「現在好了！」

老金笑着鬆了一口氣。

山下來頭略倒了兩個小鬼，跑回家去。

艾老爹連忙把門開開，又在地上聽了半天，才把門牢牢抵住，回來大聲罵道：

「你這小子，你慫不隨着大隊跑呢，你回來看我這老不死的幹什麼來呢！槍子能體諒你嗎？」

來頭不去看爹一眼，便抱住郝老爺的頸梗親着。

「郝大叔，我來看你來了，我不去了！」

一陣萎縮的聲音，在炕上傳出來。

「來頭，是你嗎？」聲音完全微弱了，他送了杏子去下葬那天，就遭了風寒病倒了。來頭想起春天清早闖進他的酒店，讓他沒頭沒腦的煞有介事的教訓了一通時，老人那種元氣盛旺的樣子。不僅黯然傷感。「來頭，告訴我，你不是……跟他們拉出去了嗎？小年偷着告訴我的……」最後一句他又像平日的狡猾而又機密用極低的聲音說出。

「郝大叔，他們拉出去了，我想起了你們我就回來了。」

「來頭，好孩子，你來，你回過臉來，我告訴你……我春天光景，不，小苗下種時，我還夢見當義勇軍去了呢，嘿嘿……」於是他又用禿了牙齒的嘴，發出老人特有的笑聲。來——「唉，可惜我活不久了，要不然我還不算老呢……好孩子，你不要想杏子，她不會錯了的，閻王爺一定會把她派到王田娘娘跟前的去當小『花姐』的……你惦着她個啥勁呢，從今她享福了！」

來頭握着他的枯手，淚水如泉噴湧出來，他兩肩抽噎得很厲害，致使他背上的子彈

帶一鬆一緊的推動着。

「爹，我要看看杏子去。」

他開門想出去。

「你瘋了……。」

框框！框框！外邊有用槍柄子打門聲。框框！框框！

來頭躲在牆梁子去。

一陣皮靴響，沓亂的人聲跑過去了。

「我必得走，要不然來人又多了……爹，杏子埋在那兒了？」

拍！一聲槍響，透過窗上堵的木板打進屋裏。

來頭跟着就是一槍。外面慘烈的一聲怪叫，他奇怪着爲什麼自己的左胳膊也疼痛起來，低頭一看才記起自己早已受傷了。

他在牆梁那兒聽了一會兒，便對父親說。

「爹，咱們一齊走吧，這地方保不住了。」

「叫你不回來你偏回來……你背着郝大爺，快，我在後邊『壓』着。」

「孩子，你們爺倆去吧，不要用我『贅腳』，他們來我一個病人他們也不敢把我怎樣的……去吧，我聽你們在外面打，我就高興了……從此我們就該好了……。」

老人慈祥的微笑，是從心裏湧現出來的微笑。

前面已有腳步聲，更多的敵人要來了。

來頭不管老人的說話，搶上前去，把他背在肩上，一脚便把後窗子踢開，先把一個包袱扔出去，看有沒有埋伏，才大膽跳下去了。

艾老爹真有根，七十歲的人在前邊居然能「撇」住。

可是後邊人尋聲趕上來了。

艾老爹已經趕上來頭。

「快跑，我在這兒『卡』住！」

他說了一聲，猴子似的滾在溝裏。

來頭祇顧跑，胳膊上的血潑然向下流着。

「孩子扔下我吧，扔了我吧，你扔下我我是高興的，你這樣我心裏難受呢……我能看見我們起來了，我死了心裏也高興呢……。」

「大爺，你別急，我們拐過這條山道，他們就沒法找着我們了。」

後邊槍聲密了，分明艾老爹已經打『蓋』了。來頭想在槍聲裏判斷出爹爹是否已經『陣亡』。突然一聲巨響，郝老爺痛苦的呻吟了一聲，來頭仆在地上了。

三十

「太慘了，來頭呵，我不願幹了……這實在太慘了，這該死了多少人呵……爲了一些還沒有着落的想頭，我們就死了這許多人呵，太慘了，山下他們日本人正在洗村子呢……唉……不要幹了吧，這實在是太慘了呢……。」

他們費了一天一宿的力量逃到山上來了，他們出來時是三個人，而到山上時，祇剩一個半了，郝老爺被流彈打死，胡亂的埋在山半嶺了，來頭除了胳膊受傷之外，腿肚上又掛了彩，不能走動。

「太慘了，不能這樣下去呵，這怎能行呢，慢慢人都死光了……唉，真是罪惡呵……不成的……人們不能這樣白白死下去的……。」

來頭痛苦的翻了個身。

「爲什麼太慘了呢……我們要這樣起來，不也是得偏偏促促的死了嗎……這樣活路總歸是我們的呢……。」

「寡說嘴不成呵，我們死的人太多了呵……太慘了，太慘了呵……。」

「我們何曾死的太多呢……現在想起五丁是對的，我們不是想對他們正面迎戰，我們的主意是想造成一大隊的主力來，所以上手就保全實力……他們死的也不算少呵……爲什麼會太慘呢，他們死的一定會比我們多的……我寡小鬼就幹了他半打

……。

「我說他們在洗村子呀！」

「……」

「有多少人你認識的你不認識的都將死去……」

「他們洗村子也不是這回事的結果呀，『九一八』那時是不抵抗來吧，他們怎樣呢，他們不是一樣的洗村子嗎……爲什麼現在的你才看見了呢……」

老人機械的燃起一管煙來。

「可是那時是鎮壓，現在是報仇……報仇是越擠越厲害呀！」

「真是豈有此理，也不是他們一方面厲害，我們這面比他們來得還要厲害呀……」

「所以就太慘了呢……死了多少人……」

「爹爹……你真是老糊塗了，你仔細的想一想吧……我們過的是奴隸生活呵……」

……我們不在槍彈之中死去，我們也得在他們生吞活剝之下死去……這樣的死，祇有一代，那樣的死，要蔓延到三四代……無數代呀，還得經過同樣的這一次，否則，永遠好不了！

……

「可是那總還看不見血呀……」

「爹爹，你喜歡殺人不見血呵！」

「……」

「打個比喻吧……是凌遲萬刮好受呢，還是鎗斃好受呢……你要挑選那樣來呢？」

「我那樣也不挑選，我還要活下去！」

來頭流露出信任的微笑，在石縫裏提起一把土來，向山下揚去。老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笨拙的立起身來，到四邊尋找枯樹枝了。他集合到了相當的數量，便打起火燧，將它燃燒起來。

「我們現在祇有這個好吃了。」

他從「背挾」子裏取出沿途打的野雉和山兔來，在火上燒着。

「我要不受傷，再隔兩天，我們便可趕上大隊了！」來頭仰起頭來，看着蔚藍的天空上出現的第一顆星星。

野雉在木桿上發出滋滋的焦炙聲。

「我的這傷不要緊，胳膊上的鎗子穿過去了，那不要緊……腿上的，我想鎗子可以長在裏邊的……祇是耽誤了大事……」

他又想起當他走出時，他背後五丁的聲音來！

「可是我追上他們，也是得在後邊養好了不是，不然也是給他們添一分累贅……」

來頭這時非常惱恨自己，他本來不應偷着跑回家，而他憑着一時的衝動，終於跑回來了。郝老爺因為這而死了，自己也受了傷，而大隊裏又損失了一個得力的射手……

「我們一定得趕上他們去的……這山路我們熟得很；我們走抄道……」

「吃了它吧，吃完再說……說不定我們趕他們不上就餓死了呢……咳，咳……這

山上多荒涼呵……」

來頭飢餓的吃着雉肉。

「爹爹，你不用 *ronzo*（愁悶）有我什麼地方也不會餓死……光地也長出草來，冷的地方也變暖和起來……爹爹，讓我的傷快好吧……」

來頭自從昨天以來，對一切都充滿着樂觀與熱望了。

忽然他又想起了杏子，昨天，他跑回去，也許多半是受着下意識的支配去看一看杏子吧，因為他知道和大隊一走，便說不定多少時候，不能回到杏子的跟前來了……

「可是爸爸說了。我們也不必追什麼大隊，也不必回村子上去了……我們逃出這個人間去吧，我們就在這人烟不到的地方活下去吧！」

來頭真想開玩笑的說。

「難道讓我們爺倆雙雙的跳山澗去嗎？」

他沒有說，祇是出奇的在父親的臉上看住。

「我們逃出這些血腥的地方去吧……我實在不願意看了，太慘了……我們不回去了……我們到神松嶺去……我們到那挖棒槌去……我們……」

來頭竭力的忍住不笑，祇淡淡的說。

「挖棒槌，也不行呵，我也伸不上手……而且……」

「你打獵……我們也一樣的活下去……地，地，去他娘的吧，他媽的，害了我一生的地呀，地，地，他簡直活吞了我們，讓鬼種它去吧……我受他七十年的騙了，如今我才能逃出它的手掌出來……我們到神松嶺去吧，到那兒，我們像一隻野鳥似的，自由自在的……白天打食，晚上睡覺，天塌了也不必擔心，山不倒我們就有飯吃……過鳥一樣的生活吧……像鳥似的，飛來飛去的……鳥……唉唉……鳥一樣的……多快活呵，毫無掛礙……過鳥的生活吧……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山上，喝山上……唉唉……我

們何必戀戀這血腥的大地呢……唉，真是，我們原是多蠢啊……把眼向外看一看吧……看！看鳥吧……」。

於是他把一塊野雉肉吞在口裏，又說。

「鳥唉唉……鳥一樣的……多自在，多……海空天空的生活……大地，怎樣，我們侍弄它，撫摩他，鬆散它，奉獻它……它怎樣……到頭來，活活的把我們淹死了，邊尸首都找不到，真的是淹死了呢，是活活的淹死的……大地就是海呀……我們掌犁的就是管舵的，不管你什麼樣了不起的舵手，不管你逃出了多少次的狂風巨浪，到頭來，你還是得淹死在他裏面……大地就是海，這句話是不錯的，你記住……讓我們逃出它去吧……告訴我們的後代這裏淹死了多少老年的農夫，年青的女人，小孩讓我們永遠逃出他去吧……你知道海水裏有鹽，他是渴的，他願意喝人血，將鹽水沖淡些，可是大地簡直是乾的呀，乾的棉花一樣……唉，真是乾的棉花呢……可怕呀，它不但要你的血，還吸你的骨髓，你的希望，最後也吞了你的骨……幾千年來，自從神農黃帝到現在……沒有一

個老農人能逃出去……唉，唉……多麼可憐呵……昨天我還迷信呢，皇天后土終久不會錯待了我們的，讓我們把地上的魔鬼趕跑吧，害我們的是他們呢……我一看不行了，太慘了……李大法師說的，現在世界上，觀音老母辭職了，原來掌管陰間的彌勒佛出來管理陽間，所以還得有五百年的浩劫……我看說的比你們這班鬼聰明的傢伙們還有一個譜兒，唉……！

來頭明白這位大地的獨生子，今天痛苦的控訴，因為這些思想也曾在他的腦海也會翱翔過吧，當着每個農夫都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希望的時候，人人會想出這同樣的想法……何況父親又是在由一個殷切的熱情退回到一個失意的冷落之中呢？

「但是，父親，人想變作鳥的事情，開天闢地以來也不曾有過吧……！」

「胡說……爲甚麼不可能呢，我現在飛在山裏給你看一下吧……吃完我們就到神松嶺去飛……我們到那裏造起窩棚來，種上蕎麥……那裏我是熟習的，從前就有一個老挖棒槌的死在那兒的……我們現在去了……也許還能看見他的墳……那兒還

有神松……光緒三十六年他嘯過……那時遍地都起來了，也像現在似的……宣統二年它也嘯過……哎哎……一直到現在……我們就去，吃完了就去。」

老人沉沉的眼裏灼爍出火花來！

「我們就去！」

「我不去！」

來頭隱忍的呻吟一聲。

「什麼你說什麼？讓我把你的腿給你搯斷了吧！你的傷還不夠你養的嗎？」

「我不去！」

「……」老頭子全身都抖着……「讓你躺在此地喂老呱去吧……讓

我一個人走！」

「……」

來頭試探着想爬一下，全身的骨節都脫裂的酸痛起來。他想不是開玩笑，這老頭子

是幹得出的……。

「過鳥一樣的生活吧……」

他咬了一口雞肉。

「……鳥，這不是鳥嗎……」

他苦笑了一下，看看自己的胳膊，看看自己的腿。

一隻野鶴悠閒的在他的頭頂上飛過去，他追尋它的逝影默默的注視着。

……山裏一刻比一刻的昏昏起來……。

……

來頭無語的向黑暗望着，心頭壓滿了淒涼和沉默。

三二

有人想向鳥去學着怎樣生活，有人還想用魔術來變幻出較好的生活來。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蓮花泡民變的那天晚上。

「在屋呢嗎？」

「睡着了嗎？」

「就一個人嗎？」

「我進去了呵！」緊接着就是一個決定的執行。

於是撲登一聲，一件沉重的東西落在地上。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大氣在狂熱的昏眩裏停頓。

「堵好了嗎？」

「她掙扎嗎？」

「快！」

「外也沒人。」

「我來拖嗎？」

一隻七首磕在窗枱上，人的躍下聲，草偃聲，折木聲，抑喘聲，掙扎聲，捶擊聲，叱咤聲……蒼蠅的哄起聲，蚊虻的撲攪聲，一切悶鬱聲，凝成火焦的擾旋……大氣又苦悶的盪動起來。

「拖到鬼王廟去嗎？」

「問你娘拉個毯，還用說！」

「唉……鬼拉着一樣的沉！」接着是一陣嘶啞的哮喘。

「尙你媽，吃屎也趕不上熱的，給我……」

黑暗蒸騰的曠野裏，一個粗大的四方型的漢子拖着一隻作豬喘的掙扎的人身，在背上，像一隻詐死的死屍，猛烈的扭轉着，呻吟着。

一個扁形的瘦子，艱難的呼着氣，蹣跚的在後邊拐着，用兩隻六指的手揩着臉，汗水很自然的替他洗面。浸在眼裏，一陣鹹澁，使他頓時失去了途徑。他急忙用脫下了的汗衫

去措，一面慌張的又膽怯的聽取前邊的脚步聲向前趕去。

等他睜開眼睛一看，面前一個青面獠牙鬼正在用鐵枷來拋他。

「尿巴，還不去尋草鞋！」一聲巨烈的猛吼。

紅辣子眼看見青面鬼向前一跳，他心頭一湧，遍身虛汗「……唉，唉……我我他的牙齒打着牙齒，我……」

「齋你媽，取去！」漢子將女人橫放在鬼王前邊的祭壇上。由自己腰中解下繩子，是凡女人可以稍微轉動的地方都狠狠的縛牢。然後抽出咬在牙上的匕首，在祭壇上蹭了兩下，撇在腰上。

他燃了一塊松明向周遭照了一照——

漢子裸裎的上身完全顯現，胸前黑毛蓬蓬，銅色的油汗瑪瑙汁似的塗滿在橫肉上。一雙紅絲欲燃的獷目，注視在寡婦的臉龐。女人的口塞滿棉花，用白布纏緊，兩隻毛玻璃樣眼睛異樣的睜大，渾身魅祟的抽動！

漢子把松明擲在地上，一腳踏去，火星四濺，一陣焦糊的松油氣味噴出。

「拿來了嗎？」

一隻顫動的六指的手，抖抖索索的送上一雙草鞋來。

大漢並不去接，「你在這裏看着。」說完便踏着夜色向正殿走出。鬼王在暗中混身閃着黑光，青面磷磷，頭頂噴出紅火。漢子鼓足一口氣，跪下來向鬼王叩頭……

「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所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他默查着，念着，血奔着。頭頂轟轟……眼前一片黃金的大海，波浪折滾……

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

「磨呀！」

鞋底咯吱咯吱的在女人的小肚子上擦來擦去。

躺在祭壇上的女人「竊……吃」扭曲的喘氣，然後四肢急遽的向裏一抽，「硬硬

……「鼻孔發出來的哼聲，又被棉花強制的塞回去。

「磨呀！」

鞋底礫礫的在女人的肚皮上磨着。

一陣腥臭的淤血淌下來了，於是便有蒼蠅成羣的趕來在四外襲來，貪婪的舐吸。草鞋每換一個位子，便蹣死了一兩頭蠅蚋。磨碎在血裏不見了。

血絲絲的冒着熱氣，被磨破的肉芽像生長楊梅的嘴唇似的蠕蠕的顫動着。血伴着碎肉流下來，和在疔瘡裏鉗擠出來的膿汁一模一樣。蒼蠅無恥的飛聚起來又轟然飛起……。

六指恐懼着，腔中的五臟都化作汗水由毛孔鑽出，大漢撇在腰間的那把雪亮的匕首，在他的眼前隨着他的動作一亮一亮。

漢子交叉着雙手，在旁邊監視着。褲子爲汗水所濡已經完全帖在他腿上，腿子像兩條生根的樹幹樣一動不動。背脊有蚊虫在油汗流成的河沿上不懈的猛刺，漢子則完全

不覺，兩隻火紅的巨眼灼灼的疑聚在鮮血淋漓的肚腹上，充滿狂張的奮燃與期待的喜悅。

肉芽與草鞋的芒刺切磨着，未死的神經戰慄着，使肉芽如無數的蛆虫在血泊裏扭曲，翻滾，生殖繁衍，一會比一會兒加多。

寡婦，一陣昏厥，一陣掙扎，她根本不曉得伊的肚皮已經糜亂，伊還企圖着想喊出「呵，呵，我讓你們隨便幹好了……你們不要磨我的肚皮呵……！」但是，這呼聲祇是從布縫裏排出化作一聲聲的哮喘，便在酷熱裏融化了並不能傳達出什麼意思。

大氣開鍋了，悶熱悶熱。

鬼王頭頂上的紅火，狂暴的湧出，火苗搖幌着，火花四散……整個的陰沉的曠野蒸炙在一個廣大無邊的蒸籠裏。

「磨呀，雜種！」

忽的一股怒血衝在六指的眼裏，他一切都看不見了，祇見前邊是無涯無岸的泛濫

的紅流，後邊也是無涯無涯的泛滾的紅流——他恐怖的一聲大叫。

「呵，不是我呀，是他呀，都是他，他，他呀！」

一個鬼卒並不聽他的分辯，用狼牙棍向他的頭頂狠命一擊，他便狠狠的倒在地上，兩手恐懼的撫着頭。

「你血妹子的起來！」漢子的大脚踩棉花上一般踏在他身上！

疼痛激醒了他的神經，他昏狂的躍起「呵呵，是呵，是呵，閻王爺，饒了我吧，饒了我吧，我就磨……呵呵呵……」

「快磨，雜種！」四方型漢子爲了激動，全身痙攣着臉龐醜惡的向一邊歪曲。他必定得在嬰兒尙未死之前折下他的右手，否則，這陰人手便不靈了，在白天行竊時，便可被人看見。

那人狂亂的哼着，叫着，磨着！

大氣擾着黑死病的旋風，宇宙在毀滅的騷亂裏爆炸出濃煙，四方大漢心臟已爲要

求，希企，震動……種種的刺戟震碎，祇是眼睛還存在着，毫不移動的凝視着磨工的動作。

「快磨！」

汚血的續濺聲，碎肉的撕裂聲。

「快！」

一道血泉噴出！

「哎呀，我的媽呀，我……」六指狂叫一聲……。

「雜種！」一拳釘在六指的脊髓骨上。

「一下磨！」

「再磨！」

「磨！」

四方型已經伸出手去，在那瘡痕膿潰的肚皮的大血洞上，準備下手了，那胎兒的轉側，已可在脂肪網膜底下看出，但還不能取出！

「雜種，還不快磨！」

一種積鬱的臭氣由女人的血洞裏噴出，一些毒疽的蠅蚋也爲這醜穢所噁心，轟然的一陣飛去。

四方大漢一把手掏進女人的肚裏——呵，女人整個的有創洞的殘破的生命，最後的向上一躍——四方型手裏提着一隻褪光的免子似的血紅的玩意，有段腸子結着糞臭在底下拖着……他完全狂了……呵呵，他笑着，舉着那船兒的尸身僂着圈兒跑着，喊着「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呵，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呵……」。

「我的呀，那是我磨的呀，是我呀，不是你呀……」紅辣子追着，搶着。

漢子似乎被他提醒了，連忙撕下了胎兒的手臂，便把其餘的亂肉拋在空間丟了。

「我的呀，那是我磨的呀……」

「雜種，你再叫！」

「是我磨的呀，你自己沒動手的呀！」

「尙你媽！」一拳打過去——

「我磨的！」紅辣子現在比任何時都頑強起來，拾起一塊碎石就捕過去！

「雜種！」

「我磨的！」

兩個人都用拳，石，擊着對方的腦袋，在地上滾着。

兩個人完全墮入了無情的獸性裏，像兩隻狗似的互相的狂噬着，滾轉着，撕扭着，吠

吼着，搏擊着……。

失望填滿了胸臆，紅辣子在一旁哀泣着，他身上發着寒熱，意識已變成一片泥灘的

混眩……。

四方型扭起女人的尸體向後邊亂人坑裏走去，一隻雪白的足踝，掩在後面，微微的幾乎是有韻律的顫着。

漢子回來看見紅辣子正在用他的畸型的手在祭壇的石板上，揩着遺下來的碎肉，潰血，糞遺，向嘴裏送着，一面搖着上身，一面吶吶的說着「今天我才吃着一次體面菜食了，我第一次嘔，是海參呵，好胖的一盤胖肘子，嘿，都滴落油……哈哈……我偷來的，可是老子有陰人手，你們肉眼凡胎看不見，嘿，一隻大母雞，嘎，血腸也要的，白片肉，血腸，白片肉，血腸，白片肉，血腸，白片肉，血腸，白片肉……」

四方型看了他就像照見鏡子裏面的自己一樣，每塊橫肉都感到恐怖，腦前的黑毛隨着赤裸的上身凶殘的起伏着，腦筋裏轟然，一陣熱痛，眼前便呈出異樣的感覺，磚瓦也瘋了，樹木也瘋了，祭桌也瘋了，廟宇也瘋了，小鬼用鐵叉舞着，女魅披散開赤髮在半空中打旋……。

他攙起了眼睛，向一個長着牛頭的蠢怪，七首刺去，祭壇前六指便歪歪趑趑的倒了。

「呵，取得陰人手，黃金遍地有呵，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呵……」四方型大聲的

喊着，直使鬼王廟脊的屋瓦都一寸一寸的，鏗裂起來。

他舉起一根紅亂的枯木樣的東西。「呵大家都來看呵，我取得了陰人手呵……。」前邊是一片黃金的海潮，浪頭一個躡着一個的加高，直使前邊一切都看不見了，祇是一片閃耀耀的金黃，大漢跳起來，一縱身向下躍去……。

「取得陰人手，黃金滿地有呵……。」凶狂的叫聲，在鬱熱裏繼續吼着……。

……是誰使他們這樣的悲慘了呢？……熱氣似乎激盪着這麼一個沉鬱的疑問……。

三三

路倫（譯音）連忙把觸在牆上的手拿回來有一種積塵腐化的黏液，站在他的手指上。滑膩陰冷的感覺立刻從那手指尖上傳佈全身，四肢便悚然的抽縮起來，他的煙癮又犯了。這種難忍的感覺，在他血液裏周遊了三圈，他的灰青的臉，便反應的慘白了三次。

他舉起那隻手來，腥臭的穢氣奮勇的衝入鼻腔，腸子咕嚕作響。一股酸性的液質，在嗓子眼那兒打翻。覺着不妙，想我出紙片，把這嘔吐的媒介揩擦下去。但是到那兒去尋找紙片呢，祇得扯起了羽紗的大褂將手細細揩乾。

慎重的吞下兩丸『煙藥』，才覺得稍稍好了一些，坐在那兒呆呆的望着監房低矮的房笆，有渾圓結實的臭蟲在那兒細思細想的爬行。

他已被囚五天了，因為是優待，所以祇有他一名住着。

「都是你，都是你！」

他的耳邊還響着白雅齋的埋怨的聲音，他是熟習這位縣太爺的全部勇氣的，他會以出神入化的技巧，把鬚子盡量的縮到腔子裏，將干係全部推在路伯吉身上，自身洗得一清二淨。

「雜種！」

路伯吉在暗中把眼稜起，咱們『破罐子破摔』我也拖你下水。他自悔當初和他

「幕作」的時候，沒有留存下文字上的證據。

「我讓你瞎×長在腦門上，當天露醜！」

他現在專心的編排明天『過堂』（即開廳）時應用的辯訴與供詞。

孫子厚不要拉進來。別弄仇人太多，本來他就看我不起，我在背時的時候，怎可再引這他來踢我一腳。

「可是白雅齋，雜種，我絕不放你，我總得有個墊背（替身）的呀！」

何況白雅齋往常總是站他的下屬的，他絕不怕他。

想到此地，就如真的看見白雅齋已經雙手反縛着被兵丁押解送到鬼王廟去槍決一樣的，使他感到有一絲涼森森的稱心的快意。

但是忽然那反縛着的不是什白雅齋，而是他有出息有志氣的寶貝，兒子三少爺，帶着血污立在他面前，這剛剛掙扎出來的一團高興，便都紛紛的粉碎掉了。

「他死的多麼慘噢！」

那是個好孩子，將來是個好摯手，一定可以擊助我打出一片天下的。多機靈呵，這小年紀，他就知道交住了小野作朋友。倘要不死，他也會給我『跑官事』的，我也何至於如此孤獨呢？花枝這孩子總嫌心太浮，見異思遷……關於此點，他不敢細想，因為上次『大女人』（大老婆）來看他時，就會加以種種的暗示，說花枝在背地裏並不老實，不過他是不相信這個的……但是，自己的兒子，惟一的兒子，却死掉了。而且死的是那樣慘，連尸首都沒處去找。那樣好的孩子竟遭遇了這樣死法……因而不能給他可尊敬的爸爸來跑官事了，這可悲的事實擺在他面前！

如今他痛恨這些莠民之囂張，十倍於方才痛恨白雅齋的情緒了。那祇不過是雅翁不能分擔他的罪名而已，而這個則是直接破壞他身家性命的萬惡之源呵。倘若他現在能恢復自由，他第一件要作的大事，就是把這些賤民一網打盡。替兒子復仇到是其次，替天下除暴安良那是我路伯吉平生的職志。

他必定親自領兵，直搗蓮花泡，殺他個雞犬不留，掏出艾虎頭的活心，給兒子作超生

轉世的祭品。

「我把你們個個的都用大雞巴×死，不分大小孩芽！雜種，真算是無法無天了！」他必定要貫徹他的偉大的抱負。

然而似乎全村都民變了，連他這閻王治下的鬼卒，也都被解放了……囚犯和村民打成一片，這就他犯非的理由。

他現在渾身抖戰着，臉上一紅一白，牙關有點發緊。他頹然的倒下去，又吞了兩丸煙藥。

腦筋漸漸的清楚一會了，於是就想自己的罪名。

失職而已矣！

還能怎樣呢，擅自攤派善捐，這不要緊的，自有白雅齋替我遮蓋，因為他的干係比我還大。何況這事又和發賣救國獎券一樣，轉一道手剝一層皮，大家都有香油可沾，自然就睜一個眼閉一個眼，看見也作沒看見了。縱兵擾民？這不要緊，沒有人告發，現說連一張

『黑皇子』都沒有，而且這不在我職分之內，不算扣苛囚糧……唔……可是囚犯都跑了，沒法證明，不管它，不管它！疎於防範，呀，逃犯二三百名，喳喳……。

他想不出辯解來了。

……「可是我自已親生兒子都死於亂民之手，還能說我『成心』嗎？何況我又鞭長莫及，一切都由朱警長處理呢……。

拿自己兒子的死去作辯護，這無論如何總嫌太慘一點……他有點勾起了循環果報的神祕的感應來了。

如同一個受驚的小鳥似的，手下意識的觸着一本木版的善書。

他虔誠的翻開第一篇，那上寫着：

……達道者，達乎中和之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者，性之存，道之體也。和者，情之正，道之用也。體者，靜也。用者，動也。靜者，存乎仁也。動者，察乎義也。故所以達道者，達此仁義之道也。夫達此道，而人人共由之道，非余一人而達

此道。道卽理也。理卽性也。性非有物，乃心之虛靈不昧也。只是箇仁義禮智之理也。四者之理，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也。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心本無物，隨感而發，萬事萬物，莫不根本於此，而乃天下之本也。及其感而遂通，無所乖戾，四達不悖，一人至萬人之情，萬人卽一人之情，不異乎一理，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而乃天下之達道也。大本者，太極之全體也。達道者，太極之流行也……

他想人事真是瞬息萬變，這還是前天，他爲了將來廣源堂老財東的佛堂開幕時的一篇演說，所要引用的一段經文。那時他擬的題目，是何等的面面俱到呵。「大道達道與王道」從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引論到佛老的達道，一直歸證到『王道』……那該是何等的光榮呵。聽上有鄭孝胥手題的匾額：王道之本。而台上有路伯吉皇皇的演詞大道達道與王道……而且他還預備一個最好的煞尾……

「那麼，由此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王道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有它的價值，

就是在哲學上，也是大道和達道的結晶。」

結晶！多麼維新的字眼，多麼淵博的字眼，一定可以把他們唬住吧，尤其白雅齋，我敢說他連聽說都未聽說過……

可是，現在怎樣，一切光榮都不屬於他了，祇有臭蟲許能聽他的講演。

他心裏不由的難受起來，在默禱中許願。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似乎他的虔誠真能夠感動神靈似的，門呀呀的開了，觀世音菩薩竟爾從天而降……

「哎呀，你個土爾其帽子，你可苦了我了，你自己在這兒躲清淨，享清福，一切干係都推給我，可閃得我好，折磨我夠了，人家嫁個主兒都是比目魚，並蒂蓮，絲線兒細的，捉髻對兒，一塊兒起一塊兒睡的，可憐我嫁你過後，沒有一刻受着好，得實惠兒，你大女人家還整日價指桑罵槐，挑我走人家！」

受。

「你瞎子掉井，到這兒來躲清淨兒！」

他勻出一隻手來，拍着她的腰部，竭力裝出男子漢的樣兒。

「你見着永野長官了嗎？」

花枝祇顧抽噎含着淚眼看他。

「他也祇含含忽忽的……」

「撤職的消息有嗎？」

「他沒說過。」

路伯吉的心當時平穩得多。「唔，那很好，說要判徒刑嗎？徒刑，你懂嗎？」

「他也沒說。」

「那麼或許無事了也未可知……」路伯吉真有幾分塌實了。

一陣光明的喜悅將他拉緊，他用乾宿的下巴恨恨的擦在花枝的豐豔的面頰上。

「你可好好的和他要好呵！你懂嗎？」這是他唯一的救星！哎，可憐的路伯吉！他想再明顯指示他一點兒機宜，但是看守已經熱辣辣的探進頭來了。

「所長，過十分鐘了！」然後涎着臉向花枝掃了一眼。

路伯吉輕輕把花枝攆得緊一點，便悄聲說。

「你必須討出他真張實話來，下回來了告訴我。」

「他祇說過一次，什麼，『沒收財產』我未細聽……。」

「啥？沒收財產！」

路伯吉把懷裏的花枝冷冷的向外一推，立刻目瞪口呆起來。

「給你吧，我把你心愛的土爾其帽子給你帶來了，我要回去了。」

他任憑女的用纖細的手指，將帽子給他帶上，他已經什麼都不能感覺了。

「我星期三還來看你，我給你帶點煙來。」

他望着她去得遠了，把永野長官手賜的土爾其帽子一把掀在地下，用腳拚命的踏

着。

三三三

雪是白的，森林是黑的，大地是黑的，山是白的，北方的天是黑的。

誰知道北方的星辰是怎樣的悲哀呢？常常隱藏在灰色的幽暗的雲片裏，任刺骨的天風刮着。他們祇是羞怯的膽小的，將自己小小的命運，放在不被發現的遺忘裏，躲在雲層裏，不敢向人間洩漏出一點兒光焰。

神松嶺是一道幽冥的垂烟，由積雪的原野裏上昇出來，隨着光線的明暗，強弱，改變它的闊度，高度，和一切不可測的姿態。山頭是一個披甲的巨人，探着身想向下躍去。高不可攀的松樹，在他脊背上做成奇異的令旗，對着足下的渺小的空地，揚耀威武。

煙霧分出層次的纏繞着，作為雄山的錦帶，飄散出一種奶油的氣味。
灌木叢裏，有狐兔藏着，樺樹上小鼠跳躍。鼯鼠在細長的白草裏扭轉着飢餓的腰肢，

老呱傳出單調的失望的呀呀聲。

北方的天，是永遠不會失神跌下來的，因為自有多情的高山晝夜不醉的依托着她。偶爾有流星隕落，也會降落在山峯，被山頂墜住。

山腰窳鬱蒼蒼的——一棵沉重的心臟——豢養着頑健的虎子，豹頭的古代的處女林，用着她寬闊的四肢，織造成長青天幕，任一隻蘇雀子費了一天的力氣休想闖出這綠色隘關。

但是在這裏，除了山半峭有一架棒棒蒿棚（挖人參者的草窩）之外，簡直毫無人烟。在靜夜裏，也許有一盞狐燈也許有一團鬼火，就足夠點綴了這荒山的寂寞。

這山幾乎看不見一片裸出來的青石，完全被重重疊疊的松樹給盤據了。山尖插在雲層裏，看不出他有多少高，在淡紫色的天的背景上，如有落日的餘輝時，雲影幻成霞影，山神便如一座火焰山，照耀着穹蒼。但是如在風雪天，天是陰霾的則黑暗就從青石的軀幹裏分泌出來，遠遠的墨綠的松針都如穿山甲的骨毛樣的倒豎着顯出一種惡勺勺的

狂張的氣息。

冬天，黃昏的神祕在四周，或者可以說在萬棵松的枝頭，湧現出來，夜色在還不應該來的時候就已經來了。夜用寬大的浮動的暗示，包圍着山和林子，林子和山便都呼吸着，顫動着，應和着黑暗的律動。

帶着黏膩也帶着爽朗的北風吹着，黏膩是風從幾千里外帶來的溼氣，爽朗是溼氣就要結成雪片的原故。雲片一步一步的密合着，漸漸的向大地低壓下來，風一刻比一刻的柔和着了，幾乎是春天的風呢，於是雪下了。

靜靜的一切的空間，都讓白雪給添滿。雪花打着雪花，雪花打着松枝，雪花打着地面。雪漸漸糞了，風漸漸冷了，雪片都破碎了，碎成又脆又薄的雪粉。

雪在風裏旋着，風在雪裏擾着。冬天嗚咽着，樹林蔓延在山谷上，它吼鳴着。

這時，樺樺窩棚的前面聳立着一個寬肩膀的青年，交叉着兩臂，向前邊一片波動的松林凝視着。這是一座古舊的森林，完全是獨挺松，沒有一點雜色樹，很吃力的，很勉強的

向斜坡上爬上去，攀鼻着，一直到青年的腳底下的斷崖下，才稍稍停止。

青年看了那爬上來的樹林幽幽的吐了一口氣，便微屈着身子，鑽進草窩裏去，像一頭着惱了的松鼠。

一個老頭兒擲過一把掃炕條帶過來，意思是讓他打掃身上的落雪，青年祇在門口將腳踝上的雪頓下，再把肩上披的皮褂子脫下來，抖擻幾下子就算打掃完畢。從屋角上拌子堆裏，拾起一塊劈材，端相了半天，又復扔在地上，再撿起一塊來，又扔下去。

「這天氣還不放晴，媽的！」說着將一隻半乾的木頭丟下火去。

老人並不回答，用骨針縫着一件皮褂子。

獸油燈，時常爆着火泡，一股油類燃燒味在燈光的四周嘆息着。

「這個天……。」老人搖着頭，好像贊美似的，用着愛撫的圓潤的聲音說着「天老了，老了也不學好……哎，哎，這個天……。」又搖着頭，又縫着皮褂子。

雪加強了它的密度，在小屋子四邊呼嘯着，想將草棚在地上連根帶蒂拔去。

陰鬱的雪下着，山廓是暗沉沉的，一切都無消息，一種生病的沉寂，模糊的發翁翁的音響的沉寂，雪綿綿的落下來，一片一片都碎落在那苦悶的聲音上紛亂在空中。

老人放下了旱煙管，走到外面，照例的吆喝了一陣子，便轉到懸崖東首，向下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一件什麼東西。他的睛仁閃着淡藍色的亮光，沉鷲的望着。在他的眼前大概有一隻奇異的動物，伏下去，又躍上來，似乎又搖搖鬚毛，瞪住眼睛，對準着想攫鱗的野獸狂噬過去。這一切的景象與動作分明的都可以在老人的嚴肅的表情與過度的緊張裏，很清楚的表露出來。但是，這時，在老人眼中所看見的却是一棵孤獨的盤曲的雲松。在別的松樹都互相相依爲命的時候，祇有牠以突出的姿態孤獨的聳立在一塊鷲頂岩上，如在領袖羣松，又如一隻細心傾出的精緻的耳朵，聽取一些很遠很遠的微妙得天啓或是神的暗示。

別的松樹都隨着風頭擺動着，即使是極微弱的風，祇有這棵松樹，却被盤根錯節的工夫給鎮靜住，屹立着分毫不動。但是却就有一種沉悶的，曼長的，滲人的聲音偏偏從這

樅松樹上傳出。聲音是極細的，空空洞洞的，帶着一股寒意，又包括着一種令人難過的暖氣，壓迫着逼入人們的耳鼓，使無論怎樣健康的腦神經也要隨着它起着奇異的震動。

老人低着頭，並不向上望一望，便轉回屋子裏去了。

「紙裏包不住火……立秋燕子向南飛……」老人悲哀的說着，將小小的煙管從新點着。

青年專心的在剝一隻嫩稚的小鹿皮，自然自語的接着腔說神情裏包含着「一股盈盈欲流的氣怒和苦惱。」

「什麼，飛，飛，我們飛到現在了，飛到這個死路絕方來！」

於是屋裏又莊嚴的沉寂下去了。風雪在外面被支配於同一的傾向，同一的氣氛之中，將山上一切慘苦的意志消沉的吼鳴匯合起來，成爲一個更大的音響。狂現出一種毀滅的意志。如同想把宇宙的一切都投入到怨嘆，仇恨，兇殘，猙獰，愚昧的陷阱裏，割斷了一切救濟的願望。

遠遠的一種包含着恐怖意味的尖銳而低沉的噪聲，由這憂鬱的管絃裏分化出來，在整個山頭上搖漾。

「神松又要嘯了，光緒三十六年，他嘯了，宣統二年……是的，宣統二年……還有，唉，大前年，哎……如今他又嘯了……你聽，你聽見了嗎？呵，大了，大了，你聽，來頭，你聽見了嗎？」老人的嘴角顯然的扭曲着……然後用着祈禱的姿態將花白的頭顱垂在腦前，眼睛緊緊的閉住。

「聽！」老人完全息張了，像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恐懼的無法逃避震怒在頭頂上的殛雷。

他慌亂了一會兒，意識到這個劫數不易逃掉似的，便又雕塑的望在那裏，病痛的前後後的顛着頭，重複着他內心惟一的恐懼，唉……如今他又嘯了……」

青年冷冷的向他瞪了一眼，又無表情的去用刀切割鹿筋，毫無友愛的向着逃避在荒山裏挖棒棰的老年的爸爸從靈魂的基底所懷祕的恐怖與淒哀，凝視了一眼，便又割

鹿筋。

老人立起來撥火，劈材發出絲絲的無精打彩的聲音來。

「要是……能有一把天火……把這搭子人都燒滅了……再生出來一搭子毋許有好……。」

老人固執的拾起了一個尙未刮好的樺木包來，又出力的刮着，好像故意找尋一點工作來消磨自己多餘的精力。

「我半夜裏醒來，我就想……幹啥我們要生下來……而且還要生在這個地方……還要受苦……。」

「幹啥有活路不走偏往死處飛呢！」青年找出隙縫就鑽上一鏡！

老人並不理會來頭的氣憤和攻擊，還在發揮他那神聖的感情。「我們在這裏吃山靠山，至少比死在日本人的手裏強！」

青年不懷好意的拾起一把尖刀，向遠遠的木板恨命一投，不偏不倚的正射中那棵

有趣的疤結上。

「兔子，山貓，狗……都是一樣的，有一條小命，就都得忍受着這條小命所帶來的苦！」……老人注視着紅旺的火焰從木紋的焦燃裏浦浦的噴吐出來。

「總之，現在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青年好像思索了很久才脫口的反對着
「生活裏總得有點鹽味……這樣淡淡的，算什麼生活呢……？」

老人也並不是回答着他，祇是把乾枯的手伸出來在簇新的火苗上烤着，淡淡的說。
「我們能像野草似的接着從天落下來的露水，自生自滅，也就不錯哩！別人沒有我們這樣無思無慮！」

兒子依然生氣。「野草算什麼呀，經不住一把火！」

當爸爸的並不放棄固執。「有長在火上的草嗎……我們是野草，祇有在這深山老嶺，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才能容得我們生長，我們必得瞪着眼睛去跳火坑嗎？」老頭子這回分明捺不住性子了。

「可是火却長在草上呢！」

「槓子頭！」

「火可長在草上呢！」青年意味的重複着。

……

風更大了，夜分明深了，風更大了。整個的山型被一天沉悶的風雪毀壞。松濤起伏着，乾而空洞的樹幹裏，掙扎擺脫的透出拉長的回響。在這一千個回響，一萬個回聲的底層埋藏着，勿寧說壓抑出來的另有一道，祇是長長的一道呢，沒頭沒尾的窒塞而沉悶的嘯聲，低迴着，又引長着，然後又悄然下沉，是蛇的蜿蜒，是一帶卷曲的搖曳的萬丈深洋的游動的海帶……如一個古遠的腐朽的女棺的碎裂的劈聲……一聲慘號，高了，更高了……又沉下去，是哀怨的無告的呼求着什麼的垂斃的水牛在砂磧上澈夜悲鳴……

老人吃驚的向外一看，同着幾乎是二十年前看見他用斧頭劈死他的妻子在炕上發出最後的一句無告的呼聲一般，他不禁毛骨悚然了。竭力的忘却了過去一切，將自己

滿腔的孤獨，安放在一個小小的虔誠裏，在死的靜默裏埋葬了自己。

但是在極度的沉淪裏却透出兒子的心裏的絕叫了。

「爸爸我要走了，這麼萬馬奔騰的，好像在叫我！」

來頭此刻如一個熱心的獵人聽見遠地裏獸羣發出彌猴般的吼聲在誘惑他去打獵一樣，眼睛發亮的往外熱心的看着，他的心早已隨着那鼓舞的松濤跑到另外一個充滿戰鬥的熱情的神聖的世界去了。

「你說什麼？」

老人恐懼的抬起了明朗的眼來向兒子不盡的望着。

青年本來是自言自語，現在經人一問，自己反而也無法接續下來了。

「你剛才說些什麼？」老人固執的似乎想在別人的身上找出一分啓示或者一些善良的解決來。

「我在聽着什麼聲音好像在叫我……！」

老人兩手互相的擾着。

「爹我們去吧……」青年眼睛裏閃着憂鬱的毫芒。」

老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又細細的聽着那裸神松的怒嘯，他的目光，如一道有機的流，將兒子的話和松音的流波匯合在一起。

「爹，我也受不了嘍！我就要去了！」

來頭自語着。

「他們來了嗎？」老人突然的像貪饞的小孩子樣的興奮的睜大了眼睛。

青年搖着頭，重新更沉重的跌在熱辣的苦痛裏。

老人的目光一點一點的萎落了，透露了無主和空虛。

「哼！」兒子仇寇樣怨毒的用鼻子哼一聲。把剝皮刀猛力的向斷木上一探，便不作活了。到牆角取出一把泥壺來……。却又轉爲溫和的向爸爸親熱的叫着。

「爹爹，夜快深了，生暖吧！」

老人不響的接過酒壺來熱切的飲着，大大的呼出暖氣來。

「爹爹，我也想透了，狐皮不值錢，買搭子（購主）少了，老客也不來，」巡山，「挖出棒極，不比從前能進貢……爹，你不去，我一個人也走了……」

「唔！」

老人疲倦的向後躺去。

青年看着他，拿起槍來，到外面，四外看了看，又照着獵戶的習慣啣喝了幾聲……

雪狂舞着，木針都被雪無禮的壓制着，帶上了沉重的冷酷的外套，被奪去了自主的自由。但松針却猛烈的搖着，連自己的腳根也從地基裏悲慘的拔出來，大聲呼叫。松樹拚命的搖落鋪天蓋海的雪的羅網，然後又喊出反抗的號嘯來，處處透出搏鬥的鼓惑。雪密密層層的傾倒着，大概這白色的恐怖已經預感着可怕的春的來臨，竭力將所有積蓄着的白的冰塊都向人間作最後的拋擲。雪的密度加高着，在幾步之外幾乎都辨認不出山的夜色來。淒涼的平原，曠野，偉岸的高山，如今都凝聚在一起，化成一粒巨大的飛舞着的

狂暴的冰巖！

青年對着雪憎惡的看了一眼，立起了眉毛，將弔死鬼（槍的火機）狠力一鉤，一條火線奮勇的向白色的厚幕裏急穿，四山發出沉鬱而殷實的和鳴。

青年笑了一笑，急轉的回到屋子來。

「爹，天更冷了，火得多預備點呢……。」

「火？」老人受驚的問着，大概他在想着一些與火有關的什麼事情呢，不期的從外界飛來和他所想的暗合的抖然的詢問，所以不由的吃了一驚。等到在面孔上判明了兒子真正的命意時，便又淡淡的說着「哼，火多預備點……。」

「可是爹，真得多預備點了，他們要來時，燒的還要多呢……。」

「誰來！」

「他們……。」

「他們要來嗎？」

「我聽說快來了，他們不能放我們常久的逃在這裏的！」

老人慢慢的坐起來，搖着斑白的頭髮，雄武的說了。

「唔，不用預備了，天亮我們就到三台子去！不用他來找我們我們找他們去！」

「爹，我的鹿皮還沒剝完呢！」

青年突然的有點失措了。常久想要堅苦獲取的願望，今天竟在無意中平靜的獲得，不安反而落在他這邊了。

「鹿皮？」

「爹，這雖然賣不出錢，可是終久也是值錢的……。」

「唔，鹿肉吃了，吃飽了再走，皮呀自己用吧，賣……哼……。」

「爹，我去擦槍去……爹……。」青年喜歡得有點不好意思了。「爹，你不說紙裏包

不住火嗎？讓我們從紙裏燒出去吧，它怎能擋得住了我們呢……咱們天明就到三台子去，爹爹！」

他取出槍來，小心仔細的撫擦去了，好像在親近一個初戀的姑娘，生怕伊害羞，不敢十分觸動。

外面風雪急狂的發出惶嚇的吼聲來，聚擁在一起向這徧小的窩棚攻擊着，搖晃着，企圖將它毀滅……。

老人沉靜的對着這一切望着，一種細長的曼引的呼聲……那神松的豫言的嗥叫，在他的眼前一道水溜樣的扯開，拖遠，一直化作千萬個憎恨的強固的聲音，在鐵背山的脊椎上纏綿的迴蕩，不願散漫消逝，山神也爲了這神祕的昭告震抖起來，致使積滿在山頭的白雪，都如撕碎的契約一般一塊一塊的投在山脚的千年的古澗裏去了……這四千餘年的鐵的契約，終久被時間的巨斧在頃刻之間擊得粉碎無遺！

老人沉靜的望着，一雙明朗的飽歷風霜的老眼，在暗中一刻一刻的靜大發亮起來。

……

「爹，你這大年紀，還是不要去了吧……。」忽然來頭抱着槍跑過來，臉上被真象的

感情漲得紅紅的：「還是我伴着你老在山上吧，我們不用去了！」

老頭子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胡說，不帶着『活口』去和敵人分個上下，還等我們死了用陰魂陣去打退他們去嗎？我老我用你，抗着抱着嗎？咱倆賽三槍去！」老爺子現在與方才是完全兩個人了，白髮鬍鬚，到反而使人聯想到飽滿的童顏了。

青年跳起來去檢東西，口裏吹着口哨，完全葬在喜悅的激流之中。

「爹，這是你的煙口袋……這是樺木包……這是揩夾子……這是『皮套褲』……這是韃韃繞子……都檢在口袋裏。」

「我們祇有在死裏求生呵，你沒看見過螞蟻嗎？它們爲了渡過一道水，先頭的自己溺斃在水裏，後來的在它們的尸身上爬過去……」

「爹，這是你保存的那神松塔，讓它放一把天火去吧！」

來頭把那避邪的『松樹塔』玩笑的送到火裏去了。

老頭子微笑的在鑑賞他，淘氣似的任着他去作，一點沒有提出反對。

「爲了生，快快的跌進死裏去，也是好的……。」

老頭子還用一種老人獨特的姿式自語着。

「不，爹爹，知道生活的是不會死的，爹爹！」

來頭檢起一把雪亮的鐮刀來。老人暗忖着方才那句話又說錯了。便也重複兒子的喜悅，笑吟吟的含起了煙管。

「好孩子，我們來了！」

三四

果然，春天來了，春天永遠是不騙人的。

大地的海平靜的鋪着，看着她的子孫怎樣的把自己鍛鍊得和鐵一般強壯。

蓮花泡憂鬱的展開着，春果然來了。春天即使是荒涼的，也是好的，人們真是久已歷

棄了冰山的壓迫呀。

春天來了，句子上小放豬的也唱着歌兒，追逐着黑色的夥伴嬉戲着。
他們有時看着天邊的幽遠的白雪，也會唱着。

……
我們要話，

紙裏包不住火，

秋天的燕子必定要往南飛，

生活裏總得有着鹽味，

……
日子過的像渾河的水。

一網一網，

沒有魚兒，

祇有渾河水！

.....
太陽出來一盆火，

太陽出來曬曬我！
.....

生活改變了，歌聲也就改變了。沒有人再唱：——小白菜兒，地裏黃啊……因為他們
有比那個更大的哀愁，更大的哀愁需要他們唱出……。

這哀愁凝結在歌聲裏，春風來了，它們將要融化了吧，隨着西風流去……。

.....

後 記

接着科爾沁旗草原，我寫了大地的海。

我寫的都是些關於土壤的故事。

人類和土壤鬥爭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就以中國來講，就有四五千年長久的歷史。人類有很好的文化，是開闢了土地以後的事。土壤被火燻了，被弄鬆了，被播種了，土壤才成爲人類的。人類從土裏尋出馬牙石來，用它迸擊出火花，又從地裏汲出了水。又提鍊出青銅，亞鉛，鐵，知道怎樣用土煉成陶器，磚瓦。在土裏種出桑樹，棉，麻，高糧。從這之後，人類的文化才漸漸的抬起頭來。

但開闢土壤是奴隸的事。家長向他的奴隸們奪取土壤，會長也向他的奴隸們奪取土壤。後來是封君們向封君們侵奪着。因爲誰有土壤誰就是王，然而不滿百里者，算是蕞爾小邦，所以必須繼續搶奪着，以便加多到千里，萬里。諸侯因土壤的攘取而攻打着。帝王

以割奪隣國爲光榮的業績。到現在這侵略隨着技術的改進變爲更加凶殘，猛烈，用炮彈，用商品，用宗教，用毒氣……從陸地，從海洋，從天空……那些帶着凱撒的桂冠的，或者挾着卍字的符咒的獨夫們，便以得到並獨占土地爲其唯一的目的。而每一失去的地面上的人們便被奴隸着。在東方有着賣膏藥的浪人們專門掠奪別人的土地。

我的故鄉的人們則是雙重的奴隸。在沒有失去的時候，是某一家人的奴隸。失去了之後，是某一國的奴隸。

然而當主人們在大觀園裏詩酒逍遙將土地斷送給敵人的時候，這些奴隸們却想用他們粗拙的力量來討回！

這呼聲，這行進，我故鄉兄弟的英勇的腳步，英勇的手呵，我願用文字的流寫下你們熱血的號。

抬起含淚的眼我向上望着，想起了故鄉蔚藍可愛的天！

我兒時的遊侶，我的表哥們，我親生的哥哥，我的發鏽的筆沒有褻瀆了你們嗎？

請原諒我文字的拙劣。但看着我的心！

我的兄弟，我的曾相識的兄弟，一樣的明月照着我們，而你們却拿着槍桿在高糧林裏，我手握着的是單弱的筆桿，在低低的簷下。

你們也沒有我這麼多的感觸吧，你們也沒有這些的淚。

跟着生的苦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偉大的關東草原上。那萬里的廣漠，無比的荒涼，那紅鬍子粗獷的大臉，哥薩克式的頑健的僱農，蒙古狗的深夜的慘陰的吠號，胡三仙姑的荒誕的傳說……這一切奇異的怪式的草原的構圖，在兒時，常常在深夜的夢寐裏闖進我幼小的靈魂。在那殘酷的幻想底下，安排下血餅一樣凝固的恐懼和疑問。好像我十分的不應該生在這個地方，我對一切都陌生，疑懼。我似乎是走在巨人的林裏的一隻小羊，睜着不懈的眼睛對他們奇怪的看着，這是我的故鄉給我親切的哺乳。這時，我在一個家庭裏像一個有趣的玩具似的排在最末一行，他們都比我大，比我知道享受生，運用生，

我祇睜開一雙無所知的眼睛對他們無理解的望着。我看見大地主無鑿足的苛索，佃農的悲苦的命運，純良的心……我對我故鄉的理解一切都是慘陰的，這樣慘陰的影子永遠沒有在我眼前拂去，而現在尤其被敵人用我兄弟的血塗得顯明了。

這明確的暗示，就浸印在我的血液裏，我的美麗而純良的母親的被掠奪的身世——一個大縣城裏的第一個大地主的花花少爺用怎樣殘刻的方法掠奪一個佃農的女兒——這種流動在血液裏的先天的憎，愛，是不容易在我的澈骨的憂鬱裏脫落下去吧！而父系的這一族，搜索一切的智慧，迫害，鎮壓，來向母系的那族去施捨這種冤仇也凝固在我兒時的眼裏，永遠不會洗掉。

而最使我難忘的，是外祖父的那和善的臉，那代表着東北一切老年農夫的臉，慈祥而傲慢，悲哀而倔強。一件打補的大褂，總是穿得乾乾淨淨。睜着友愛的眼睛，看顧着大地，而自己又常常微微的嘮叨：「我就要跟着上去了，我在夜裏『吹土』。我就要回到土裏去！」那樣安祥，那樣親切，好像在宣布他和一個久別的老友重聚的消息。他的一點一滴

的血都對大地盡責了，他來了，工作了，如今他去了，這就是他沒有例外的一生。他們都是這樣的。

我常想，這被世界艷稱着的沃土；黑色的草原的怒海，該用她悠長的歷史吞食了多少善良的靈魂？他們用兒子對母親的愛來用鏟用鋤用鐮刀來侍奉大地，大地不響着，大地渴了喝他們的血，大地的土壤瘠薄了時，他們將血輸送給她。他們就是一柄有血有肉的活犁，被一隻罪惡的黑手逼扼着，向前無休止的走。先前是王爺，後來是大帥，大帥之後是少帥，他們把六十元當一元的紙幣給他們，又抽他們以重稅，最後還把「日之根」海水舀給他們喝。雖然海水是苦澀的，是鹽滷的，然而，他們說這是王道，是樂土。

畢竟這些農夫們善良得可愛，也凶狠得可愛，他們反抗小鬼的事實，是壯烈的，敵人對他們的恩惠，他們是領教過的。「上大褂，」馬鞭子沾涼水往脊背上抽，從鼻孔灌洋油，「坐火車，」「擦肋條，」「挑腳筋」……這一切「文明」與「正義」以及不久以前朝鮮人被穿起鼻子牽着走的慘象，還清明的不能忘却，他們怎能容忍這黑色的魔鬼的

盤據呢？他們怎能放心將自己嬌嫩的兒女託付給敵人的手裏呢？爲了子孫的命運，他們也要幹的，何況他們知道祇有那一條才是活路。

冰雪的嚴寒使他們保有了和從前一般出色的粗獷，復仇的火燄在大地的中心跳躍，長白山的兒子，原不是那麼容易去勢的，爲了生，他們知道怎樣去死。

呵，倘能有人以天才的筆觸，在這廣厚的草原上，測出她社會的經濟的感情的綜合的闊度，再賦以思想的高度和理想的深度，使之凝固，作出那大地之子的真實的面型……我心中伏着悸痛的感激和期待！

但如今我却祇能記出他們一些支離的生活的碎屑！

由於我自己本身的窮，獨，裸，我的文字是我很好的搭配，它正是先天性的裸，獨，窮。但這原是沒有辦法的事，懇請可欽佩的紳士們不要見笑吧。

我本計劃着寫四個長篇，在情緒上有一貫的發展，在人物上並無串聯。

大地的海便是四姐妹中的第二個，現在欣幸她有與讀者相見的機會。那麼就讓她收受那最後的審判吧。——誰知道由於過分的稚弱，也許她自承是最初的審判也未可知呢，那還是問她去吧，我不是千，年的木乃伊，我不能回答未來的時間所安排下的巨大的指問。

據說耶穌是受磔刑而死的，刑具是一隻粗木十字架。兩手和足都用釘釘在這上面，必然的，我以為，會流出很多的膿血，也必然的，要有一羣噙噙嚙嚙的蒼蠅來吮吸着，因為天熱，汗臭，哮喘，灼傷，瘡癤也總是免不了的。我想既然是「人之子」呢，那免不了也仍然是個血肉之軀，但不知怎的，到後來，無論在人類的想像上或是傳教的圖片上，却沒有了蒼蠅，沒有了膿血，祇看見十字架煥發出神聖的潔光！後來竟爾是單純的崇拜了，這褻瀆的刑具，而不見了血肉模糊的耶穌了。一切是光榮，一切是應該如此，一切得受讚美的了！我每一起，就毛骨悚然，這是刑具的勝利。

人們是慣於帶着吟詠的意味去推敲或句讀一篇文字的本身，反去忘記仔細看出

那隱藏在文字底下的血腥的故事。

而我寫的東西，並不是怎樣經得起推敲的文字，因為她一出手就經過了一個編者的拒絕，而後來又背負着她應得的傷痕去見魯迅先生的面了。誰知她以什麼取得了那深慈的接待呢。後來是魯迅先生正在病中，便託胡風先生去看，以後的擔子便一直的落在胡風先生的身上。

科爾沁旗草原藏之名山大川者，於茲已有三年，我並沒有改削原因，並非已有異人可傳，足稱盡善盡美的了，而是我但願保持一些那時的風格和熱情，作一個路程的紀念罷了。大地的海是收回來。又改了的，但基底已經打歪，修理是不能有所匡正的。

在寫作時，我對着故鄉祇有寄託着無比的懷念和淚。一個人對於故鄉，「這是不由心中選擇，祇能愛的。」

年老的媽媽也許在這時爲着漿洗一件舊衣而感到手臂的酸痛吧，無知的姪女也許在聚攏起茸長的狗尾草，擲着一個來頭一樣的憂鬱的小夥子在場院裏懶洋洋的玩

要……

今年的燕子，是不是又在那棵大的松木樑頭作下了新巢……

他們不知道我的消息，燕子也不會告訴他們。

他們祇有在夢中向我遙寄了心中的希冀和一切不可能的喜歡。

燕子去了，又來了，已經有五個年頭……

在我寫鄉愁的時候（那已是三年前的作品了）我在紀念一個死去的小靈魂和另外一個流離的孩子，在寫渾河的急流的時候，我紀念着我已死的妹妹……在這裏我沒有什麼紀念，有的祇是衷心的呈獻。

關於這書的出版，我感激魯迅先生，茅盾先生，西諦先生，胡風先生，他們給我以無限的溫情和助力。

又記：說以上的話的時候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而這書的與讀者相見，却又是一九三八的春天了，大地的海全部和讀者相見，也已是三年以後的事了。